

梅兰佳话

清·阿阁主人



中国古典文学百部（二）

梅兰佳话

（清）阿阁主人 撰

梅兰佳话

曹梧冈撰

序

自来传奇，初非实有是事，亦非实有其人，大抵境由心造，以抒其胸中之学。吾友曹子梧冈，洵翰苑才也。厄于病，自食饩后即谈心进取。庚寅岁其病愈剧，余适馆于家，时染病在床，不能行动，遂坐床凭几，信笔直书，探此一段佳话。虽非诗古文词可传后世，然其结构有起有伏，有照有应，非若小说家径情直叙，一览索然。余阅之，把玩不置，劝其付之剞劂，公诸同好。梧冈曰：“此弟游戏之作，若付之剞劂，实足令人喷饭。”其事遂寝，越丁酉岁，遂赴玉楼之召，余捡其遗稿捧读数次，不甚扼腕，因为之校正以待梓。是为序。

时道光己亥年菊月古云赵小宋拜撰

目录

第一段	坦东床梅家结好	迁西泠兰氏定居4
第二段	游西泠癯翁归隐	开东阁密友论交8
第三段	憩茅屋逋仙接引	过溪桥癯叟皈依.....12
第四段	花朝节郊外寻春	赏酒亭溪边遇柳.....15
第五段	曲江有约赏烟花	如玉无情对桃李.....19
第六段	柳曲江赞美人	梅如玉怜好梦.....23
第七段	销魂院频驰意马	延秋馆始遇情魔.....27
第八段	梅如玉降心桂蕊	桂月香留意梅君.....30
第九段	咏牡丹句中有句	赠海棠情外留情.....36
第十段	松风欲合二姓好	艾炙伪作两边书.....40
第十一段	松翠涛为花乞命	桂月香入庙焚香.....43
第十二段	桂月香作诗寓意	梅如玉观鱼微吟.....47
第十三段	桂蕊欲作幻想诗	松竹齐到销魂院.....51
第十四段	索诗源论可生风	行酒令情深怀古.....55
第十五段	种翠馆良朋仗义	销魂院竟夜谈心.....62
第十六段	隔蓝桥月香莫靚	游西泠如玉省亲.....66
第十七段	遇美人天台无路	咏西子古寺造因.....70
第十八段	瘦翁喜逢乘龙客	雪香得近自芳馆.....74
第十九段	山谷出金见桂蕊	山岚泛宅到西泠.....78
第二十段	梅雪香静夜听琴	兰香谷重阳联句.....82
第二十一段	梅雪香自呈诗稿	自芳馆细费评论.....85
第二十二段	兰瘦翁西湖返棹	梅雪香北舍挥毫.....89
第二十三段	假秦生倾心求见	好芷馨用意周旋.....94

第二十四段	思睹面雪香染病	劝行权芷馨进言	98
第二十五段	雪香立等意中人	漪漪初见天涯客.....	102
第二十六段	漪漪还稿遣芷馨	雪香因问誉桂蕊.....	105
第二十七段	慕佳人花信求婚	逞绝才雪香拟古.....	109
第二十八段	兰漪漪论琴入妙	梅雪香取才从宽.....	116
第二十九段	漪漪粉本画鸳鸯	芷馨良夜送云雨.....	119
第三十段	就寢室漪漪侍慈母	守旧约桂蕊待梅郎...	123
第三十一段	遇山岚因里话因	辞雪香误中又误.....	126
第三十二段	兰漪漪闻故自悔	梅寻香访父遇仙.....	130
第三十三段	翠涛独自寻良友	菊婢中途遇故人.....	134
第三十四段	翠涛阻雪赋新诗	雪香泊船逢故人.....	138
第三十五段	得真信雪香悼桂蕊	寻旧姻瘦翁到罗浮...	142
第三十六段	西子庙二美识面	自芳馆两人含情.....	145
第三十七段	试鸿博联掇巍科	念糟糠力辞相府.....	150
第三十八段	梅雪香重到西泠	兰瘦翁初识快婿.....	154
第三十九段	会佳期得遂夙姻	谒山岚重逢桂蕊.....	158
第四十段	返罗浮妻妾齐美	告终养翁婿同居.....	163

第一段

坦东床梅家结好 迁西泠兰氏定居

河南郑州，即春秋时之郑国也。有兰姓者，为此地望族。日方於燕女吉梦兰而生穆公，后世因以为姓。在春秋时，得蒙宣圣，一顾援琴，而歌其美。战国时，灵均大夫深佩服之，厥后右军与之修禊，谢氏置放庭，盖因一与晋接，直如荀令公香三日不散故也。

后裔有兰瘦翁，性幽闲，慕罗浮仙迹，遂移家居焉。居近梅氏，与梅癯翁义气相投。

一日，夫人池氏夜梦日月并行，方诧异问，忽见日光闪烁，坠于梅家。少焉，月影团栾，投于怀内。又见一老人手持长绳，将怀中月系住，牵到梅家去了。夫人一惊而寤，寻思一会，不知是何兆验。听得垛中绛帟咿喔齐鸣，院外黄莺问关对语。整衣出户，东方既白，急推瘦翁起，为言幻梦。瘦翁亦不以为意。越数月，夫人自觉有身。再数月，梅癯翁夫人冷氏产一男。方其生也，有鹤集於庭，癯翁心异之。兰瘦翁闻癯翁生子来贺曰：“闻君得一雏风，不胜雀跃。君人瓣香，幸有替人矣。”癯翁曰：“年近四旬，始生一子，譬如萌芽初出，要受许多雨露，方能溢长，待得为枝为叶，几乎望得人眼欲穿。”瘦翁曰：“木之深者枝必茂。吾兄素有栽培，令郎必如蒲芦之易生，且为枝为叶。兄尚可望，似我无望者何如！”癯翁曰：“闻嫂夫人分娩已近，兄亦不为无望！”瘦翁曰：“兄言诚然，但璋也，瓦也，尚在未定之天，恐终成虚望耳。”癯翁曰：“北堂谖草定

兆宜男，兄不必过虑。”瘦翁辞归，癯翁入内视其子，命名如玉，字雪香。

数日后，兰瘦翁独坐书室，忽闻异香喷鼻，清若兰麝。方惊异间，青衣婢出报曰：“夫人产一小姐矣。”瘦翁意甚不悻。梅癯翁来贺曰：“恭喜吾兄生一翰林矣。”瘦翁曰：“兄错听了，乃是女儿。”癯翁曰：“兄不闻翰林声价抵千金乎！”二人失笑。瘦翁曰：“古人谓生女为弄瓦贱之之辞，何千金之足云。且我年已四旬，生个赔钱货，何足为喜。”癯翁曰：“古人云：生男勿喜，生女勿悲。兄忘之乎。且古来好女儿无殊，奇男子如木兰从军，缙紫救父，曹大家淹通经史，黄崇嘏声蜚翰苑，彤管流辉，不一而足。兄何以女轻之耶！”瘦翁曰：“此乃天地间罕见之奇，谈何容易。即是如此，到底生女不敌生男之贵。”癯翁问取名否？瘦翁曰：“尚未。”癯翁为取名猗猗，字香谷。瘦翁曰：“好个幽雅名字，恐小女儿不能称也。”二人复谈叙一回方散。

光阴荏苒，两家子女俱过周岁，虽在裕褓中，梅雪香已觉冰肌玉骨；兰香谷亦复竞体馥芳。父母交相爱悦。这里说兰氏好朵奇葩，那里说梅家好株玉树。一日池氏悟及前梦，谓瘦翁曰：“前梦老人持绳，将我怀中月牵到梅家，莫非应在女儿因缘。吾见梅家小儿，甚是清秀，与订姻盟何如？”瘦翁称善。又过月余，是暮春天气，梅癯翁作溪上游，命仆请瘦翁偕往。二人同至溪边，只见芳草极目，杨花扑面，沿溪一带人家，不过数十户，牧童驱犊，蚕妇采桑，却有一些逸趣，都是自然画图。二人行尽情溪，同上峻岭，不数步就见一茅庵，庵名“如愿”。破扉两扇已就倾斜，登其堂佛面蒙尘。相与小憩其中，为凭吊者久之。瘦翁笑谓癯翁曰：“此庵名为‘如愿’，但不知弟有一愿可能如否？”癯翁问有何愿？瘦翁曰：“罗浮一村

惟弟与老兄差同臭味，其余率多埋俗，因不揣寒微，欲与兄结朱陈之好，不知可能如愿否？”癯翁曰：“不敢请尔，固所愿也，但欲来一媒妁，惜无知心良朋。”瘦翁曰：“割襟亦可定聘，至若媒妁，异日缓缓觅之，未始不可。”时日已西沉，遂同沿溪而归，即择吉日，梅家以双股金钗一支，兰家以玉如意一柄，交相为证，於是梅兰之婚姻定矣。

居无何，郑州兰氏大修宗谱，驰书召瘦翁，瘦翁遂挈家回原籍。年余，有豪某，闻瘦翁贤，强欲置之幕下，瘦翁羞与为伍，不就聘。而豪某声势逼人，瘦翁恐其辱己也，遂迁於楚之云中。又年余，豪某得其踪迹，又使人罗而致之，瘦翁不可。豪某怒将设计陷之。瘦翁知之，复逃至湘南，更姓贾，号遁翁，至是人不复知有兰瘦翁矣。湘南之地本屈名区，后来泾渭杂去，清浊不分，有茅氏、艾氏、萧氏互相标榜，朋比为奸，更有藤氏、罗氏为之爪牙。数家见瘦翁清洁，欲引以自重，瘦翁杜门谢客，嫉之若仇，无奈愈相缠绕，锄之不去。瘦翁乃叹曰道：“居必择邻，斯言不谬。骚经有云：‘兰芷变而不芳兮，荃蕙化而为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真化为萧艾也。’正今日之谓矣。”乃复徙居于海水之间。

初，瘦翁之回郑州也，梅癯翁遇郑州商人，托致书放兰氏。及商人回郑州时，瘦翁已迁居云中，商人亦不复至罗浮。癯翁见无回音，心甚怅然，嗣后绝无便鸿，遂未专邮修候。瘦翁屡经播迁愈远，亦未寄缄于梅。二家虽为姻亲，不通音问者十余年。比及迁居澧水，猗猗已长至十六岁，生得情致幽闲，德性贞静，蛾眉和新月同弯，鸦鬓与浓云共扫。白凝梨面，还将胜西子三分；红晕桃腮，却不向东风一笑。倚碧槛，以芳含水仙共丽；启朱唇，而气馥蕙质同清。抑且才同柳絮、谢道韞之吟句，可双韵寄梧桐。蔡文姬之辨琴，有二挥毫学夫人之格。最

爱簪花作赋，妙捷好之思，无庸起草，真个人间少有，天上难寻。有婢芷馨，丽而知书，猗猗雅爱之情同姊妹。偶见小园桃花正放，填《蕙兰芳引》一阕以赏之。其词云：霞灿芳园映佳丽，翠楼朱户、偶卷起湘帘。人面花光，暗度春风，买笑看一半。娇红欲语，喜芬芳满目，人在武陵深处。御苑助娇，唐宫销恨，凭他一晤。更斑管蛮笺，谁写断肠旧句。主人珍重，深为藏护问何人，敢到天台仙路。

填毕署尾写“猗猗偶题”。草稿夹在《韵府》书中，也未经意。

有荆棘生者，父荆榛在朝当路，权倾一时，喜刺，人见者辄避之。荆棘倚父势欺侮乡里，然见兰瘦翁独敛，手执弟子礼。瘦翁见其不忘恭敬，亦不深拒绝。一日，荆棘向瘦翁索借《韵府》一部，瘦翁与之，不知中有猗猗词曲也。荆棘偶翻阅《韵府》见之，自思曰：遁翁家无多人，而猗猗二字又关女即名号，此必贾遁翁之女所作无疑。才既佳，貌亦必美，欲作求凰计，舍此吾谁与归。遂央人向瘦翁道及，瘦翁曰：“以荆公子声价，非不欲附女萝，但小女已许字罗浮梅氏矣。”其人默然退以告荆棘，棘爽然自失，傍惶无计。其人曰：“以公子气焰，何求不得，譬如奕棋宜争先乎。”荆棘猛省，遂托制府蔓公，复申前议，将欲以势迫之。

瘦翁从容缓议为辞，归叹曰：“荆棘勾衣兼之，滋蔓难图，如不早为之所，将不能脱身矣。”遂幕西冷幽闲，徒家而去。

第二段

游西冷癯翁归隐 开东阁密友论交

罗浮二山冈峦葱蔚，赵师雄得遇仙姝，至今传为美谈，即其地也。中有一村，名曰梅村，盖因梅氏居址得名。后梅氏支派或泛宅于西湖，或聚族于瘦岭，此处瓣香，仅留一线。有雪香生者，梅家之公子也。名如玉，字雪香，性情恬雅，繁华不竞，人因呼为“酸子”。嗜书籍，尤好吟咏。有书室号“索笑斋”，自题其额曰：“疏影横斜处”，又题对联云：“看十月先开，待吹出笛声三弄；问几生修好，倒锄来月影一帘”。雪香寝食其中，绝不稍于俗务。

父癯翁见其必迹双清，才华魁世，已知克继家声，不畏摧折，遂有归隐之思，谓夫人冷氏曰：“余欲至西冷一游，家事可听儿发落。余明朝即行也。”冷氏曰：“仆从可带几人？”癯翁曰：“不用仆从。”冷氏曰：“行李何人担负？”癯翁曰：“到处纸帐皆可栖迟，何用行李。夫人勿忧。”冷氏曰：“此行何日返掉？”癯翁曰：“经年累月不能定期。”冷氏曰：“吾儿与松、竹二子，谊同兄弟，明早请来作别，亦可托以家事。”

癯翁曰：“松挺英姿，竹标劲节，自是吾去后家事，彼必关切，何须召彼，多此一番周旋。”乃命童儿鹤奴，到索笑斋召雪香至。冷氏曰：“尔父欲只身游西冷，归期又经年难定，我实放心不下，尔意若何？”雪香曰：“爹爹年过花甲，只宜仗履优游，何必作此远行！”癯翁曰：“吾生平未尝株守家园，此行何独阻我？”雪香曰：“一路风尘恐难禁受。”癯翁曰：“吾

不畏雪霜，哪怕风尘。雪香曰：“爹爹年老气衰，今非昔比。”癯翁曰：“汝恐我零落他乡乎？十年前遇一方士，赠我寒消九九图，谓八十一岁后，方成朽木枯根。以今计之，尚可迎岁二十年，尔不必忧。”雪香曰：“虽则如此，必须仆辈同行。”癯翁曰：“吾意已决，不必多言。”冷氏及雪香又多方劝阻，癯翁蒂固难摇，决意只身独往，雪香不敢再劝，乃曰：“爹爹远行，何以教诲孩儿。”癯翁曰：“别无所嘱，但望汝立品耳。吾先人世守清贫，不与尘俗为伍，故高人逸士往往结为良朋，如林和靖、何水部、张功甫等不一而足。近来二十四番风气种种不同，大抵春风买笑，秋水伤情，在汝宜栽培根抵，不为动摇。庶乎奕叶弗替家声，汝其勗之，勿忘训戒。”雪香曰：“谨受教。”时漏下三更，各自就寝。次日早餐后，癯翁与冷氏话别出门，雪香送至折柳桥边，癯翁遂飘然去。

雪香凝望久之，怅然而返，行至长青岭头，遇松、竹二子於清泉翠径之旁。松名风，字翠涛，为人气节轮困，襟怀磊落，尤喜当风披襟长啸，且猛而多力，矫若游龙。重友谊，为人谋事，每一木独支，真天下有心人也。竹名筠，字山解谷，性情潇洒，风骨干霄，节真心虚。长于音律，真不仅为佳士。二生与雪香臭味相同，订为契友。是日松抚清泉，竹立翠径，正欲偕至雪香家，共谈风月佳趣，不意相逢道左，松、竹笑迎曰：“梅酸子适从何来？”雪香告以癯翁游西泠之故。松曰：“何不遣人召我与竹兄共唱渭城，殊深怅怅。”雪香邀二人来家，竹曰：“邂逅相遇与子偕臧。”遂同到索笑斋，分宾主坐。雪香命童儿鹤奴烹茶。松曰：“茶品不一，若红梅，若素梅是雪香老弟家园风味，究之咀嚼，绝无佳处。”雪香曰：“我家红梅、素梅风味固不佳，但较翠涛兄家松萝何如？”松曰：“松萝如布帛粟菽谈而不厌，何可轻视耶？”竹曰：“翠涛、雪香

不必争论，吾当向陆羽老子辨其位置，俟异日告君等以优劣之殊。”松与梅俱颐解，雪香指竹曰：“何可一日无此君。”松笑曰：“若非山解谷老弟妙语诙谐，怎能索得酸子一笑。”雪香曰：“昔日包公一笑，人比为黄河清，盖不苟笑故也。翠涛乃以不笑嗤我不亦左乎！山解谷你说说看。”竹曰：“不笑固可佳，但我有一事为你愁。

雪香曰：“愁着何事？”竹曰：“愁明日兰家娘子，恨你闺房之中，绝少风情。”松大笑曰：“山解谷老弟的是可人，但兰家自徙居郑州原籍之后，十余载不通音问，恐兰家娘子在幽谷中，已被他人折去，不复为雪香有也。”二人拍掌大笑，雪香亦莞然。竹曰：“雪香年迎弱冠，宜谐琴瑟，而令岳家自徙去后不知何故，竟无音耗。癯翁老伯性疏放，日穷山水之游，并不一字问讯，真似人间天上，隔绝霄壤。日复一日，难免冰泮梅摧之叹。候老伯西冷回，我当为雪香言及此事，央媒妁至郑州，共定星期。雪香得早遂桃夭，岂不是好。”松曰：“山解谷此言是也，为朋友理合于此尽心。我见世俗之人，每每里巷征迷，饮食游戏非不热闹，至若朋友之事，漠不关心。古人所谓面朋面友比比皆是，最足令人生厌。我虽不才，颇慷慨激烈，遇有朋友之事，虽不相涉，必横枝儿着紧，决不杨柳随风，毫不为人支持也。”雪香曰：“世上更有一种趋炎附势之人，当其人有声有势，则胁肩谄笑，交之惟恐不深，有时进腴词以悦其心，有时效小忠以固其宠，及其人声势一去，则反眼若不相识。甚至其势穷时，迫欲为将伯之呼彼且袖手旁观，绝不为援。或有所求，转加恼恨，继则凌辱呵骂，在所不免。此等人视面朋面友，更属齷齪。自我看来，处世缔交之道，宜忘情于繁华之中，绝无俗态。共扶持于风雪之内，时见素心。庶乎，君子之交谈以成，不若小人之交甘以坏也。”竹曰：“雪香，你

所说胁肩谄笑，其人固属可鄙，然亦由与之交者，喜奉承耳。平居妄自尊大于劝善规过之人，绝不相与，于是心藏叵测者，进所可亦可，所否亦否，曲意承顺，大而望其提拔，小而贪其饮食，比匪之伤所由，不免我谓为人处世节不可不贞，心不可不虚，庶可受良朋诤友之益。彼胁肩谄笑者，何得乘隙而进哉！”松曰：“懈谷老弟所说，归重立身诚为不刊之论，此即孟夫子所云：端人取友必端之意。我辈当见诸躬行，不徒托之空言也。”雪香曰：“畅快！畅快！”三人复促膝谈心，尽欢而散。

第三段

憩茅屋逋仙接引 过溪桥癯叟皈依

梅癯翁风餐露宿，将近西泠，行至一处，平芜千里，绝无人烟。时日已黄昏，栖息无地，正惊惧问，隐隐望见岭上火光透出深林，知是村落。急觅路投之。至岭上，则见茅屋半间而已，当门唯有一鹤，见癯翁至，长鸣数声。少时，一叟出，鹤发童颜，飘飘然有仙气，笑谓癯翁曰：“老人早知君欲投宿，必寻到这里来，但似此蜗角蚊睫，岂能相容，君可向别处去。”癯翁告以别无村店，叟指岭之西，曰：“兀的不是人家？”癯翁于星光之中，凝眸审视，若隐若现，果然不下数十家，遂拱手谢叟曰：“烦指引。”叟笑曰：“此处人家尽可留宿，切莫再来我这里，决不相容也。”癯翁别去，望岭西有人家处行，愈行愈远，行过里许，尚觉那些人家的，依然若隐若现，自付曰：星光之下怎能望见许远人家，莫非路走差了。

再向前急行，一会则见那些人家的相隔不过一箭之远，心甚喜。及趋至，乃是茂林密树，绝无村庄，听得见鬼声呜呜；虫鸣唧唧，惊心动魄，毫发俱惊，乃曰：“不意此老竟赚人若斯耶！”不得已寻旧路而返，至则老叟策杖立于门首，笑迎曰：“说过切莫再来，何又返耶？”癯翁曰：“岭西并无人家，老翁何故赚我？”叟曰：“君未寻到尽头处，若到尽头处，自有村落。”癯翁曰：“走三家不如坐一家，我再不学那现钟不打，再去炼钢的了。”叟曰：“必欲借宿，当为我即景一吟。”癯翁乃口占二绝云：

溪头日落已黄昏，茅舍蜗居绝远村；
漫道山人无伴侣，夜深还有鹤司门。
远树翻疑舍宇遮，宵征那辨路途差。
即今莫谩寻栖宿，一夜酣眠处士家。

叟笑曰：“君清才敏绝，信是可人。”遂延癯翁入见，满室清虚，一尘不染。有对联云：“清留月影锄三径，寒共梅花老一生。”叟问癯翁姓字，且询以将欲何往。癯翁以实告，因问叟，叟曰：“老人姓林，与君先人有通家之好。”癯翁曰：“翁年几何？”叟曰：“不知历几甲子矣。”癯翁不知是仙是佛，心甚异之。叟命癯翁就寝，及天微明，癯翁恍榴闻呼曰：“梅癯翁可起行也。”猛开倦眼，见身卧草茵，茅舍全无，司门之鹤犹隐隐在云端飞绕。正纵目仰观，忽片纸扑面飞来，落于草际，拾起视之，中有四语云：

问我何人？和靖后身。

西泠之北，三度梅春。

癯翁阅毕，喜曰：“吾只身作西泠之游，原欲不食人间烟火，今幸和靖先生预导先路，从此皈依，何难酬愿。”遂复向西泠而行，越两日，复至一处，崇山茂林，葱蔚深密。癯翁思和靖先生当必在此。日沉天暮，遂不向人家借宿。时值初旬，斜月半圭，犹挂树杪。癯翁趁着月光，入山深处，只见丛林有人走动，私心窃喜，以为必是和靖先生。

忽听风响处，跳出二人，伸拳勒手，乃山贼也。一名山魑，一名木魅，正欲出山寻华屋打劫，不期癯翁与之相遇，喜曰：“送买路钱者至矣。”见癯翁并无行李，遂遍身搜寻，却也绝无金银，气二人顾谓曰：“此人何一寒至此。”谓癯翁曰：“听尔声音乃远方人，空身夜行，必是丧家之狗。尔尽跟我作一伙伴。”癯翁不可，贼强之。癯翁固不可，山魑怒曰：“我本欲

留你一条活命，汝真不识好，留汝哪有用处。”遂举刀刺之，忽虎啸一声，跳出林外，向二贼张牙舞爪，贼惊走。癯翁昏绝地上，少时苏醒，手足失措，乱窜林中。听得鹤唳数声，以为和靖先生去此不远，心稍定，坐以待之，亦绝无影响。

比及天明，方觅路而走，行里许前临大溪，溪上有木桥，癯翁欲行过桥去，桥木已朽不堪行，乃转身觅路，忽背后有人呼曰：“梅癯翁不在此处歇脚，更欲何往？”癯翁急回头看时，见和靖先生披鹤氅隔桥端坐，一鹤镇踞于前。癯翁遂倒身下拜，乞为接引。

和靖曰：“尔且过桥来。”癯翁曰：“桥木已经朽坏，怎好立脚。”和靖曰：“尔但行，且勿忧。”癯翁深信和靖，遂放胆走来。将近彼岸，桥木忽断，将癯翁跌在水中，方惶惧间，觉已立于和靖先生侧矣。回视桥下，又有一癯翁浮于水面，不胜惊疑。和靖笑曰：“尔今日方脱凡根，不须疑虑。”癯翁跪请皈依，和靖乃挥麈尾谓之曰：“佛传衣钵，必先忏悔。吾今托为坐禅，尔试参之。”癯翁请说妙法。和靖问曰：“犯口过否？”癯翁曰：“嫌压琼枝频骂雪，怜摧玉蕊暂呵风。”又问：“犯淫过否？”曰：“尝招月姊横疏影，喜傍封姨送暗香。”问：“犯杀过否？”曰：“偶曳长条打孤鹤。偏教冷艳饿寒蜂。”问：“犯身过否？”曰：“溪上赚他吹笛客，岭头欺遍咏花人。”问：“作如何究竟？”曰：“枝残蕊破多生子，花落魂消尚有心。”问：“作如何解脱？”曰：“纵有月魂都是梦，不逢春信本无香。”和靖喜曰：“尔真能十根断六慧通也，吾今还你个叶落归根吧。”遂同往西泠北去，不知所终。

第四段

花朝节郊外寻春 赏酒亭溪边遇柳

梅如玉自癯翁游西泠去后，与松风、竹筠二子往来愈密。坐谈时，诗书供其采摭，风月助其吟咏。一日如玉独坐索笑斋，松风排闥而入，大呼曰：“雪香真如世外佳人，不轻向人间挪步，我松翠涛今日特来索笑也。”雪香曰：“翠涛今日来何早也？”松曰：“听得春来春去一半，我为春光惜，故特早来，欲与你共惜之。”雪香曰：“今日花朗，我倒忘记了。翠涛，你真真是有心的人，我家沁香园杏花正开，可呼酒以赏之。”松曰：“无庸小小沁香园，怎容得许多春色，必须携酒作郊外游，方消受得数十里的风光。”雪香曰：“如此说，当约山解谷偕往。”松曰：“更佳。”遂命鹤奴持筒招竹筠其略云：一年春色都附花朝，我辈偶尔混迹红尘，何碍英雄本色。

迤际天朗气清，游人济济，陌上帽影鞭丝，绎络不绝。若独株守空山，怎不教人冷齿。特此专札，邀阁下作郊外游，幸无阻兴，令东皇笑我辈寡情也。

竹筠见札即至，谓二生曰：“我方欲到翠涛家，将出门遇鹤奴持筒至，不然几乎空走一回。”雪香曰：“山解谷，你好痴，你若到翠涛家定非空走。”竹曰：“翠涛到这里来了，我去如何不是空走。”雪香曰：“有嫂夫人在哩。”竹大笑，松亦笑曰：“不意雪香为人恬淡，亦能作风流蕴藉语。”竹曰：“要走就走，不必闲话。”松曰：“我有一事与雪香相商。”雪香曰：“何事？”松曰：“家中可有酒否？”雪香曰：“有。”

竹曰：“翠涛真是酒鬼，这里又非你家，倒老实得狠哩。”松笑曰：“昔人欲饮酒，当谋诸妇，若是在我家，我必与妇谋，今在雪香家，故不得不与雪香谋也。”雪香曰：“翠涛利嘴报复好快。”竹曰：“再说一会，今天过了。”雪香遂命鹤奴携酒同游郊上。则见：几树棠梨，半湾杨柳，趁薄暖而粉蝶翩翩，轻寒而游丝袅袅。香合绣野，狂蜂合花影齐飞；草满平芜，翡青翠共湖光一色。黄莺乍啭，巧弄金梭；紫燕初睇，频抛玉剪。帘隐杏花之市，前村沽酒人家；萧吹桃叶之溪，到处卖扬风景。遍千山今万山，迷十里今五里。那管红尘拂面，帽影鞭丝；都从紫陌寻春，衫轻袖窄。鸭头水暖，绿波荡漾片踩来；雁齿桥横，碧树参差骄马过。时见芸窗才士，幕结青油；更教纺阁名姝，钱分白打。红裙翠袖，行将小婢当头；雾鬓云鬟，笑向邻媛低语。朵朵莲花，步缓轻盈，一半情人扶。双双柳叶，眉舒羞涩，几分防客看。真个风景宜人，益信阳春召我。

三人一路玩赏不尽，行过溪桥，有一小亭，前临绿水，后枕溪山，中列石桌、石几，四面石栏，旁竖小碑。三人抚碑读之，乃是赵师雄遇美人处，后因慕想不置，遂建亭焉。题曰“赏酒亭。”虽在繁华场中，倒也十分幽静。雪香命鹤奴将携来酒肴排上，三人小饮其中。竹曰：“有酒无诗未能遣兴，益将赏酒亭为题，作诗纪之。”松曰：“山谷所说甚佳，登高作赋，临流赋诗，是我辈本等事。雪香，你带有纸笔否？”雪香曰：“有。”松曰：“快取来，各作一首。”鹤奴将纸笔呈上，三人吮笔起草，雪香先成功，以示松、竹。

仙子行踪等翠萍，临溪千载剩空亭。

早知奇遇都成梦，悔不相逢总莫醒。

松笑曰：“雪香欲梦不醒耶！处世若大梦，问是谁个醒来。”竹曰：“翠涛，你诗还不做，只顾闲谈。”松曰：“你做

起了。”竹曰：“已做起，你看看。”

浅淡妆成百媚娇，相逢自觉暗魂销。

美人到底无情甚，只伴檀郎醉一宵。

松曰：“山谷，你说无情，这样无情的，你遇着几个？我的诗尚未做，就你的意思翻作一首吧。”酒家相伴话平生：不是无情是有情。今日空亭留一醉，当楚哪有佩环声。

竹指雪香曰：“虽无佩环声；却有个美人在此。”雪香曰：“这个美人与嫂夫人交好。”松笑曰：“酸子也不酸了。”竹曰：“想是醋吃完了。”三人失笑，松曰：“酒来。”鹤奴换壶上，复满酌，各饮数巡。忽一人着翠袍，缓步溪头，竹与相识，呼曰：“柳曲江哪里去？”且说此人姓柳，名衙，字曲江，节操虽不及竹。却也风流自赏，淡雅宜人。好着白衣，随风飘荡，故竹与之交友。时闻竹呼，遂走至亭前，松、梅亦离座相迎。竹谓梅、松曰：“此柳曲江也。住长堤，去此地不远。”松、梅齐声曰：“久仰，久仰。”竹又指松、梅，谓柳曰：“这位松翠涛，这位梅雪香。”柳曰：“山谷尝道及二位品望，不胜景慕，今得瞻韩，何幸如之。”松曰：“曲江不嫌杯残炙冷，可入席坐坐。”雪香欲让杯于柳，柳曰：“我与山谷共杯。”松笑曰：“合盃杯不过如此。竹娘今日嫁柳君矣。”竹曰：“翠涛总好谑，与曲江初相识，何便乃尔。”柳曰：“善戏谑兮，不为虐兮。”雪香曰：“曲江便宜了你。”松、柳大笑，遂相为献酬。柳见三人诗句，赞曰：“载酒吟诗，真真是文人快事。”雪香曰：“曲江也作一首。”柳曰：“学浅才疏，况且崔题在上，续韶似可不必。”竹曰：“已属相知，何必推却。”柳笑曰：“如此则班门弄斧矣。”松曰：“你非木匠，这里也没公输，请速作。”柳乃作一首云：

一醉酒家天欲明，醒看月落共参横。

建亭空纪相思梦，那似当时不遇卿。

松曰：“诗笔清新，真是山谷友矣。”柳曰：“过誉，过誉。”雪香复呼酒来。鹤奴曰：“冷了。”雪香曰：“寻些枯草，再热一热。”鹤奴曰：“热过数次，枯草都寻尽了。”松曰：“令人兴阻。”柳曰：“此处去寒舍不远，可同到舍下，再畅饮一回。”松曰：“雪香你我怎好叨扰曲江，但我辈不必作此俗态，好同去也。”雪香命鹤奴收拾杯盘，携了回家，已与松、竹向柳家而去。

第五段

曲江有约赏烟花 如玉无情对桃李

雪香及松、竹同到柳家，柳曲江道入书室，室名“泄春轩”，题其额曰“嫩金”，旁有对联，乃李义山诗也。曰：“已带黄金缕，仍飞白玉花。”雪香曰：“曲江真雅人深致。”少时茶罢，曲江入内去了。松曰：“柳曲江风流可爱，宛似张绪当年。”竹曰：“我竹山所交的朋友，哪有错的。”松曰：“你与我相交，你就错起。”竹曰：“更是不错。”少时，柳出谓竹曰：“不知兄等今日作郊外游，未曾办得一毫肴撰，率尔邀到舍下，殊觉不恭，我引兄等到一处所，可以酹酒，并可以赏春。”松曰：“有此妙境，何不早去。”竹问柳曰：“是何地方？”柳曰：“离此不上半里，有个青楼甚佳。”松曰：“如此我不去。”柳曰：“翠涛襟怀浩荡，何竟是个道学先生。”松曰：“我与山解谷年稍长，入此烟花队里，可信把持得定。雪香年幼，且未尝过此中滋味，倘引开了情窦，惑于其中，甚非你我为朋友的道理。且异日瘝翁老伯回时，你我将何颜以对。”柳曰：“这却无妨，昔日骚人才子如杜子美、李太白、元微之、白乐天、苏东坡、陆放翁等，动辄挟妓以游，今为此行，似亦无伤雅道。”竹曰：“曲江所言亦是，且我观雪香为人，恬淡寡笑言，谅不致溺于其中。此番举动，正如今早所示杞云，‘偶尔寄迹红尘，何碍英雄本色。’翠涛你不必过拘。”松顾雪香曰：“雪香，你可自信否？”雪香曰：“请尝试之。”于是四人携手同行，不过半里之遥，已到门首，恰遇院中一个

小厮出来，柳生是来过认得的，便叫：“柳相公，怎轻易不到这里来？”柳问：“你家桃姑娘、李姑娘在家否？”小厮曰：“在家。相公请到里面持茶。”四人遂一齐走进。

原来院有二妓，一名桃根，一名李萼，虽非倾国倾城，却也算得教坊魁首。箫管歌曲，件件皆精，但不解吟咏耳。小厮引四人入内，呼曰：“桃姑娘、李姑娘，西门柳相公同三位客来了。”只听角门一声，二女齐出，笑迎曰：“柳相公，是哪阵风吹得来的。”忽见雪香在旁，凝眸半晌，私相语曰：“好个体面哥儿。”柳因指三人，示二妓曰：“这位松相公，这位竹相公，这位梅相公。”桃含笑曰：“梅相公合众位相公请坐。”柳复指二妓曰：“这是桃姑娘，这是李姑娘。”松顾柳笑曰：“桃李尽在公门下。”竹曰：“虽在曲江门下，却已下自成蹊矣。”李曰：“都是些读书相公，会讲文哩。”桃曰：“相公们平日在家讲的文，今日都背来了。”合座大笑。

雪香独向隅而坐，低头不语。桃曰：“相公们只管说，可怜冷落我梅相公。”竹曰：“雪香，只管放老气些，莫作新嫁娘模样。”松曰：“我先所言固是正理，但既到这里来，也要风流点子，莫把你的酸气带来了。”柳曰：“雪香初来，这也难怪。”李曰：“又道是无酒不叙情，相公们吃酒不吃？”柳曰：“特来吃酒的。”桃遂命小厮办酒。不一时排上筵席，依次而坐。雪香让柳坐，柳曰：“今日是我的薄东，我在上横头坐，翠涛左边一席坐，山谷右边独坐，你随翠涛坐，桃姑娘、李姑娘下边陪客。”竹曰：“我喜同翠涛坐。雪香你在右边独坐。”雪香不可，松曰：“这又不是请客，雪香你就坐下。”坐毕，酒饮数杯，柳曰：“哑酒难吃，我等赌拳索战罢。”松曰：“快事，快事。我就与你来。”柳输松一筹，竹曰：“细柳营真不济事，待我整齐队伍，战退大树将军。”遂与松战，松输

一筹，呼雪香曰：“淇园竹箭射退吾军，可速截住。”雪香与竹战，竹输一筹。雪香曰：“望风而降，真势如破竹矣。”竹曰：“吾将教吴宫美人战。”谓桃曰：“你与我擒此骁将。”雪香也输一筹。竹曰：“梅将军今日于娘子军中，弃甲曳兵走矣。”松、柳大笑，柳曰：“桃姊唐突梅郎，该敬酒一杯。”桃立起身来敬酒，雪香曰：“酒厚了，不敢领。”桃见雪香吃了些酒，面色微红，真似桃花瓣儿一般，好生爱怜，遂移坐雪香身旁劝酒。竹笑曰：“我叫雪香独坐右边，留虚席以待桃姊久矣。”桃复劝以酒，雪香固辞。李曰：“待我敬梅相公一杯。”桃曰：“看你脸面何如？”松曰：“雪香醉了，也只一杯酒，莫却了他二人的意思。”雪香遂一饮而尽，李复敬雪香一杯，雪香只不肯吃。柳谓李曰：“梅相公既不吃不必相强，我替他吃一杯吧。”松曰：“触动了我的诗情。”柳曰：“翠涛豪爽，定有警句，我当洗耳。”松曰：“《牡丹亭》有句云，不是梅边是柳边。与方才李姊敬酒情景宛合。”合座大笑。桃曰：“《牡丹亭》词曲甚好。”柳曰：“你们吹唱俱佳，何不歌一曲侑酒。”桃曰：“恐污相公们耳哩！”松曰：“我最喜听清音。”竹曰：“我也略知一二，试歌一曲听听。”桃乃吹长笛，李弹箏而歌：晓挂芙蓉帐，有十分思忆，十分惆怅。不曾相别，相别如何样。恨鸡鸣日上，不等鸳鸯情畅。今早分离，又是何日何时再了前账。看眼底情人难倚傍，问今宵哪个成伉俪。新旧闲愁，一夜一回偿。有谁铭肺腑，度尔烟花漂荡。偶作新词待卿，卿按节时启朱唇唱。右调《梦芙蓉》歌毕。松曰：“真是响遏行云，畅快！畅快！”竹曰：“我细聆此曲，其词绝佳，不知是何人作的？”桃曰：“我们歌新词，不歌旧词，这就是柳相公从前作的。”松曰：“曲江风流令人雅慕。”李曰：“我看相公们都是才子，何不也各作一首，使我们唱唱。”

松曰：“使得。”遂填《南乡子》云：日暮警重梳，卖笑春风待阿奴。几度唤郎，郎面本生疏，陌路都成井蒂菜。竟夜任欢娱，此际谁怜瘦弱躯。纵使相怜，情义总模糊，应共鲛人泣泪珠。

柳曰：“翠涛淒音促节，哀感顽艳，洵是才人之辈。山谷，你也作一首看。”竹乃填《百字令》一阕云：当楚桃李为谁春，小小芳龄二九，卖笑门前迎好客。苗唱笙歌，尽有裙底风流。眉尖娇媚，二美传人口。金樽捧处，竞看双袖纤手。只恐南打天桃，风摧绮李，瘦比章台柳。昔日繁华争美处，到此不堪回首。酒地淒凉，花场冷落，兀自抛红豆。琵琶惯抱，积愁谁与分割。

松曰：“山解谷真欲泪落青衫矣。”竹曰：“雪香作一首，想必更佳。”雪香曰：“不作也罢。”松曰：“都作了，你如何不作！”雪香遂提起笔，填《满江红》一阕云：偶过青楼，见两树、娇花嫩蕊。装就的、倚门含笑，拈花自喜。金爵钗簪云雾鬓，秦珠几粒垂双耳。听当楚，个个说风流，新桃李。乍相识，便呼姊。欢笑处，竟如此。我偏嫌脂粉，为花羞死。座有东邻情不适，世无西子难夸美。笑生平、俊眼太孤高，谁堪视。

松笑曰：“雪香欲遇西子，悔不早生千余年，泛西湖去。”桃曰：“相公所作词曲都佳，我无所酬，但持杯酒为敬。”雪香曰：“我实不饮。”松曰：“天色将晚，略饮数杯回去。”饮毕。桃、李二妓送四人出。桃私谓柳曰：“梅相公好个才貌，可惜不知风流情趣。”柳曰：“年纪还幼。”四人遂别二妓而行。

第六段

柳曲江赞美人 梅如玉怜好梦

松、竹、梅、柳出院，复到柳家。松曰：“我先虑雪香走到烟花队里，把持不定，不意不言不笑，竟酸到这地位了。”竹曰：“雪香今日，正是乡里人与妓，焉能不为苏公所笑。”松曰：“雪香少年老成，我辈真不能及。”雪香曰：“非也！我只道青楼妓馆，必是绝色，方能引人游赏，谁知这两个尽是一些脂粉气，闻之令人欲呕，怎能动我风情。”柳曰：“这两个虽未脱尽脂粉，然也是教坊渠魁。雪香眼孔太高，就难说了。”松曰：“与此辈交接，原是水月镜花，只要稍有风韵，偶尔作盆景玩赏也。可恰情雪香持论太苛，吾恐风月场中绝无插脚之地。”柳曰：“雪香如此着眼，未知嫂夫人如西子否？倘是无盐将如之何？”雪香曰：“事关伦纪，又当别论，虽陇原北成亦与诤好。除此之外，若不是倾国倾城，决不待以青眼。”竹曰：“雪香到底寡情。”雪香曰：“若遇绝世佳人，我比尔等用情更深，惜未得一见耳。”柳曰：“雪香，倒有一个绝世佳人，去此不远，我几乎忘却了。明日与你赏识、赏识。”雪香曰：“是甚人家？”柳曰：“也是妓馆。”雪香曰：“败柳残花哪有佳处。”柳曰：“不可一概而论，我试说与你听。北去十余里，有一院名销魂院，往来俱是豪贵。院中有丽妹十余人，皆是到处选来。”雪香曰：“何若是之多？”柳曰：“此不过与桃李相上下，不足为雪香道。别有一室名延秋馆，独居一妓；姓桂名蕊，字月香。举止端庄，性情幽静，不与群妓为伍。诗

词歌赋无一不佳，书画琴棋无一不妙。只是欲求一见，便有两不得，两不能。”雪香曰：“何谓两不得？”柳曰：“非数十金不得，非文人才子不得。”雪香曰：“何谓两不能？”柳曰：“欲荐枕席不能，欲稍与褻狎亦不能。”松笑曰：“曲江说诳，两不得犹可言也，两不能想未必然。”柳曰：“若是粗人俗客到馆，谅她难保其贞，但所接者尽是文人才士，一见生怜，自不忍相强，即如我去年，曾去一回，与之坐谈，竟日自觉惜玉怜香之情难已，朗云暮雨之念转消。翠涛，你去一回方知，我非说进也。”竹曰：“倘俗客要见若何？”柳曰：“彼嫉俗子若仇，相见仅同木偶。俗人只贪裙边风味，哪识真色，又何乐以数十金与木偶相见哉！”竹曰：“钨儿若得她宿客，真是大大钱树子，所获岂止数十金。何不听其自便。”柳曰：“彼系钨儿爱养，非不欲其宿客，但一言及彼，遂寻死觅活。

钨儿恐其短见，并连一见可获数十金也没有了，因此不敢强勉。”松曰：“曲江虽是如此说，我终不信。”柳曰：“不信由你，一去便知。”雪香曰：“果如曲江言，我真欲往，惜乎无数金耳。”柳曰：“是在我。”竹曰：“曲江与雪香尚是新知，何敢以重费相烦，此事我当任之。”松曰：“此番为雪香而去，费金我当与山谷共任，但我难为役，山解谷任之，诚是何敢累及曲江。”柳曰：“这却无妨。”四人订期而散。

雪香归，独坐索笑斋，将信将疑，默默无语。少时，凭几而卧，忽见竹自外边来，呼曰：“雪香，独坐无聊，何不踏青去。”雪香遂偕竹出门，果然一路风光，赏心悦目。行至一处，忽见舍宇壮丽，闻阁甚高，心知是豪贵人家。信步直入，绝无障碍。行过数重申，有一园，湖山掩映，迥异俗境。数珠垂丝海棠，倚着茶架边。雪香立住玩花，回头忽见美人着杏黄衫，凭栏拂鬓见客，毫不躲避。雪香凝眸视之，真是天上少有，人

间难寻。一时目迷魂飞，手足失措。良久神稍定，与之语，亦不答，但含笑而已。闻有呼唤声，美人选入内去了。雪香惊疑一会，乃口占二绝云：

侥幸相逢月里仙，今宵人上大罗天。

霓裳一曲能精否，待向花中奏管弦。

玉貌珊珊浅淡妆，佳人独倚石然旁。

无情最是留情处，笑对春风看海棠。

吟毕，忽闻竹呼曰：“雪香今日着魔道矣。”猛然回头，则见身卧几上，书灯如豆，半明不灭，始知方才所见，乃是一梦南柯。

遂拨动银缸，寂坐片时，寻思曰：若是曲江所说，挂蕊能如梦中美人，我梅雪香不作大士供养，算是无情。又想道：梦里造境奇奇怪怪，何所不有，如所见的美人，漫说于今没有，只恐自古都无。早知有如此好梦，何不醒更妙。今早到赏酒亭作诗，末二句云：“早知奇遇终成梦，悔不相逢总莫醒。”不谓已成讖语。时已漏滴三更，雪香遂解衣就寝，思续前梦，转侧一会，方才睡着。

不多时，闻山寺晨钟而寤，因集古人句，作一绝云：

云想衣裳花想容(李白)，月斜楼上五更钟(李商隐)。

洞房昨夜春风起(岑参)，神女知来第几峰(张子容)。

天色微明，披衣急起，呼鹤奴热水净面，启门出谓鹤奴曰：“太太若问起，说到松相公家去了。早饭熟也休等我。”走到松家，松扉初启。苍头见雪香到，曰：“梅相公到快雪亭坐坐，我家相公尚未起来。”雪香遂独坐亭内。此亭系松书室，松题额曰“鹤栖处”，又取古句作对云：“云影乱铺地，涛声寒在空。”雪香在亭中想起幻梦，坐不住，起身在阶前闲步沉吟。松出呼曰：“雪香，好早惊人残梦。”雪香曰：“我梅雪

香孤眠独宿，天明即起，不似人家在温柔乡，虽不老死，也几眠死。”松曰：“梦里鸳鸯本有乐境，雪香酸子，哪知其中滋味。”雪香曰：“你说梦里鸳鸯本有乐境，这何足为乐，我倒有个好梦，只伯你平生福薄，总未梦过一回。”松曰：“你有甚好梦？”雪香遂将梦告松。松曰：“你因曲江所说，动了兴头，乱想胡思，夜形诸梦，也是常事，但曲江之所言，终是假的。”雪香曰：“怎知是假？”松曰：“曲江见你说‘世无西子难夸美’，故把个假西子说你听听。”雪香曰：“不管是假是真，那销魂院我总要去一回。”少时，苍头呈早餐上，雪香无心饮食，偶然失箸。松笑曰：“雪香想到哪里去了？”雪香曰：“不知是何缘故，心中总委决不下。”松曰：“已往莫念，未来忽思，心自能定。”雪香曰：“我也未念已往，未思未来，方寸之中毫无着落。”松曰：“饭后，我同你郊外散散步。”雪香曰：“今日无心玩景。”饭毕略坐，别松归。

第七段

销魂院频驰意马 延秋馆始遇情魔

雪香归到索笑斋寂坐，甚是无聊。忽而云阴四合，积雨连绵，半月不止。所订往销魂院日期已过，雪香愈增惆怅。不觉又是修楔佳辰，雪香早起推窗，乍见阳乌煜烁，喜曰：“日光菩萨也有出世日子了。”急呼鹤奴，热水净面，走到松家。值松初启户出，雪香曰：“翠涛，今日好往销魂院去。”松曰：“雪香好性急，久雨初晴，路选泞泥，明日去吧。”雪香曰：“今日去甚好，一则修楔，一则赏花，岂不两得。”松曰：“俟吃早饭去。”雪香曰：“不须留连，同你去约山解谷。”松曰：“到快雪亭坐一刻。”雪香亦不肯坐。松笑曰：“又无火牌令箭，这等难缓。”遂同到竹家，竹请在种翠馆坐。

雪香曰：“但去不须坐。”松谓竹曰：“雪香已如涸鲋稍缓，则将索于枯鱼之肆矣。山解谷你勿迁延。”竹曰：“坐一刻，待我携金去。”雪香同松到种翠馆，馆有额云：“不可一日无。”旁列对云：“座中雅可延佳士，篱外何须问主人。”雪香同松坐到馆中。

少时，仆人邛儿捧点心出。雪香曰：“请你相公快去。”竹遂携金数十同到柳家，正值柳外出，遂到泄春轩，坐以待之。雪香曰：“不知曲江几早回来？”问书童笛谱曰：“你可知你相公去向否？快与我寻回。”笛谱答以不知。又等一会，雪香心焦起来，松曰：“曲江不知几早方回，我们空等无益，明日再来吧。”竹谓笛谱曰：“你相公回时，你说我们明早定来，

不要又向别处去了。”笛谱应诺，松、竹起身出门，雪香不得已也随走出，谓松、竹曰：“正好扬帆，却被石龙风打个回头，真是阻兴。”松曰：“明日也不迟。”行不数步，一头遇见柳至。雪香喜出望外，呼曰：“曲江，才在府上等你多时，你却向哪里去了，可同到销魂院去。”柳曰：“躲避了。请到舍早餐。”雪香曰：“早餐是不用了，曲江肯速去，则拜赐良多。”松曰：“雪香性急，速去吧。”柳再三强邀到家，雪香只是不肯。四人遂同往销魂院去。

行路之间，雪香走得甚快，松笑谓柳曰：“曲江，前日一番言语，说得雪香意往神驰，你看脚步儿好快也。”竹曰：“雪香为人恬淡，前日于桃、李二妓毫不动情。这销魂院不过听得曲江说，尚未亲见，怎的意马心猿，竟如此锁不住。”松曰：“他还有个梦相引。”竹曰：“你有甚好梦，说得听听。”雪香遂将前梦说得手舞足蹈。柳曰：“未遇美人，先征奇梦，雪香真是多情种子。”什曰：“雪香前说‘世无西子难夸美’，想是西子有灵，特来梦中一会。”松笑曰：“西子若在，已成千年老妪，不堪入目，雪香又何乐与老妪相对。”雪香曰：“偏你一张嘴，格外滑稽。”柳曰：“雪香梦中诗句，我欲步韵和成。”竹曰：“曲江先作，我也和之。”柳乃口占云：

梦里曾逢绝世仙，销魂又在暮春天。

招他红袖同修楔，好听清歌杂管弦。

不喜浓妆喜淡妆，娇花羞对美人旁。

桃红李白君都弃，专要降心看海棠。

柳曰：“翠涛，你放心，这个美人颜色应与西子无殊，你去便见。”雪香曰：“但走无闲话，耽搁工夫。”又走一会，销魂院已离不远，雪香见门墙高峻，恍似梦中，心窃异之。及到门前，有小厮在门首伺候，柳谓之曰：“我们欲到院中赏春，

你可到里面说一声儿。”小厮曰：“老爷们请到萃美堂坐。”四人遂到萃美堂。茶罢，即有五六粉头出。柳谓松曰：“都有殊色。”雪香曰：“尽是一般春色，有何殊色。”松曰：“雪香称为春色，想是已看中了意。自我看来，前日桃、李亦不弱。”雪香曰：“翠涛终是学问浅，古诗不云乎，春色恼人眠不得。”四人大笑，竹曰：“正恐那不恼人者，又不能眠耳。”柳谓诸妓曰：“你家延秋馆桂姊，欲求一见。”诸妓曰：“我等不知，当问我老知举。”少时，一老妓出，诸妓都入内去。老妓遍问四人高姓，乃曰：“我这里有十余个姑娘，不知老爷你看得上否？”柳曰：“这十余人不必看，但要到延秋馆耍子。”老妓曰：“这里没有什么延秋馆。”柳曰：“我知道了，你怕我们是粗俗人进去，不大稳便，且从老眼一观，俱是读书才子，决不以残花败柳一例，视汝家桂娘。且我去年曾来过一次，不必瞒我。”老妓见四人俱属斯文，因曰：“柳相公既来过这，到馆的事也是明白的。”柳谓竹曰：“烟花费拿来。”竹出金与老妓，老妓笑而纳之曰：“佳姑娘性躁，若是过于戏谑，恐得罪了老爷，先为告过。”柳曰：“这却放心。”雪香笑曰：“声价便自不同。”老妓命小厮导入延秋馆去。

第八段

梅如玉降心桂蕊 桂月香留意梅君

四人同到馆中，只见假山重迭，太湖玲珑。茶縻满架，海棠垂丝。雪香曰：“又是梦耶？”小厮呼曰：“有四位老爷来看桂姑娘。”说毕即去。少焉，一小鬟出，年约十三四，丰致嫣然，笑迎曰：“相公，请到馆里坐，姑娘就出来相陪。”四人坐定，见上横一匾云：“小山招隐。”中挂一幅折挂图，画上题四语云：

攀桂仰天高，幽香动玉宇。风前坠一枝，有谁怜折取。

旁有款云：“月香主人写意。”两边蜡粉对联云：“有根堪托月，无命但随风。”旁亦落“月香”二字。雪香曰：“未睹玉貌，已见仙才，早令人魂飞一半。”竹曰：“特恐貌不敌才。”松曰：“何才之有，题画诗刚刚做了三句。”柳曰：“怎么只三句？”松曰：“首句是浣花老人所作，非三句而何！”雪香曰：“借句衍诗，这原无碍。”只见湘帘启处，小鬟拥佳蕊出。梳蝉翼鬓，着杏黄衫。六幅湘波，双钩微露。四人一见魂销，不觉俱立起身来，凝眸无语。好一会，柳谓雪香曰：“较梦中人何如？”雪香曰：“一样。”松曰：“久闻芳名，时深仰慕，今得一见，果然名下无虚。”桂曰：“蒲柳之姿，深沉苦海，每对雅人，自惭形秽。”雪香曰：“月香姊何不坐？”桂见雪香，绝世丰神，私忖曰：吾阅人多矣，如此郎君得未曾有。乃曰：“诸君未坐，贱妾焉敢就坐。”松笑曰：“一睹仙葩，竟连坐与未坐都忘记了。”于是一齐坐定。桂蕊详问姓字，柳

手指而告之，且曰：“我去年曾睹芳容一次。”桂曰：“忘怀了。”小鬟捧茶出，雪香问：“叫什么名字？”桂曰：“此女名菊婢，今年十三岁了。”竹曰：“也还雅致。”雪香曰：“主人雅，婢子如何不雅！”松曰：“雅便雅，只是这朵花又不知被何人揉碎？”桂正色曰：“妾有冒昧之言，望君等垂听。自来烟花巷里，率多淫褻之词，妾不幸随此情狱，以致径渭难分，但和壁三献，犹是未雕之璞。一切淫褻语非所敢闻，愿君等见怜。”雪香曰：“一遇仙子，自觉俗念顿消，何敢以淫褻语渎卿清听。”松笑曰：“雪香何前踞而后恭也。”雪香曰：“今非昔比。”竹曰：“曲江所云，‘桃红李白君都弃，专要降心看海棠。’此语诚然。不独雪香降心，我亦降心矣。”桂问此二句何为而作，柳告以故。佳视雪香曰：“梅君眼孔甚高，如妾陋质那堪入目，乃桃李难逢，一顾而贱。圭独蒙垂青，真是有幸，有不幸。”雪香曰：“未与卿逢，梦魂来告。今日一见，恍若三生。”桂问：“梦中诗句尚记得否？”雪香遂念了一遍。佳曰：“感君多情，先征幻梦，不揣固陋，欲作鹦鹉学语，未知可否？”雪香曰：“谨请教。”佳亦口占二绝云：

末遇慈航普渡仙，杜鹃啼彻五更天。

谁知司马情如海，梦里曾经抚素弦。

每思烧烛照红妆，恨积还慵到砌旁。

今日多情花下立，海棠遗爱比甘棠。

松曰：“如此才貌双绝，我亦降心相从矣。”雪香曰：“此诗不似题画诗做了三句。”松大笑，柳曰：“以我昔日所闻，与去年所见月香姊，从未如此多情，不料一见雪香，便至降心乃尔。”松曰：“我有四句俚语，作一小赞。”乃云：

降心偏对降心客，俊眼恰逢俊眼人。

一样多情一样美，暗中格是有前因。

雪香喜曰：“诚如兄言。”佳曰：“松君豪迈不羁，的是伟材。”竹曰：“月香姊八个字的月旦，道尽翠涛生平。请将我三人一一评之。”桂曰：“竹君温恭和蔼，柳君意态风流。”松曰：“待我评雪香是个多情才子，月香姊是个绝世佳人，这教做才子佳人信有之。”竹、柳大笑，挂面色微红，低头不语。雪香斜视月香，谓松曰：“翠涛总多嘴。”松曰：“我本多嘴，没有等月香姊评你一句，若是月香评你一句，则一经品题，便作佳士，今后成不得佳士了。月香姊，你再评他一评，也还不迟。”合坐大笑，桂亦嫣然。

少时，菊婢捧酒出，酒过数巡，柳曰：“哑酒吃得无味，待我行一酒令。”松曰：“且漫，都斟起来，满饮三杯，然后起令。”雪香曰：“阻他的令，先罚一杯。”松曰：“该罚。”遂酌巨觥欲饮，竹曰：“你是个酒中饿鬼，好便宜这一杯偏恕过你，不让你吃。”遂都斟齐，连饮三巡。杯到桂蕊，桂曰：“这急三枪来不得了。”松催起板来，桂曰：“让一杯。”松曰：“不能，古人有言，八年教让以来，而酒不与焉。”竹曰：“是哪部书上的？”松曰：“想当然耳。”合座大笑。松曰：“只管闲话，桂姊的酒还不吃！”桂立起，持酒向雪香云：“梅君借一杯。”雪香欲接，松隔住云：“雪香前日在桃、李筵上，干不吃，万不吃，今日偏要替人吃，好不怕羞。这酒是不能借的。”竹曰：“月香姊就吃这一杯。”挂曰：“松君好狠。”遂举杯欲饮。雪香曰：“酒冷了，换一杯吃。”柳曰：“雪香真是情深如海。”松曰：“雪香。”

越组代庖，该罚一杯。”雪香曰：“为庖人受罚，醉也甘心。”遂酌酒谓佳曰：“月香姊饮干，我的罚酒也吃干。”遂同一饮而尽。松曰：“合卺杯无比爽快。”雪香及佳蕊皆有赧色。竹曰：“曲江，好起令了。”柳曰：“我以风花雪月四字

起令，认定一字拈古诗一句，又要依次而行，如认定风字，开首说者，诗中风字第一；第二说者，诗中风字第二，如此可类推。”松曰：“如说风诗中，也不许犯花雪月三字。”雪香曰：“这个自然。”松曰：“还有句话，不论诗词歌赋。”竹曰：“这却不能。”桂曰：“让他些吧。”雪香曰：“起令是曲江，以后顺行，第二该我。”桂曰：“梅君下面是我。”松大笑曰：“雪香侥幸。”桂色发赤，曰：“我是无心语错。”竹曰：“我上面是月香姊。”松复笑，竹曰：“你不须笑，你还在我下面。”梅、柳亦大笑。桂曰：“不要搅场，又阻了令。”柳曰：“我说起，风吹柳花满店香。”松曰：“开口便错了，犯花字，该罚。”柳曰：“换一句风流三接令公香。”雪香曰：“风流之风，算不得风雨之风也，也该罚。”柳曰：“再换一句。”松曰：“吃了罚酒再换，以后说错了的都要先吃罚酒，然后换诗，不得任意更换，总不罚酒。”柳曰：“我姑受罚以警众”遂酌酒，一饮而尽，乃曰：“风飘万点正愁入。”雪香曰：“春风无那潇湘意。”桂曰：“日暖风恬种药时。”竹曰：“无那春风欲送行。”松曰：“纵然一夜风吹去。”柳曰：“待我再从花字说起。”松曰：“且慢，风字还有第六、第七未说，难得这个尾子，你便吃了他不成。若是说五言倒也恰好，你又说的七言，这两句定要说完。”柳曰：“图画省识春风面。”梅曰：“石鲸鳞甲动秋风。”松曰：“都说春风切于今光景，雪香偏说秋风该罚一杯。”雪香曰：“我说秋风该罚，你的‘纵然一夜风吹去’，非秋风而何？”松曰：“此是浑说，风何以知是秋风？”雪香曰：“下句‘芦花浅水’，不是秋景？”松语塞，竹曰：“切景不切景，这却不必罚酒。如说雪字，怎能切于今暮春。”柳曰：“山谷之言是也，翠涛、雪香俱不受罚。”雪香曰：“月香姊，请说花字。”挂曰：“花枝欲动春风寒。”柳

曰：“月香，犯风字，罚一杯。”桂曰：“换一句。”柳曰：“先罚后换，有令在先。”桂饮一杯，曰：“花尘栏干春昼长。”竹曰：“桃花细逐杨花落。”松曰：“重花字，罚酒。”竹曰：“不犯别字，只重本字，如何罚酒？”松曰：“你的‘花字在第二，第六又有花字，占了别人地位，如何不该罚！”柳、梅俱齐声曰：“该罚！”竹饮一杯。松曰：“换来。”竹曰：“飞花送酒舞前檐。”松曰：“宜春花满不飞香。”柳曰：“问柳寻花到野亭。”梅曰：“长乐钟声花外尽。”桂曰：“陶然共醉菊花杯。”竹曰：“已映洲前芦荻花。”松曰：“该我起雪字令。”雪香曰：“诗来。”松曰：“雪晴云散北风寒。”柳曰：“你惯捉人的错，也该你错一回，犯风字，罚酒。”松曰：“我有半天没有吃酒，就喝一杯吧。”饮毕。柳曰：“换来。”松曰：“雪满山中高士卧。”顾柳曰：“又该你来。”柳曰：“白雪纷纷何所似。”松曰：“罚酒。”柳曰：“不错，如何罚酒。”松曰：“我先说不论诗词歌赋，尚且不能你这一句诗乎，词乎，歌乎，赋乎，出于何典？”柳曰：“出于谢太傅。”松曰：“此是谢太傅问兄于胡儿语，非诗也，该罚不该罚？”桂曰：“柳君这一杯是要吃的。”柳饮毕，曰：“不是月香姊劝，这酒断乎不吃。”松曰：“换来。”柳曰：“我先的一句算是有雪无诗，就说个‘有雪无诗俗了人’吧。”雪香曰：“这倒换得恰切。”柳曰：“无多嘴，该的你了！”雪香曰：“长安雪后见归鸿。”桂曰：“一溪残雪掩柴扉。”竹曰：“杨花千里雪中行。”松曰：“犯花字，罚酒。”竹饮毕，换句云：“北人南去雪纷纷。”松曰：“清冷应连有雪山。”柳曰：“晚来风起花如雪。”竹曰：“犯风、花二字，该罚两杯。”柳曰：“罚酒总只一杯。”松曰：“曲江，你开口说风犯花字，换一句又把风流之风算风字，已该罚酒二杯，倒饶了你一杯，这一回两杯

是要罚的。”桂曰：“也饶他一杯吧。”松曰：“看月香姊；分上，恕你。”柳饮毕，换云：“宙含西岭千秋雪。”松谓雪香曰：“该你起月字令。”雪香曰：“月明才上柳梢头。”松曰：“雪香也错，了一回，此系曲词，该罚酒。”雪香饮毕，换曰：“月隐高城钟漏稀。”桂曰：“二月黄鹏飞上林。”松曰：“月字假借，该罚酒。”雪香曰：“这却去得。”柳曰：“雪香，你先说我的风流之风，算不得风雨之风，难道月香姊的二月之月，偏算得日月之月，真是阿其所好。”松、竹大笑，雪香曰：“我替她说一句，‘明月自来还自去’。”松曰：“越俎代庖也要受罚。”雪香及桂各饮一杯。松曰：“月香姊换一句来。”桂曰：“梅君已说过。”竹曰：“那算不得。”桂乃换句云：“江月何年初照人。”竹曰：“中天月色好谁看。”松曰：“今夜月明人尽望。”雪香曰：“翠涛，月字该在第四，怎也说到第三去了，该罚一杯。”松曰：“我正要吃酒。”饮毕，换云：“夜钟残月雁归声。”柳曰：“烟笼寒水月笼沙。”雪香曰：“竹影当窗乱月明。”桂曰：“想得故园今夜月。”松曰：“令毕了，大家吃个收令杯。”各饮毕。雪香曰：“已对倾国，还宜更赏名花。我们移筵到太湖石边，海棠花下，重新畅饮。”竹曰：“也要谢谢海棠，以毋忘好梦。”松曰：“雪香今日兴致较桃、李筵上，何啻霄壤。”遂撤筵向海棠花下而去。

第九段

咏牡丹句中有句 赠海棠情外留情

梅雪香等同到海棠花下，开筵畅饮。雪香起身，走到太湖石畔，见牡丹初开，谓桂蕊曰：“此株牡丹颜色甚丽。”桂起身视之曰：“这几日未到亭前，不觉牡丹也开了。梅君可作诗以赏之。”雪香曰：“不嫌污目，聊以应命。”桂蕊遂命菊婢拿文房四宝至。雪香乃拂风味，研龙宾，铺蚕茧，挥鼠须，立成一律云：

白石栏干碧槛边，鼠姑花放暮春天。

早承绿意三分重，细认红情一捻妍。

倾国色应多富贵，沉香亭合对神仙。

庸才那有清平调，愧向杨妃写锦笺。

桂阅毕，笑曰：“君才思敏捷，情致缠绵，倒是青莲再世，只愧妄难比杨妃耳。”松呼曰：“雪香在太湖石边献丑。”桂遂将诗送与松、竹、柳三人看，复同雪香入席坐定。柳曰：“雪香此诗深情若揭，名花倾国，两边俱到，不徒泛咏魏紫姚黄，妙绝，妙绝。”桂曰：“诸君若不吝教，请各作一首。”柳曰：“咏物写景，易托物，言情难。今日之情无如雪香最深，故其诗情景宛合，若一续之，便成狗尾续貂矣。”雪香曰：“兄等以我诗在前，不屑再作乎！簸之扬之，糠秕在前，庸何伤！”松曰：“宁为鸡口，勿为牛后。”雪香曰：“翠涛尖嘴刺人，吾当用牛刀割之。”合座大笑。竹曰：“月香姊与雪香一样情深，何不和他一首。”桂曰：“愧无柳絮之才，恐贻君

等之笑。”松曰：“先和雪香梦中诗句，已见一斑，何不使我辈得窥全貌。”桂乃授笔立成一律。

花多富贵妄多愁，每对花前转自羞。

只羨三春增艳丽，谁怜一叶任飘流。

仙葩定有前生福，弱质偏怀半世忧。

何日与花分别去，延宾不上玩花楼。

柳曰：“月香姊情词俱哀，令人不堪卒读。”竹曰：“月香之志亦大可悲已。”雪香闭目不语，泪落衫袖。松曰：“江州司马青衫湿，正今日之谓矣。”少时，桂曰：“今日君等为追欢寻乐而来，转因贱妾俚语，倒弄得不欢不乐，妄有素琴一张，聊献粗技，为君等抚之。”竹曰：“敬聆妙音。”桂乃焚宝鸭香，正襟危坐，横琴而抚。其词云：

仙葩之芳馥兮，托灵根于月府。花自艳夫广寒今，香还溢于玉宇。拂天风之淡荡兮，与霓裳而俱舞。任嫦娥之攀折今，供吴刚之修斧。何见弃于冰轮兮，辱泥涂于下土。虽清芬其独异兮，终凡葩以为伍。羞草木之争妍兮，将同归于朽腐。欲自出于尘寰今，问栽培而无主。彼往来之仙客兮，胡不援置于中圃。嗟秋华而冬荣兮，比莲心而更苦。

柳曰：“我不知音，但觉其声铿锵可听。”松曰：“曲江听之，而未能知。我与雪香知之，而未能精。精此者其惟山谷乎。山谷你说说看。”竹曰：“如怨如慕，如泣如诉，较之孤鸾、寡鹄、别鹤、思归等曲，更觉凄恻。”桂曰：“此调不弹久矣。”柳曰：“既聆琴音，宜奏别调。琵琶箫管愿尽洗耳以听。”桂复横笛而吹，竹亦倚歌而和。柳曰：“峡谷的是妙人。”歌吹既毕，复各举杯畅饮。

时日已西斜，不觉到午饭后时节了。柳曰：“翠涛等离此有十里之遥，趁早回吧。”于是起身撒筵。桂凄然顾雪香曰：

“今日一别，未知有缘再会否？”雪香曰：“如有机缘，亦未可逆料。”松曰：“昔人有云，‘便牵魂梦从今日，再会婵妈是何年。’早为雪香写照。”桂乃折海棠一枝赠雪香，口占一绝云：

纵留君住不多时，手折名花赠一枝。

非欲见花如见妾，愿君常记梦中诗。

松笑曰：“月香姊末二句以纵为擒，真善于擒者矣。”竹曰：“我又得一诗题。”松曰：“何题？”竹曰：“赠海棠送别有感。”松笑曰：“题目甚佳。”柳曰：“山解谷何不作诗以纪之。”竹即口占一绝：

未别难期别后缘，海棠持赠意缠绵。

分明一样娇红色，纤手折来花更鲜。

松笑曰：“如山谷言，海棠经月香一折，亦真侥幸。”雪香曰：“月香姊赠别以海棠，我无以为赠奈何？”柳曰：“赠以诗可也。”雪香遂成一律。

从无萦绊到于今，此际情怀转莫禁。

定是三生曾识面，因教一见遂铭心。

怜卿意态真难拟，何日风流得再寻。

珍重海棠持赠我，梦魂犹自绕花阴。

松曰：“我亦作诗一首，以纪雪香与桂姊相慕之情。”

果是销魂绝世姿，能令酸子亦情痴。芳容未睹心曾醉，

幻梦先征事更奇。寂寞应怜苏简简，声名不羨李师师。

镜湖春色堪留恋，无那王郎送别时。

竹曰：“曲江，我辈得遇国色，亦是一时快事，恐今日一别，胜筵难再，我与你各作一诗，以记鸿爪雪泥可也。”柳曰：

“雪香、翠涛俱有投赠，你我又安得寂然。”竹乃成一律云：

销魂院里见婵娟，正是春逢上巳天。修补未尝非盛事，

留情或恐是前缘。风飘片叶乡难定，愁锁双蛾我亦怜。
却怪荼蘼花架底，海棠只为一人妍。

柳作一律云：

去岁曾从院里行，而今两度见芳卿。花虽艳丽心常淡，
境是繁花梦转清。但有道逢皆陌路，不曾容易动芳情。

梅郎底事初相识，一见便同葵藿倾。

桂曰：“君等珠玉，贱妾当 蔷薇露，时时捧读，以勿忘今日垂怜之意。区区微衷，本欲一一酬和，无如驹隙促人，恐碍君等行路。”柳曰：“日云暮矣。”松曰：“子其行乎？”竹曰：“好，对得敏捷。”桂蕊乃送四人出，与雪香洒泪而别。鸩儿谓挂曰：“往日的客，从未象这四人盘桓一天的。”桂曰：“他客正恐挥之不去，如今日尚虑挽之不留。”鸩儿曰：“接客要如此用心才好。”桂曰：“自有分别。”言毕，桂向延秋馆里而去。

第十段

松风欲合二姓好 艾炙伪作两边书

雪香自见桂蕊之后，坐想行思，情致无聊，饮食顿减，不言不笑。其母冷氏屡询其故，雪香低头不答。冷氏自语曰：“俗言‘男大须婚’，本是近人情语。近见吾儿，如玉寂然，若有所思，问之默然不答。得毋将欲遂琴瑟之乐，以致寤寐思服乎？但兰家自回郑州，彼此隔绝音问已十余年，未知彼家近况如何。先前与彼定亲，虽有币聘，却无媒的。吾想松、竹二子与吾儿最是相契，意欲央他为媒，到郑州兰家言及亲事，使吾儿早遂于飞，亦可了我向平之愿。只是他的父亲游西冷未归，奈何？”一日，松到梅家，雪香先出去了，冷氏遂命鹤奴请到内堂，告以雪香烟事，欲请松为媒，往郑州向兰家说。松曰：“雪香大事，伯母命侄往，侄敢不从命。”冷氏曰：“候伊父回否？”松曰：“不必候亦可。”冷氏曰：“待我择日请贤侄一往。”松应诺辞归。

过了数日，忽报兰氏有书至。雪香命鹤奴请送书人到中堂坐，雪香问那人姓名，里闾。答云：“姓艾名炙，世居郑州，与兰氏邻。”雪香问兰氏近况，答云：“甚好。”雪香曰：“自家岳回郑州，家父曾托便人寄札问候，何竟无一回音。嗣后十余年音问隔绝，今见来书真非易事。”艾曰：“梅兄请急开缄，小弟立等回音。”雪香拆书视之，其略云：弟自回郑州，忽忽十余年矣。因无便鸿致稽修候，惆怅殊深。去年某月闻令郎已完婚某氏，致令小女空房，来龙何胜愤懣。回思从前两家

定姻，本无煤约，安能历久不渝。因叹世事变更，大抵皆然，殊不足怪。今春幸托天缘，小女许嫁某氏，颇得快婿，屡欲致书问及悔盟之由，无奈道远无因。

适际艾某访旧贵处，专修寸褚，致诸阁下，云云。

梅雪香阅毕，笑曰：“甚矣！人不易知也。家父常言兰瘦翁迥异尘俗，今观所为，真庸夫俗子。”艾曰：“瘦翁闻兄已完姻，故另择婿，其过当归尊府。”雪香曰：“这是何曾的话，我家岂做此不近情理之事，彼奈何听无稽妄传，毫不加察，遂将女儿别字。”又谓之曰：“尚未于归否？”艾曰：“已嫁矣。”雪香扯书掷地，目瞪口呆。艾曰：“事已成矣，将如之何？兄请息怒，小弟立等回书。”雪香遂作书痛责之，艾得书辞去。

雪香以告其母，冷氏怒曰：“彼说无媒妁不足为凭，教他还我定聘双股钗来。”遂召松至，告以故，且曰：“候伊父西泠归，到郑州与之论理。”松劝慰一会而去，于是请松郑州之行遂止，然而不知兰氏书之伪也。

送书来人艾炙，本西泠人，诡言郑州耳。先是兰瘦翁改名贾遁翁，移家西泠，与艾炙居处不远，艾闻其女猗猗，才貌无双，欲为坦腹，托友人蒲某为媒。蒲某到瘦翁家，对瘦翁曰：“闻翁令媛有林下风意，欲作个红线。”瘦翁曰：“小女已许字罗浮梅氏，无劳兄台费心。”蒲某闻已许字，遂不提出艾炙求婚，但问曰：“梅氏令坦曾过门否？”瘦翁曰：“定姻时小婿甫三四岁。自我迁居后，不通音问十有余年。小女年已及笄，将欲专人递书，去为女儿完姻了。”蒲曰：“想梅府公子定是快婿。”又略略闲叙而去，对艾炙曰：“事不谐矣。”遂将瘦翁之言悉以告艾，艾炙求婚之念亦息。然深慕猗猗才貌，终割不下。

一日，忽想到梅家久无消息，此中有隙可寻，或者破彼婚

姻成我秦晋，也是常事。且贾遁翁欲专人递书梅氏，我不如到罗浮一游，为彼寄书，于中取事，且可访查梅氏根柢，以便回报遁翁。

主意定了，乃托言访旧罗浮，择日觅舟去。瘦翁闻之，谓艾曰：“我小婿家在罗浮，正欲专人寄书去，闻足下欲往彼处，烦带一札。”艾允诺，瘦翁修书附艾。艾归家，拆视之，书中历叙播迁改姓之由，且言定亲时无媒的，欲请媒完姻等语。艾悉其始末，乃曰：“贾遁翁原来姓兰，我今日才知哩。彼由罗浮迁郑州，是梅家晓得的。由郑州而楚泽，而湘南，方到西冷，梅氏一概不知。我今作伪书报梅，言兰氏女已嫁，谅梅纵然访问，不过向郑州去，决不得到西冷来。”遂作假书，至罗浮寄梅氏。雪香所视之札，乃艾炙伪作兰氏书也。艾自罗浮归，又将雪香回书拆视，复假作札以报兰瘦翁，大略言：屡次寄书郑州，从无回音，以为泄还忘远人之恒情。且定姻未有媒的，恐事有变迁，已娶某氏女为媳，令媛请再相位云云。瘦翁曰：“不料梅瘤翁竟作此等事。”入告夫人池氏，夫人曰：“你我年已六旬，膝下只有一女，许字罗浮，道途甚远，吾方以为忧，今梅家既别娶，为女儿再向近处择婿可也，何必闷闷不乐。”瘦翁默然而吧。

第十一段

松翠涛为花乞命 桂月香入庙焚香

梅雪香自得兰氏伪书，心甚不乐，欲再为求凰计，且自忖曰：“昔日与兰氏定亲原系父母之命，无论妍媸亦听之而已。今兰氏已别字他人，我欲再说亲事，必须才貌双绝，这合卺杯决不与俗人共饮，虽我父母亦不能强我所不欲。前日见销魂院桂蕊，颇称我意，只是流落青楼，怎好告我父母，然如此美人，我终是割舍不下。欲再往院中一会，奈无数十金。欲再向山解谷说，又难启齿，真是天台刘阮再去无因。”自是雪香思念桂蕊之心愈挚。

一日，闷坐无聊，独步郊外，因思此去销魂院不远，曷到彼处打探佳蕊消息。遂信步走到院前，小厮是认得的，笑迎曰：“梅老爷来了，请到里面。”雪香曰：“今有事羁身，不得到你院中，你家桂姑娘好否？”小厮曰：“桂姑娘自老爷们去后，病了些时，前日病略好了，遇着一位老爷，将言语调戏她，她抢白那老爷几句，那老爷恨恨而去，捏词告到县里。县太爷要羞辱桂姑娘，出了拘票，公差日日在院中要桂姑娘去。用了好些钱，买动公差，宽限十日，这两天差人才没有来。欲寻个门路，向太爷求情。一来没好门路，二来这太爷的情轻易不好求，恐怕十日限期已过，难免不出丑公堂哩！”雪香听完这话，肝胆俱裂，对小厮曰：“今日不到院中，改日来吧。”一路行时，且行且思，叹曰：我这样多情美人，忽遭凌辱，我梅雪香不能救她，如之何哉？又行一会，却想到这县令，系松老伯为大夫

时所取门生，与翠涛兄有世谊，不如央翠涛关说，或者可以无恙。遂急走到松家，进快雪亭，松见雪香到，起身迎之曰：“雪香，今日何气象愁惨如此？”雪香告以桂蕊之事，松曰：“深可惋惜。”雪香曰：“翠涛，你何不救之？”松曰：“我何能救？”雪香曰：“你与县宰有世谊，若作书为花乞命，决无不允，只是怕你不肯援手耳。”松曰：“倘书去不允，奈何之？”雪香曰：“尽人事以听之。”松乃作书为桂蕊请，其略云：弟负性疏狂，原不以声色介意，但花月场中，偶然游戏，亦可娱目骋怀。前逢上巳，欲为寻春之举，而章台柳色，半属虚名。

歌舞当筵，绝无当意。惟女校书桂某，丰致殊佳，可称群空翼北，遂与尽一日欢。刻下闻徐娘因事牵引，就鞠琴堂，将有月缺花残之恨。其一切颠末，自当效法治之，非弟所敢与闻。只念此辈苹花无力，只好随波。而葵藿有心，终思向日。偶苦海之沉沦，亦仁人所宜悯。明公泽及草木，局施格外思，使被得沾余惠也。昔钱穆父刺常州，宴客将筮一妓，妓哀请。钱云得座上欧阳永叔一词当贷汝，欧公为赋一阕，遂释之。弟虽非永叔，而公则今之穆父也，请为小词，为花请命。词曰：燕子楼头玩赏，莫愁湖里盘桓。缅想旧欢多少事，别愁先日难觅。底事令人惊也，当门忽听锄兰。杨柳轻怜雨重，海棠娇畏风寒。一片相思休不得，曲哀都附毫端。寄语河阳贤宰，莫教枝上花残。

书上邑宰，宰复札云：“足下欲看河阳春色，弟当高立采幡，密护金铃，决不使花枝狼藉也。”自是邑宰召讼佳蕊者，谕以酒地花场，不可失足，而置桂蕊于不问，桂乃顿解愁肠，而究不知有松札为之关说也。

一日，向紫姑庙烧香还愿，廊下坐有二客，宛似幕友。桂

蕊从廊下过，二人正谈此事。其一曰：“若不是松翠涛讲情，那妓难免不出丑。”其一曰：“松翠涛书札写得甚好。”桂蕊停步，再欲听之，二人看见桂蕊淡妆素服，丰姿绝世，这凝眸不语；桂蕊见二人着意看己，也就走了。一时来看佳蕊者甚多，群相讶云：“不知是谁家女郎，如此美好。”皆因桂蕊不轻见客人，多不认得她故也。

桂见观者甚众，急急烧香而去。回到延秋馆坐定，自思曰：“我只道前日的事是县主开恩，今听那二人说，原来是松翠涛讲情。这松翠涛是今春上已来过的，其时同来者有梅雪香、竹山谷、柳曲江四人，俱属多情。惟梅郎用情独深，我所留意者只在梅郎，不意松翠涛乃有如此大恩，若不图报，算不得我桂月香也。”遂将此事原由告知鸨儿，鸨儿亦喜。桂蕊曰：“前上巳时，是松、竹、梅、柳四人同来，谅松为我讲情，竹梅柳三人亦必与闻，得一个来问个明白也好。”遂谓小厮曰：“前上巳日来的松、竹、梅、柳四位老爷，你若看见一个，必须与我请进来。”小厮应诺而去，鸨儿也出去了。桂蕊叹曰：“似我红额薄命，流落青楼，终无了时。酒地花场，如坐针毡。前遇暴客遭其凌辱，不是松翠涛关说，几乎暴露公堂。久欲离此苦海，未得其人。前见梅雪香，才貌双绝，情致缠绵，便欲以身相托，但素昧生平，实难启齿。今蒙松翠涛大恩，亦当结草，我欲出谷迁乔，舍松、梅二人莫属也。但不知或松梅，果能如愿否？”寻思良久，泪落沾襟。菊婢劝解，番而罢。

过了两日，梅雪香欲再探桂蕊消息，独到销魂院门首，小厮接着曰：“梅老爷请到里面。”雪香曰：“你家讼事已平息了？”小厮曰：“已平息了。”雪香曰：“桂姑娘好否？”小厮曰：“好哩！老爷请到院中。”雪香曰：“今日没有带得费金，怎好进去？”小厮曰：“是桂姑娘的意思，命我看见老爷，

即请到里，而不消要得什么费哩！”雪香甚喜，遂随小厮向延秋馆去。

第十二段

桂月香作诗寓意 梅如玉观鱼微吟

梅雪香走到门首，小厮便走出去。雪香独进馆中，见桂蕊凭栏支颐，丰姿如故，而清减异常。桂蕊闻步履声，回视之，乃笑迎曰：“梅君怎轻易不来走走。”雪香曰：“我前几日曾到院前，遇见小厮，问月香姊近况。小厮说是病了些时，我已痛心，及说到构讼公堂，不觉肝胆俱碎。焦思良久，忽想到翠涛与邑宰有世谊，急到松家央翠涛作书关说，幸蒙翠涛慷慨，邑宰准情，方才放心。”

但我自付缘薄，难希再遇。今朝又到这门首访消问息，亦不过欲悉近况，稍慰鄙怀。至若重睹芳容，非所能及，不料小厮一见，即请到这里来，真是喜出望外。”桂蕊听毕，乃曰：“前日之事始以为县主恩，继而知为松君思，而不意思实自君出也。前感多情，今项大思妾何以为报？”言讫，倒身下拜，雪香答礼曰：“我梅雪香不过怜才耳，何恩之有。”拜毕，同到馆里坐定。桂蕊呼菊婢筛茶，菊婢捧茶出，桂蕊曰：“此婢是妾买的，不与院中相干，长大时妾决不许她接客。妾倘有出身日子，必带她离此地狱。”雪香曰：“此婢得月香姊接引，亦是大幸。”桂曰：“只是没人接引安哩！”雪香曰：“月香姊如此才貌，决不致久困风尘。”桂蕊长叹一声曰：“正不知此事何日才了也？”雪香默然良久，乃曰：“月香姊命小照接我进来，有何见教？”桂曰：“因闻松君为妾讲情，欲问个明白耳。”雪香曰：“月香姊近来容貌何竟清瘦乃尔？”桂曰：

“自上已与君一别，忽忽不乐，似构微疾，时重时轻。加以暴客凌辱，愈增烦闷，故致如此消瘦哩！”雪香曰：“从今以后，风波既定，姊宜放怀消遣，调养精神，勿过为烦愁，致使伤玉体。”桂曰：“此地非安乐窝，如何能放怀消遣？”雪香曰：“有道是随遇而安。”桂曰：“富贵贫贱皆可随遇，惟此烟花巷里决不能安。”雪香曰：“姊言亦是。”乃起身走到阶前，见那株海棠绿阴密茂，谓桂曰：“我从前来时，海棠盛开，于今满枝翠叶，虽则豫茂，无复旧时娇态矣。”桂曰：“物犹如此，人何以堪。聊口占二绝，以寄意。”娇容无复旧胭脂，花易飘零君未知。

寄语惜花花下客，看花须及盛开时。

一枝无主自芬芳，雨打风摧最可伤。

花落花开人不管，闲愁吩咐与东皇。

雪香曰：“月香姊生未逢辰，致令一派杜鹃声，都向诗中吟出，未必非东皇之过。可惜我梅雪香……。”却说雪香说到此句，忽禁声不语。少时，复曰：“前日已闻高吟，今日复聆妙句。月香姊真不愧女中博士，但犹只见一斑，未窥全豹。责将平日所作一并示教，使我顿开茅塞。”桂曰：“拙句非不甚多，只是率尔操觚，毫不经意，大半附诸祝融。略存近作数首，亦属烬余，君若不嫌污目，妾愿献丑。”佳蕊乃启篋笥，将草稿数纸附雪香阅，中有七古一篇云：桃叶桃根春未晓，三更血泣子规鸟。欲传幽恨起毫端，笔大如椽传不了。妾家本住鹫峰颠，生长红闺记少年。拟共天孙弄机杼，还招月姊斗婵娟。腻粉轻翻碧桃涨，盈盈十五花初放。可怜阿母惜如珍，一颗明珠擎掌上。有时绿绮奏良辰，有时丹青写丽春。织锦文怜苏氏女，簪花格学魏夫人。多少蹇修双壁请，东床未定红丝聘。狂风骤雨迫萧条，始信红颜真薄命。一朝飘泊溷香埃，子夜歌残心已

灰。池边怕看鸳鸯鸟，座上惭衔琥珀杯。车马盈门求燕好，输金竞买红儿笑。莫愁却是带愁来，菊瘦兰悲天亦悼。缠头姊妹尽花团，斜眸低声唤小官。我本名园清洁侣，琼枝珍重伤栏干。绿慳失足烟花队，哪肯留情还献媚。歌扇舞衫依尽抛，生平不惯箏琶事。

相加有意结丝桐，抱恨低头颊靥红。空间巫阳求暮雨，岂随桃李笑春风。不料当门留劲草，娇花偏惹狂蜂恼。势将锄尽株与根，剩叶残枝都莫保。天地于人泽本宽，彩旗轻扬一枝安。终嫌苦海波涛恶，九曲肠回片刻难。飒飒悲风鸣铁马，三更鸦噪银灯地。无声冷露湿中庭，不语文颐海棠下。愁怀寄月月无愁，顾免偏来燕子楼。推出余晖闭闭户，残花怕对素娥羞。孤衾无奈眠孤鹤，只说黑甜乡里乐。魂梦伤心似醒时，鲛珠暗向枕边落。欲寻归结寄余生，都是悠悠陌路情。人孰真心怜简简，我从何处唤卿卿。春来乍见司花王，眼底伊人心暗许。弄玉虽居引凤台，萧郎无意吹萧侣。君不见文姬十八拍，声寒苦调凄音泪。黠斑阿瞒不惜黄金贵，赎得蛾眉返汉关。君不见朝云义气千钧重，甘与髯苏晨夕共。一旦香消玉永埋，坡公犹悼梨花梦。吁嗟乎！出出泉水人争鄙，敢望鹿车挽归里。但抱绸食视昂参，残脂宿粉甘心死。吁嗟乎！思君难置更歛域，君本多情岂弃予。杯水早须怜涸鲋，莫从肆上索枯鱼。

雪香曰：“月香姊所谓‘眼底伊人心暗许’，正属何人？”桂曰：“梅君你试猜之。”雪香曰：“姊阅人多矣，教我从何处猜？”桂曰：“我这里人原无多，如尚异庸俗稍知风雅者，无论也。其有英姿飒爽，襟怀洒落者，不过两三人。至若丰神秀逸，情致缠绵，既见令人慕，未见令人思者，则一人而已，有何难猜！”雪香曰：“我实猜不着。”桂曰：“只恐君已猜着，但不肯言耳。”雪香曰：“非也，本来未猜着是何人。”说

毕走向太湖石畔，临池观鱼。桂见雪香临池，因口占一绝以晓之。

盈盈一水净无尘，浪定光合宝镜新。

莫向池中猜幻影，自家且看自家身。

雪香曰：“月香姊，你看这池中游鱼甚乐。”桂曰：“乐鱼之乐者，亦当忧鱼之忧。”雪香笑曰：“鱼有何忧？”遂离池畔到阶前缓步微吟。桂蕊细听之，乃诗一首，诗云：

掉尾扬鳞得自娱，小池清浅亦江湖。

剧怜涸鲋思杯水，惭愧思波一滴无。

末一句，雪香接吟数次。桂曰：“梅君有诗，曷大声一吟，使妾洗耳。”雪香曰：“非作诗也，有所触耳。”桂曰：“梅郎请到里面坐。”二人遂复至馆中坐定。桂曰：“妾已逢君两度，尚未悉君家事，敢问君家有多少人？”雪香曰：“惜无花萼联辉，犹幸椿萱并茂，此外则书童鹤奴而已。”桂曰：“君家严想必家规甚严，今日到此亦非易事。”雪香曰：“这却无妨。”桂曰：“君既视为无妨，妾又不能不以正言相告，凡是花街柳巷，最易惑人。似我桂月香的只伯少有，君尤宜自重，勿致失足。”雪香曰：“我视月香姊如天上仙姝，故尔心折，其余没一个得到我眼中，何能惑我！”桂曰：“君高着眼孔，妾已素知，只是尤宜谨慎。”雪香曰：“金玉之言敢不铭心。”桂曰：“君已谐琴瑟否？”雪香摇头无语。桂曰：“夫人是哪家？”雪香曰：“尚未。”桂曰：“以君才貌，定有名媛相偶。”雪香曰：“佳人难得，有如姊者则生平愿足。”桂曰：“贱妾何足挂齿。”忽雨势欲来，雪香辞去，桂留饮酒，雪香恐雨至难行，各怅然而别。

第十三段

桂蕊欲作幻想诗松竹齐到销魂院

桂蕊自梅雪香去后，伤感不已，乃曰：想我流落青楼已三四载，久欲离此苦海，未得可依之人。前见梅郎风流蕴藉，便觉动心。而梅郎所赠诗句，更自缠绵悱恻，望而知为多情种子。近日用祸，将有累卵之危。梅郎以一日之知，急为援手，则不惟多情，亦且仗义。我欲托以终身，非彼莫属。但从前初遇，彼有眷恋之心，见于言词诗句。今日我将言词诗句引动他，却又漠然不闻，是何缘故。哦！我知之矣。彼有父母在，凡事不能自主，故恐我认真说出，难以应允，只好佯做不悟，这也难怪。听其观鱼微吟曰：“堪怜涸鲋思杯水，惭愧思波一滴无”。亦可以见其心矣。只是我欲相依之人，既百不得一。幸得其人，又为时势所阻，似此度日如年，何时方有见天日子。想到此处，不觉泪落。忽闻鸩儿至，遂拭干泪眼。鸩儿曰：“前日那姓松的，为你关说，可问那姓梅的否？”桂曰：“已问明白了。”鸩儿曰：“他如何说？”桂蕊遂将雪香之言大略说了一遍。鸩儿曰：“原来是那姓梅的意见，那个后生倒也可爱哩。”说罢就出去了。

过了两日，桂蕊闷坐无聊，总思念雪香不置，曰：“天下没第二个梅郎，俟他再来时，定要他委曲求全，渡我上岸，不致久于沉沦，但他前日去时，未曾嘱咐他再来，不知他还来否？于是坐亦梅郎，行亦梅郎。万虑千思，神情困倦，乃隐几而卧，忽见梅雪香入，甚喜，起身迎之。雪香曰：“自前日与月

香姊一别，刻不能忘，想到月香姊七言古诗，已知留意于我，因而百计千方，思救姊出此烟花巷。幸天从人愿，一谋即成，今日特来接你，快快同我去。”桂曰：“君有父母，恐不能相容。”雪香曰：“我已告我二亲，二亲甚喜，故敢如此行事。”桂曰：“院中鸩儿视我为奇货可居，彼岂肯容易听我去。”雪香曰：“鸩儿亦情愿哩！”桂喜动颜色，遂同雪香出院。桂问曰：“有轿否？”雪香曰：“此去不多远，步行可也。”桂曰：“前闻君家离此有十里之遥，何云不多远？”雪香曰：“不是接你到家，乃另有一个处所。”桂曰：“既是君的父母甚喜，不使我到家中拜见姑舅，另在一个处所，殊觉未安。”雪香曰：“不过暂住两日，即搬回去。”桂乃同走，果不多远就到了。桂见屋宇虽不壮丽，却甚清雅，喜曰：“我桂月香，今日方离苦热场中，到此清凉地面。”少时，一美人出，丰姿绝世。桂惊讶良久，自忖曰：“不料世间更有如此美人，使我桂月香对之，犹觉形秽。顾问雪香为谁？”雪香笑曰：“拙荆也。”桂乃倒身下拜，曰：“而今而后得侍夫人晨夕，生平之愿足矣。”那美人扶起，笑曰：“桂娘有如此美貌，怪不得我梅郎朝夕思念的。我今一见也生怜爱哩！”桂曰：“夫人过誉，贱妾愈觉羞惭。”遂谓雪香曰：“先来时，走得匆忙，竟忘记唤菊婢同走，待去唤来。”雪香曰：“甚好！”桂到院中唤菊婢，婢闻唤，应曰：“姑娘何事？”桂闻菊婢声，一惊而悟，乃是一梦，叹曰：“方才竟是梦耶！莫非我与梅郎有缘，故梦为之兆耶！哎，梦中境何足为凭，亦不过由幻想所致耳。”谓菊婢曰：“去拿笔墨来。”菊婢捧四宝至，桂乃拟作幻想诗一首，恰作四句，梅雪香与松、竹、柳三人齐至。梅呼曰：“月香姊，在做甚么？”桂曰：“又是梦耶！”定睛视之，见松至，乃跪拜云：“前项大恩，妾何以为报？”松答礼云：“功宜归之雪

香，我何力之有，譬如济人，必赖舟子荡舟，然后可乘风破浪；譬如疗疾，必待医士证脉，然后可投药除府。我不过风耳，药耳。雪香则舟子也，医士也。渡水者酬舟子，不必酬风；疾愈者谢医士，不必谢药。”雪香曰：“翠涛何如此说，自我看来，舟不遇风，舟子亦不胜其劳；疾不得药，医士无从施其技。功还是归你的是。”桂曰：“俱是恩人，均当图报。”松笑曰：“月香姊报雪香则可，我松翠涛决不望报。”桂曰：“妾正思念君等，欲图一晤，不意君等如此齐心，偕来敝馆，真是喜出望外。”雪香曰：“我今早到翠涛家，将前日来此情由，告知翠涛。遂一同到山解谷家，不意曲江已先在那里，我把前事告知，却都要问讯月香姊近况，故尔同来。”桂曰：“真是感谢不尽。”竹曰：“我前不知月香姊遇此暴客，今闻雪香言，犹觉侧然。”柳曰：“翠涛前日寄札县公，应该摆布那人一番才好。”桂曰：“是妾命薄也，难怪那人。既落污泥之中，欲禁人不践踏，亦势之所难耳。”松曰：“月香姊如此大度，尤足令人钦服。”桂曰：“松君过誉，不胜自愧。”谓毕，入内命菊婢办理酒肴。

雪香见临窗桌上，有文房四宝，近前视之，乃桂蕊欲作幻想诗，才得四句。雪香谓松、竹、柳曰：“月香姊原来方作幻想诗，只有四句，却被我等阻兴，待她出来，我与她联句，凑成一首。”松笑曰：“雪香，你与她联不得的。”梅问：“何故？”松曰：“月香姊心花怒放，亦且诗中有眼，你若与她联时，只恐你困在核心。”竹、柳俱为笑倒。雪香曰：“一张滑稽嘴，当置之拔舌地狱中。”松曰：“我松翠涛的舌，阎罗老子怎敢拔。但我所畏者，倒有一人，只尚不知其姓名耳。”柳曰：“何人？”松曰：“雪香的拙荆。”竹、柳复大笑，松又曰：“彼不徒拔我舌，更拔我本，然彼虽拔我本，我亦必塞其

源。”竹、柳笑声不能止。柳曰：“何异想天开乃尔。”雪香曰：“翠涛一片犬吠声，山解谷、曲江听之怎不洗耳。”竹曰：“月香不在这里，索兴言之无碍，若出来时，此等过于识谐语，宜检点些。”松曰：“那个自然。”四人默然而坐。

第十四段

索诗源论可生风 行酒令情深怀古

桂蕊料理酒食，出曰：“暂时失陪，君等何竟默坐？”柳曰：“欲将姊幻想诗联成一首耳。”桂曰：“偶尔簪笔，何敢与君等联吟，致令珉玉错杂。”竹曰：“咏物有情景可写，怀古有事实可稽，俱可联吟，惟这幻想诗是境凭心造。人之境遇不同，即落想亦异，若一联吟，必致大宫、细商杂凄不类，不如月香姊将那四句续成一首，我等亦各作一首之为愈也。”松曰：“山解谷之言极是。”遂请桂蕊将前四句续成。其诗云：

堪怜好梦随流水，幻想挥毫聊复尔。
意蕊香缘拔地清，心花色为游仙紫。
身离苦海波浪中，人在广寒宫阙里。
飒爽秋风不惹愁，团栾冰魄常无死。
三更共话有天孙，一笑相迎来月姊。
碧汉抛梭织锦云，丹霞挟瑟分宫征。
浓妆界服彩霞精，适口珍羞文凤髓。
待字飞琼遇阮郎，重生弄玉逢萧史。
何庸泣别到双星，但得合欢传二美。
棋局哪知千万年，绵绵元绝情如此。

竹曰：“月香姊虽是幻想，却句句为自己写照，如所谓‘飞琼遇阮郎，弄玉逢萧史’，这却不难。”柳曰：“我等亦各作一首吧。”雪香曰：“翠涛先作。”松乃援笔立成一首。
受爵秦帝廷，话旧陶唐牖。

横担驾海梁，伸出摩天手。
长啸谷应声，纵谈云入口。
跃身作龙飞，盟心与鹤友。
泉石傲黄金，榆钱沽白酒。
一醉千百年，卓哉苍髯叟。

桂曰：“松君诗有奇气，真豪杰之士也。”雪香曰：“一醉千百年，不过长作酒鬼耳，有何奇处？”松曰：“酸于当是酷鬼。”柳曰：“翠涛、雪香往往机锋相对，令人解颐，亦是我辈快事。”竹曰：“我俚句已成，终觉想头不幻。”共视之，其诗云：

涓川千亩人诗囊，明月好风相扶将。
苦热炎蒸夏日长，南薰在包座中凉。
佳人日暮倚栏旁，一笑相逢并鼓簧。
玉 银箫列两厢，吹丝弹竹杂宫商。
裂石穿云声飞扬，千霄引手招凤凰。
湘妃对我解愁肠，不洒斑斑泪几行。

柳曰：“如‘佳人一笑并鼓簧’，‘千霄引手招凤凰’，‘湘妃对我解愁肠’等语，真是幻想，何云不幻？”竹曰：“曲江，请教你看看。”柳曰：“我不过随笔涂鸦耳，何足言诗？”松曰：“曲江恭而无礼，则劳直爽些。”柳乃以诗与之。诗云：

年年长此对春风，花里寻芳喜幻逢。
少妇凝妆情宛转，小蛮低舞态玲珑。
知心又到灵和殿，话旧重来靖节翁。
但愿身为千万缕，长堤一一系离骢。

竹曰：“少妇留情，小蛮低舞，真是人生难得之事。如此着想，已觉其幻。至若灵和殿已丘墟，陶靖节已羽化。曰‘又到’，曰‘重来’，恰是幻中情境，一结欲系尽离骢，使天下无

别离。二结更是幻中之幻。”曲江殆欲口吐白凤，何谓信笔徐鸦？”松曰：“曲江作幻情诗，亦自风流乃尔，雪香你的诗哩？”雪香云：“请看。”一醉罗浮总不醒，美人常在花间等。地老天荒万里寒，乡住温柔寝未阑。珊瑚枕上留香梦，扶起多情倚画栋。

朝为寿阳饰晓妆，暮教西子舞霓裳。裁冰偶过大庾岭，月明更抱嫦娥影。

柳曰：“雪香亦是自为写照，与月香姊遇阮郎，逢萧史之句，可谓心心相印。”竹曰：“雪香此诗颇近髯苏。”柳曰：“雪香大约以韩苏为宗，故气象适肖。”雪香曰：“我不过随兴挥毫，并未宗哪一家。”柳曰：“我正有疑怀，今可决于诸公。”松曰：“有何疑处？”柳曰：“敢问诗当以哪一家为宗？”雪香曰：“何必拘拘以一家为宗学焉，而得其性之所近可耳。”松曰：“雪香之言是也。李杜超迈，韩苏排，王孟清真，郊岛瘦劲，温李冬郎芬芳恺恻，香山、诚斋，坦率乐易，皆可作后人津梁。无分中晚，无论唐宋，兼而学之，适符所性，便能自成一家。至若黄山谷之艰僻，王荆公之倔强，坏人笔气等之，自曾以下可耳。柳曰：“我诵古人诗，皆有快心之处，是以难决去取。今闻翠涛言，便释然矣。究之作诗，当以何者为主？”松曰：“专主性情，有性情而后，格律随之，辞藻附之，斯不致有肉无骨。”柳曰：“然则兼学古大家，可能兼长否？”竹曰：“是又不然，翠涛所云，兼而学之，欲广识力，充才气耳。所云适合乎性，即不必兼长之意。杜甫长于言情，太白不能也。永叔长于言情，子瞻不能也。自古皆然，又何庸兼长为哉。”桂曰：“青莲少排律，少陵少绝句，昌黎少近体，亦是不能兼长之故。古人能弃其所短，而愈见所长，正不必为东施效颦也。”柳曰：“顿开茅塞，畅快！畅快！”少时，菊

奴捧酒肴出，酒过数巡，竹曰：“从前是曲江起令，今日我也起一令看。”柳曰：“甚妙！但以何为令？”竹曰：“将园中所有之花，先认定一样，即说施经二句联合，更咏古诗一句为证。”松曰：“古诗亦要明露花名，不用隐语。”雪香曰：“原要如此。”柳曰：“山解谷，你先说。”竹曰：“我认了海棠。”松曰：“《诗经》哩？”竹曰：“至于南海，蔽芾甘棠。”雪香曰：“诗来。”竹曰：“轻把环儿比海棠。”松曰：“我认了牡丹，驾彼四牡，颜如握丹。”竹曰：“诗来。”松曰：“百花丛里看擒王。”竹曰：“罚酒。”松曰：“如何罚酒？”竹曰：“不用隐语，是谁说来？”雪香曰：“真是作法自毙。”菊婢在旁曰：“何不云，堪笑牡丹如斗大。”雪香曰：“此婢甚可人意。”柳曰：“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婢尚如此风雅，月香姊更不待言。”桂曰：“此婢亦何足挂齿。”竹曰：“翠涛，你的罚酒还不吃。”松遂一饮而尽。竹曰：“诗来。”松曰：“菊婢已说过了。”雪香曰：“那算不得。”松曰：“牡丹经雨泣残阳。”顾柳曰：“曲江，该你。”柳曰：“我认了玉兰，金玉其相，芝兰之交。”松曰：“该罚。”柳曰：“怎样该罚？”松曰：“我与山谷都是末一字，你用第二字，如何不该罚！”桂曰：“这却无防。”雪香曰：“翠涛让他些。”松曰：“饶你吧。诗来。”柳曰：“幽兰香送玉人来。”松曰：“这便要罚。”柳曰：“不似你作隐语，如何罚酒？”松曰：“玉兰二字拆开了。”柳曰：“拆开较难，你每所说海棠、牡丹可有拆开诗句否？我为其难，怎倒受罚？”雪香曰：“圣人云，‘吾从众’。曲江违众，该罚。”柳曰：“这倒说得是，饮一杯吧。”饮毕，松曰：“更一句。”柳曰：“皓月清霜映玉兰。”佳曰：“该梅君说。”雪香曰：“我认了夜合花，岂不夙夜，天作之合。”柳曰：“诗来。”雪香曰：“夜合花前人尽辟。”桂曰：“该

我了，我认了金凤花，勿金玉尔音，凤凰于飞。”柳曰：“罚酒，都是四字，月香却说五字，该罚不该罚？”雪香曰：“《诗经》原有五字，这却无妨，且让这一杯吧。月香姊诗来。”桂曰：“凤仙花开出女儿花。”松曰：“这倒要罚，曲江两个字面都有，因拆开了尚且受罚，月香姊只有一个字面，决不能恕这一杯的。”柳曰：“翠涛之言是也。”雪香曰：“月香姊吃这一杯。”桂饮毕。竹曰：“更一句。”桂曰：“指头金凤弹流水。”松曰：“令毕了，大家满饮三杯，收令。”饮毕。

柳曰：“把酒赋诗，自是我辈快事。我欲作怀古诗，俱切美人，限乖、骸、钗、谐、埋韵，八句各指一件，关合一美人、二曲牌、三花、四鸟、五药名、六音律、七地名、八古人，各作一首，以浮太白。诸君以为何如？”松曰：“限韵作诗，缚人才气，又限以险韵尤难稳悦。况八句各指一件，纵尽态极妍，终是小家技量，难入大雅之室。”挂曰：“曲江既有此意，偶一为之，似亦无伤雅道。”松曰：“曲江，你请先作。”柳乃作一首云：

织女佳期信不乖，鹊桥仙本是仙骸。

时开菱镜新梳髻，为整鸳衾任堕钗。

手握牵牛心暂慰，琴弹别鹤愿难谐。

昆明池畔沉灰尽，应与张骞石共埋。

松曰：“用鹊桥仙曲牌，关合织女甚佳。”竹曰：“用牵牛药名亦妙。”松曰：“曲江怀织女，我就怀绿珠吧。”

绿珠底事命途乖，上小楼难保骨骸。

夜合欢空当日梦，子规啼断旧时钗。

香含豆蔻心犹在，泪染琵琶韵未谐。

若有魂归金谷里，石郎稍伴叹沉埋。

柳曰：“翠涛用上小楼曲牌，映合绿珠坠楼事，亦雅切。”

竹曰：“我怀西子。”

漫道西施妙舞乖，醉酒春处放形骸。

床前笑倚芙蓉帐，枕畔慵簪玉燕钗。

兰麝香蕉招蝶慕，笙箫响彻与歌谐。

浣纱津里人谁识，不遇吴王便永埋。

雪香曰：“山解谷收句反跌，令西子而在，亦当首肯，真是善于论古。”松曰：“雪香，你只管说，你的诗哩？”雪香曰：“我怀着秦弄玉。”

萧吹秦女岂音乖，步步娇难禁弱骸。

裙绕金莲平贴地，车乘彩凤俯遗钗。

珊瑚枕上常相伴，琴瑟人间已允谐。

我愿蓝田获双璧，早随雍伯玉同埋。

松曰：“雪香押埋字，用蓝田种玉事。恶字好用，颇见匠心。”柳曰：“雪香已失兰家婚姻，此时求凰甚急，一结更道出自己心思，不徒怀古而已。”竹曰：“月香姊，你也作一首着。”月香曰：“此等诗拘文牵义，亦是大难，妾怎敢与君等抗衡词坛。”松曰：“月香姊又谦起来，真是赘瘤。”月香曰：“我怀哪一个是。”沉思一会，曰：“就是崔莺莺吧。”其诗云：

双文盼到好音乖，独绕红楼借瘦骸。

赠芍原羞轻玉体，画眉无奈拂金钗。

红娘寄语芳情动，绿纺知音素愿谐。

一去长亭人未返，张郎何忍听香埋。

雪香见诗，闭目不语。松曰：“用红娘药名，恰是本地风光。妙绝，妙绝。”竹曰：“月香姊，此诗必有所指，不徒泛咏崔娘。”栓曰：“本无心而作。”柳曰：“如‘赠芍原羞轻玉体’之句，亦是占身分处。”松曰：“雪香装模作样，是何

缘故？”雪香曰：“偶尔困倦。”松曰：“我们再酣饮一回。”于是复赌拳索战，尽兴而罢。

彻筵后，又纵谈多时，日已西斜，四人辞去。桂曰：“倘蒙不弃，愿时聆清诲。”松曰：“不日必来。”桂曰：“松君大思刻铭肺腑，无以为报奈何？”松曰：“此事何足挂齿，以后再也休提。”遂散去。

第十五段

种翠馆良朋仗义 销魂院竟夜谈心

四人同出院中，柳自回去。松、梅复到竹家，入种翠馆坐定。

竹曰：“我观桂蕊甚是留情于雪香，所作怀古诗末句云，‘张郎何忍听香埋’具有深意。”松曰：“空空留情，也是枉然。”雪香曰：“我非不欲援手，无奈清风两袖。”竹曰：“怜才的心谁独无有，雪香若欲援手，我必玉成其事。”雪香曰：“似月香这样才貌，鸩儿必视为奇货，非千金必不轻售，我何能为？”竹曰：“区区数百金尚可为雪香谋。”松曰：“雪香此事决不可行。”雪香曰：“怎不可行？”松曰：“桂蕊虽肯守贞到底，落于青楼妓馆，老伯与伯母必不听同，自行此事。若不告而行之，日后不能如愿，将何安顿哩？”雪香曰：“姑且救她出院，日后缓缓图之。若一时势不能听其别字，亦所甘心，决不令其于烟花巷里埋没终身。”松曰：“雪香如此说，不惟情深，亦是义举。我亦当为尽心谋之。”竹曰：“所需费用，我自任之。雪香可急办此事。”三人坐谈一会方散。

雪香见竹慷慨，遂决意欲救桂蕊出院。一日，复又到销魂院中，桂蕊喜不自胜，曰：“雪香真信人也。”雪香曰：“一见月香姊，欲时时得接清谈，特恨居处甚远，不能源源而来耳。”桂曰：“一与君接，觉精神俱爽。”雪香曰：“闻姊往日遇有过客，俱漠然视之，何幸我梅雪香，得蒙青眼。”桂曰：“骥困盐车，负领而上虞坡，见伯乐而长鸣，知其识己也。

妾虽难比骇骥，君实今之伯乐，故不禁长鸣耳。”雪香笑曰：“虽相赏于化牡骊黄之外，但恨我乏千金。”桂曰：“这却不难。”雪香屡欲言及救桂出院之事，中心惶惑不定，启口辄止。二人复纵谈多时，菊婢捧洒食出，对饮欢畅。酒罢，雪香见有棋枰，曰：“月香姊琴诗俱佳，想必棋亦精妙。”桂曰：“略知布局耳。”雪香曰：“肯手谈否？”桂曰：“愿为孙臆学兵法于鬼谷。”雪香笑曰：“只恐逢蒙杀羿耳。”一局未终，不觉日已昏黄。桂曰：“君奔走道途，安心不安，今日可在馆中下榻，作竟夕谈，不必薄言旋归。”雪香见日已暮，恋恋不舍，遂止宿焉。

少时，高烧银烛，二人复整齐队伍。菊婢将馆门掩上，曰：“做一个关门杀贼，棋过数枰。”桂蕊命菊婢入内办酒。雪香故落一子于地，俯身寻觅，暗将桂蕊金莲一捻，但觉弓鞋贴地，似初长猫头笋儿，不上三寸。雪香心摇魂飞，徬恍莫定。桂若不知，顾谓曰：“不寻口巴。”雪香无心布局，了无伦次。桂笑曰：“君欲‘乱敲棋子落灯花’耶？”菊婢出，收起残局，置酒席上。桂命菊婢新设卧榻，以为雪香息偃之所。菊婢应诺而去。

饮到杯盘狼藉方散。桂命菊婢收拾残盏先睡，复与雪香对榻清谈。桂曰：“妾有曲衷欲诉，不知郎君肯听否？”雪香曰：“月香姊之言自当洗耳敬听。”桂曰：“妾遭不幸，流落苦海，久欲呼救，未得其人。今春乍遇郎君，便自心折。君亦垂青不弃，情致缠绵。比时欲吐衷情，却因邂逅相逢，恐致冒昧，且竹、柳诸君在座，不便启齿。然而中心拳拳，未尝一日忘也。嗣遇暴客，复顶大恩，遂自誓定以此身相报。及君来时，每欲明言，终觉腼腆，是以诗词言谈，时露微意，而君竟置若罔闻，较初来时转似情浅，不知却是何故？”雪香曰：“出院事亦非

容易，我自恨力薄，莫克承任，恐口惠而实不至，故不敢认真说起，但含糊过身耳。”桂曰：“即此亦足见君志诚，妾亦料君有高堂不能自主，但当区区微衷，誓不他适，必须委曲求全，救我余生。”雪香曰：“前日我与松翠涛、竹山解谷商议，幸山解谷愿出资相助，我自当为姊援手，不必烦姊叮咛。”桂曰：“松、竹二君真是义重管、鲍，但安素所蓄积，颇有千金，或不致劳竹君相助。”雪香曰：“如此更好。”桂曰：“此情令君父母知否？”雪香曰：“此时不必令知，俟出院后缓缓图之。”桂曰：“妾若得侍郎君，所谓生死而肉骨也。但君年已二九，尚未牵丝，尤宜早为求凰计。”雪香曰：“若得月香姊相伴足矣，又何求焉。”桂曰：“妄出身微贱，得赋小星，平生愿足。君须留意天台。”雪香听到此处，一时把持不定，起榻走至桂蕊床边坐定，执桂手笑曰：“玉笋春葱，秀嫩乃尔。”桂低头不语。雪香抱住柳腰，桂亦魂销力软，以手扶雪香肩。雪香笑曰：“今日暂借青楼作蓝桥可乎？”桂欲相就，忽转念曰：“行不得也哥哥。”雪香曰：“姊姊，怎么行不得？”桂曰：“哥哥，你放手，我说得你听。”雪香遂释手曰：“请说。”桂曰：“青楼妓馆过客甚多，今日一块璞玉被君雕琢，日后何以自明，不如守此完璧候君异日。”雪香喜曰：“足见姊姊贞操。”又曰：“先我故落棋子，捻着弓鞋，姊姊何竟不知？”桂以手掩面，曰：“非不知也，此身将欲与君，何惜一足。”雪香曰：“莲花可再一现否？”桂不语，以帐蔽面而坐。雪香抬起双钩，置之膝上，摩抚半瞬，曰：“两峰并峙，不盈一握，真爱煞人哩！时已鸡鸣。桂曰：“梅郎请去安歇，彻夜长坐，恐伤玉体。”雪香曰：“姊何爱我之深！”于是就榻解衣而寝，佳亦睡去。

比及天明，桂呼菊婢起，煨水烹茶以待雪香。桂梳妆已毕，

雪香始起，菊婢服事周至。雪香欲辞去，桂留早餐，雪香乃止。桂取所画鸳鸯图，请题句。雪香题云：

一宿便交颈，鸳鸯梦难醒。

有时相对飞，水面浮双影。

题毕。挂曰：“聊以持赠。”雪香遂收而怀之。早餐毕，桂复赠以诗曰：

从今便可散千忧，自信明珠未暗投。

乔木将迁出幽谷，巨川欲济得轻舟。

空含荡妇三年泪，少嫁商人一段愁。

不遇范公全晚节，西施谁与泛湖游。

写毕，递与雪香。雪香亦怀之，遂辞去。桂送之曰：“昨晚所言，君须在意。”雪香曰：“我必速作此举，不烦嘱咐。”乃出院归。

第十六段

隔蓝桥月香莫靚 游西冷如玉省亲

雪香自院中归，书童鹤奴曰：“相公昨晚在哪里去了？太太命小的在松、竹二相公家问，都说是没有来。小的等到半夜，方才关门去睡哩。”雪香曰：“我在柳相公家去了。”鹤奴曰：“哪个柳相公？”雪香曰：“就是从前游春，在赏酒亭会面的。”鹤奴曰：“是的。”雪香入内见母，冷氏曰：“你昨夜哪里去了？竟不回来。”雪香曰：“在柳曲江家。”冷氏曰：“我从没有听见，你有姓柳的朋友。”鹤奴在旁曰：“这柳相公是与竹相公相好的。今年春上，相公同松、竹二相公出去游春，会过一次。”冷氏曰：“既与竹山解谷相好，怎不与他同去。”雪香曰：“是在半路遇见的，他必强邀到家，故未与山解谷同去。”冷氏曰：“今春才会过一面，何便打搅人；家。”雪香曰：“他必留饭，饭后天暮不能行，遂宿一宵。”冷氏曰：“以后夜里少坐人家，免得鹤奴候门。”雪香应诺而出。欲急到松，竹家商量桂蕊之事，恐母以日日外出见责，将行复止。

闷了两日，正欲到松、竹家，不意二子偕来。雪香喜曰：“二兄应念而至，真慰我心也。”松曰：“雪香前夜往哪里去了？”雪香以实告之，竹笑曰：“我亦疑在彼处。”松曰：“桂蕊从不宿客，何独留你，看起来不留客亦是沽名。雪香前夜领略一番，果是未绽海棠否？”雪香曰：“虽是留宿，不过对榻清谈，绝无他事。”松曰：“坐怀不乱，古今没第二个鲁男子。雪香虽矢天日，其谁信之？”雪香曰：“不信由你。”竹曰：

“一夜清淡，哪有许多话说。”雪香遂将桂蕊之言，一一告知。竹曰：“彼所蓄积已有千金，鸩儿纵不贱售，也不为难雪香，可亟图之。”雷香曰：“如千金尚不肯售，奈何？”竹曰：“我前已说过，如费用有缺，我自任之。”松曰：“雪香自可放心，山解谷谅非虚语。”三人谈论一会而散。过了数日，雪香复到销魂院来。鸩儿见连来数次，并无一文烟花费儿，遂将前恩忘了，转生厌弃，答曰：“今日桂姑娘被人家接去，老爷改日来吧。”雪香依然而返。一连去了数次，鸩儿俱架词支吾，不容一见。

时值天气炎蒸，路不堪行，‘雪香遂有月余未去。’到八月初，残暑已退，清风徐来，冷氏谓雪香曰：“你父自春初游西冷，至今未归，又无音信，不知在何处栖迟，我久欲命汝去寻个消息，因天热未便，汝今可到西冷，接汝父亲回来。”雪香曰：“孩儿正有此意，但老母在家无人看管，必须嘱咐松、竹二兄。”冷氏曰：“这也可得。今日初二，初四是个吉日，便好觅舟起程。”雪香应诺而出，心中念着桂蕊之事未就，遂急到销魂院来。冀图一见。鸩儿终是相阻。雪香调张，复到松家，竹山谷已先在那里。

雪香曰：“正欲会了翠涛，即会山解谷，不期一齐都会着了，省我走路。”松曰：“雪香何颜色匆遽乃尔？”雪香曰：“初四日将往西冷，接我家严，但家母无人看管，意欲拜托二兄。”松曰：“雪香怎说拜托二字，伯母即我母也，自当事奉殷勤。”雪香曰：“如此则感谢不尽。”竹曰：“老伯去西冷数月，雪香定省久疏，此去正是为人子的道理，但桂蕊之事奈何？”雪香默然，竹曰：“桂蕊以身相托，雪香既亲允诺，若谋而不成，岂不是薄幸一流。”雪香曰：“我正为此事挂怀。前去数次，鸩儿见阻。今日又去，复不能见，不知鸩儿是何意

思？”松曰：“有何意思？此辈眼中只认得阿堵物。雪香去数次，一毫金货没有，故不容相见耳。”雪香曰：“弟欲速成此事，不料屡未得见，以致迟延至今。兹复有此远行，心实委决不下。”松曰：“雪香可放心去，此事我与峡谷必当尽心谋之。”雪香曰：“若得二兄仗义，小弟铭感五中，但宜速勿迟，恐其事久生变。”竹曰：“雪香去后，我必与翠涛作速办理。”忽鹤奴至曰：“太太请相公回去。”松曰：“今日暂别，明早我同山谷必来。”雪香辞松、竹归。冷氏曰：“你在哪里去了？今日可将行李收拾齐备。”雪香曰：“到翠涛家去了，行李也没有什么收拾。”说罢即到索笑斋去。

次日，松、竹果来，冷氏闻知，即出相见，谓松、竹曰：“小儿明日往西冷寻他父亲，家下无人，恐有些小事，敢劳二位照应。”松曰：“这是自然，不须伯母吩咐。”冷氏又细问二家近况，松、竹俱说过一番。竹曰：“雪香年已十八了，婚姻之事也须早议为妙。今到西冷，往返数月，今年又过了，倘有可以相对的，伯母亦可作主。”冷氏曰：“近处没有什么合适的人家，还劳二位留心。”松曰：“侄与山解谷自然留心。”冷氏曰：“我闻西冷人物秀雅，孩儿此去会见你父，倘有相得人家，定一头亲事回来也好。”松曰：“奇缘作合，也未可料。雪香正须留意。”雪香曰：“一切相托，弟自西冷回时，自当登门叩谢。”松曰：“所托的事，俱是义不容辞，但恐有做不到处耳。”冷氏曰：“二位贤侄不须走了，我去办午饭来。”竹曰：“叨扰伯母怎好。”冷氏入内去了。松曰：“山谷你怎想到雪香婚姻之事？”竹曰：“为月香留过进步耳。”松曰：“何故？”竹曰：“趁老伯未归时，急将月香废出，谎言有个门户相当人家，为雪香作伐。伯老以我等为实，必然应允。后来完姻时，以月香才貌，哪个大家子女比得上，伯母一见，必

更欢喜，益信我言匡妄，这事岂不不知不觉就成全了。”松曰：“是便是，倘伯母已经允诺定聘，老伯回时访查人家，你将何以处之？”竹曰：“我有个疏远戚属。子然孀妇，将月香作彼女儿，亦可遮掩。”松曰：“荒唐事切不可做，山解谷这个主意差了。”雪香曰：“且将月香赎出，再作计较，见机而行，不必预为筹划。但即此一计，已足见山谷为朋友心切。”少时，鹤奴排上筵席，饭后二生辞去。雪香曰：“所托无容多赘，明早弟即行，二兄不必来唱渭城，弟亦不理府作别。”二生既去，雪香入内，冷氏曰：“要请个人背行李才好。”雪香曰：“一直水路，不须带人，多费用度。明早命鹤奴送行李到船里去便了。”次早，雪香将月香所赠鸳鸯图及所赠诗，并自己诗稿一并放在行李中，为在舟中消遣。随步遂入内辞母，冷氏曰：“别无多嘱，寻见父亲，作速一齐回来。”雪香应诺，鹤奴送行李上船即回。雪香开船而去。

第十七段

遇美人天台无路 咏西子古寺造因

雪香命舟子开船，幸得一帆风送，不日即抵西泠。时鸦背斜阳，已落湖山，舟子将船泊岸。只见岸上一带人家，不过数十所，宇舍却都清雅。雪香欲上岸散步，舟子见西北云起，奔腾而来，谓雪香曰：“梅相公不必上岸，等时有大雨来。”雪香见天色不好，也就不上岸去。忽然风雨大作，彻夜不止，到次早犹然如故。雪香推窗视之，只见浓云匝地，白浪翻天，乃曰：“昔坡公有诗云，‘黑云堆墨尽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恰似今日境况。”因口占一诗云：

雨雨风风势未休，行人泛宅住轻舟。

涛翻高岸吞吴艇，身屈低舱作楚囚。

满耳声喧言莫辨，一窗罅漏水交流。

坐眠都觉无情绪，孤负江干客里秋。

吟毕，即将诗稿拿出，随笔写在稿上。舟子曰：“我从前载个客人，送我一柄白纸扇，请相公写几个字。”雪香遂将前诗写上。

忽见月香所赠诗及鸳鸯图，触起怀思，愁动颜色。舟子曰：“相公怎么这样愁闷？”雪香曰：“天雨困人，真难消遣。”舟子曰：“相公是没有做个客人的，我每常在江湖上走，像这样天气不知遇着多少，似你这样闷法，不闷坏了人？我有一个歌，唱得你听听，也可解闷。”雪香曰：“甚妙。”舟子乃扣舷而歌。

[川拨掉]花红两岸掩映，牙樯锦缆一帆。风送一帆，风送到桃源，正是武陵二月天。凭谁夸米家船，凭谁夸大乙莲。

[前腔]南薰拂面，漾得湖光潋潋。一篙撑去、一篙撑去采红莲，莫打鸳鸯交颈眠。看日落大江边，正荷净纳凉天。

[滴溜子]清波净、清波净，蓝光一片。秋风里、秋风里，又听渔舟唱晚。更月落乌啼夜半，惯作客清眠。不怕钟声乱，正好泊征船，枫林隔岸。

[前腔]鸣冻雀、鸣冻雀，雪花烂熳。爱冬日、爱冬日，流清未断。且独钓在寒江古岸。又听得鸣榔声，款乃一串。待问榜人呵，何处好扬帆，说到梅花溪畔。

[尾声]是几时，乘风万里，水连天。准备着，今番破浪，随人愿。做一个罢钓归来，不系船。

歌毕，曰：“这也是一个客人，阻风扬子江头作的。梅相公，你说好不好？”雪香曰：“有此妙曲，又有此妙音，真可遣闷。”连下了三日雨，忽远岫云归，斜阳影露，舟于欲解缆开船。雪香曰：“今日不走吧，我闷了几日，要上岸去走走。”遂闲步岸上，行不数武，见一带围垣，知是人家后院。听得角门一声，雪香回头看时，有青衣女婢，甚是秀雅，偕一绝世美人走出。刚到门首，美人看见雪香，急命婢关门入去。雪香惊讶良久，曰：“吾梅雪香，只道如月香姊容貌天下没第二人，不料这个美人，比月香姊似更胜些，真足令人神往，只是春风半面，赏识未真，奈何？”《西厢》云，‘门掩了梨花深院，粉墙儿高似青天’，正今日之谓矣。”仿捏凝望，直到黄昏，方才上船。闷坐片刻即睡，展转思念，终不安枕。听得岸上鸡鸣，披衣起坐。

天微明，舟子尚宿睡未醒。雪香即寻到见美人处。至则桃源局深，杳难问津，不觉如有所失，伫立以待，适有人经过。

雪香问曰：“贵处是什么地方？”答曰：“西冷。”雪香又问曰：“这所围墙是哪一家？”答曰：“姓贾。”又问曰：“他家有多少人？”答曰：“贾翁夫妇一女一婢，此外没有多人。”又问曰：“贾翁叫甚么名字？”答曰：“别字遁翁，不知其名。”说罢那人去了。雪香私心窃喜，以为问得名姓，便好寻计进步，而实不知，贾遁翁即兰瘦翁，所见：美人即幼时所聘之兰猗猗也。遂欲寻个寓处，以为后图。走不上半里远，有个西子庙。雪香入庙，老僧迎至佛堂。茶罢问雪香曰：“高姓？”雪香暗思曰：此地既是西冷，想我父亲必离此不远，倘说出真姓名来，传到我父耳中，这贾家事反不便，不如暗寓婚姻之意，改姓秦吧。遂答曰：“小生姓秦名谐晋，武陵人也。”僧曰：“先生到此何事？”答曰：“投亲不遇耳。”因问僧曰：“敢请禅师法号。”答曰：“法名月鉴。”雪香见庙宇清幽，僧亦不俗，因问曰：“可下一榻否？”月鉴曰：“先生若不嫌弃，尽可任先生择一问房室居住。”雪香称谢，复到船上。舟子曰：“梅相公往哪里去了半天？”雪香曰：“我问土人说，这里就是西冷，已寻得一所庙宇作寓，你与我将行李背上去。”舟子遂背行李同到庙中，雪香打发舟子回去，遂收拾房室，安顿行李停当，即到佛堂与老僧月鉴闲话。见塑有西子像，因题一绝云：

台筑姑苏国就亡，捧心端的未思量。

旧恩那比新恩重，不报吴王报越王。

月鉴见诗甚喜，曰：“秦相公人品清雅，诗复俊逸。老僧得晨夕相接，真是大幸。”遂将诗粘于壁上，曰：“宜以紫纱笼之。”雪香曰：“下里之音能不为大方所笑？勿污此壁，请速去之。”月鉴不可。雪香曰：“近处人家也有骚人选客，时来参谒大师否？”月鉴曰：“老僧负性孤高，礼节疏忽，多不

谐俗，惟有姓贾号遁翁者，与作世外良友，时来敝寺坐谈。”雪香闻与贾遁翁相好，甚喜。思欲图进步，这和尚可作先容，因问曰：“贾遁翁得与大师友善，想必是清高一流。”月鉴曰：“真是一尘不染。”雪香曰：“不意天下竟有高人，可得一见否？”月鉴曰：“被时来敝寺的，何不可见？且被怜才心甚，如秦相公这样奇才，令彼得见，当不知若何爱慕哩！”雪香闻言，倍加欢喜，但答曰：“小生何才之有！”谈论一会，方散。

第十八段

瘦翁喜逢乘龙客 雪香得近自芳馆

兰瘦翁自得艾炙伪书，以为梅氏真个已娶，遂有为女相攸之意。猗猗闻之，愁动颜色。其婢芷馨曰：“梅家已背盟姻，老爷理合为小姐择一坦腹，何故愁闷乃尔？”猗猗曰：“托身为女，真是水上浮萍，飘泊无定，幸而浮于池沼之上，得依清流。不幸而泊于污泥之中，被人践踏，皆不能知。似我茫茫无主，正不知作何归结。”芷馨曰：“月老多情，谅必不乱系人足。以小姐如此才貌，定把赤绳牵一个好郎君。自不令兰艾同岑薰获莫辨。”一日，艾炙见破了梅氏婚姻，自鸣得意，遂复央人向瘦翁说，欲为中屏之选。瘦翁见艾为人，未能免俗，辞之。炙心计已穷，亦不复生妄念。瘦翁遍阅西冷人物，绝无中意，时时为此事挂怀。惟西子庙老僧月鉴与为契合，常来庙中消遣。是日走到庙中，却值雪香外出。月鉴迎至佛堂，坐谈半晌。忽见壁上雪香题西子绝句，问月鉴曰：“此诗甚佳，是何人所作？”月鉴曰：“近来敝寺富有一位秦相公，系武陵人，甚是秀雅。这诗就是他前日作的。”瘦翁曰：“何不请来一见？”月鉴曰：“彼已出外去了。”瘦翁曰：“几早可回。”月鉴答以不知。复纵谈了多时，瘦翁辞去，将行谓月鉴曰：“烦对那姓秦的说，明日不要出去，我定来会他一会。”月鉴应诺。瘦翁既去，雪香回寺。月鉴曰：“老僧契友贾遁翁见相公题壁绝句，大为叹赏，明日定来会你。”雪香喜不自胜，乃曰：“明日静候此翁。”入夜独坐自思，曰：这贾遁翁见我题壁诗句，

便觉留情。倘若明日睹面，必更加欢喜，或者将他女儿招我快婿。那时我梅雪香，正不知天壤间复有何乐。想到此处，不禁手舞足蹈，忽又转念曰：倘他女儿是个有婿罗敷，我这番心计岂不又空费了。又曰：不管他有婿无婿，且访个的确消息再作计较。若是这一颗明珠，早被他人赏识，那是我梅雪香无缘，只好空白惆张而已。若犹未也，我梅雪香今生不能与他作头蓬，则当披发入山，誓不向人间再寻并蒂。如是左思右想，一夜无眠。

次日，兰瘦翁果来，梅雪香见瘦翁古貌清癯，超然尘外，早心异之。瘦翁见雪香，玉貌珊珊，丰神绝世，亦暗地称奇。笑谓月鉴曰：此即所谓秦君耶？昨钦妙句，今接光仪，何幸如之！”雪香曰：“小生初到上方，早闻月鉴大师道及贾翁品望，每欲一接清谈，未得其便，今日何啻三生。”瘦翁曰：“昨日问及月鉴，知君为武陵人，贵乡桃源，自古被称为仙境。君殆灵秀所钟，致令老眼一见，几疑为天上人。”雪香曰：“贾翁如此过誉，真令惭愧愈增。”瘦翁又细询伐阅，雪香俱假词以对。瘦翁曰：“想必琴瑟在御，定传二美。”雪香曰：“东床未设，尚无有坦腹处。”瘦翁曰：“以君才貌，何竟无欲得为快婿者。”雪香曰：“小生着眼太高，不肯降格相求，是以迁延未遂。”瘦翁一闻此言，因思女儿猗猗，若得此人为配，洵称佳偶。遂欲面试其才，乃出白扇一柄，请题诗句。雪香曰：“既乏李、杜之文，又无钟、王之笔，何敢乱书薄葵，致贻笑柄。”瘦翁曰：“一见恍若平生，不必作此俗套。”雪香请题，即指廊外雁来红为题。雪香不待思索，援笔立成一绝，题于扇上。

叶叶枝枝七尺珊，雁催红上碧栏干。

想从塞外风尘里，带得秋光与佛看。

瘦翁曰：“恰是雁来红，恰是寺观雁来红。不待七步即成佳作，非才思敏妙，不能若此。且字挟风霜，神清骨秀，已入右军之室，能不令人拜服。”雪香曰：“贾翁如此抬举，何以克当。”月鉴曰：“遁翁老友从不肯奉承人，今日夸美秦相公，实非虚语。”三人谈至日暮方散。

瘦翁归，语夫人池氏曰：“今日为女儿觅得一快婿。”池氏曰：“是哪家？”瘦翁曰：“是武陵人，姓秦名谐晋，别字雪香，年不过十七八，貌胜潘安，才如李白。今日我欲面试其才，即面作诗题于扇上，你拿去看看。”池氏见诗亦喜，因问曰：“不知他家声如何？”瘦翁曰：“我已问过，彼系桃源望族。”池氏又问曰：“知他已定亲否？”瘦翁曰：“尚未。”池氏曰：“女儿衡诗最刻，我将这把扇与她看看，不知她如何说？”瘦翁曰：“亦可。”池氏遂走到自芳馆，将扇递与猗猗，曰：“这是你父在西子庙，遇见一个姓秦的题的诗。孩儿你看好否？”那自芳馆是猗猗读书处，卧室亦在其中。

猗猗题额云“梦瑞。”对联云：“溪头雨过秋仍瘦，池畔风来夏亦清。”是日，见母持扇与之，猗猗将诗一看，问曰：“这姓秦的必定不是西冷人。”池氏曰：“何以知之？”猗猗曰：“西冷没有这样才子。”池氏曰：“是武陵人，才貌双绝。你父亲一见甚是喜，故把扇子请他题诗。”猗猗曰：“洵未易才。”池氏出，猗猗谓芷馨曰：“前久雨初晴，我与你偶启后户，见一书生，貌胜子都，或者就是此人。”芷馨曰：“我前日见那书生，亦疑不是西冷人。”猗猗曰：“若这题诗的就是那人，真可谓才貌双绝。”芷馨曰：“只可惜是异乡人。”二人叹息一会而罢。

池氏既出，谓瘦翁曰：“猗猗孩儿亦取这诗。”瘦翁曰：“此时与他初会，姻亲之事未便遽提，我欲接到我家居住，缓

缓央人为媒，言及此事。”池氏曰：“理合如此，只是接到家里，在何处安置他哩。”瘦翁曰：“自芳馆北颇可。”池氏曰：“自芳馆北与女儿卧室相近，大有不便。”瘦翁曰：“中间筑一道路，隔断南北可也。”池氏曰：“如此方好。”乃鸠工筑墙，工竣，遂请雪香到自芳馆北居住。

第十九段

山谷出金见桂蕊 山岚泛宅到西冷

桂蕊自与雪香别后，日日望出院信息，却数月不见雪香来院，心甚惶惑，忧思过度，染病在床，日就清减。菊婢时时劝慰，终莫能释，自叹曰：“我观梅郎，原不是负心的人，故以此身相托，不料一经允诺，反致雁杳鱼沉，是何缘故？岂妾命太薄，不负心人亦负心耶。以梅郎义重情深，尚且负心若此。这茫茫大海中，我更向何人呼救。刻下留此残喘，亦惟冀梅郎一见，倘竟弃之如遗，则有死而已。”桂蕊如此着想，时时九转肠回，真个望得眼穿，想得心窄。一日，闻松、竹至，自思曰：梅郎胡为不来？欲起身迎之，觉脚软头眩，不能起行，遂命菊婢出迎。松、竹问菊婢曰：“桂姑娘哩？”菊婢曰：“因望梅老爷不至，病不能起。”松、竹遂走到卧室中，见桂蕊瘦似麻秸。竹曰：“月香姊竟如此消瘦了。这是雪香负姊，我负雪香。”桂曰：“病不能起，望恕失迎之罪。”松曰：“月香姊何必拘形迹。”桂曰：“妾奄奄待毙，二君若再迟几日来，恐妾已登鬼录，无复相见。”竹曰：“月香姊病根我已寻着，只是心要放宽些。”桂曰：“梅君何以不来？”竹曰：“雪香自与姊别后，即以姊相托之事，与我及翠涛商量停当。越数日，即来院中，欲与姊说知，不意鸩儿支词说姊被人家接去，并诳以改日再来，致使雪香空走一回。嗣后连来数次，鸩儿俱不容见，雪香深为怅然。适值苦热，行路不堪，雪香畏热，亦有个月余未至。及残暑初退，正欲来时，又奉母命，令到西冷省亲。

雪香恐姊悬望，急到院中，欲说明前事，且话暂别，以安姊心。无奈鸨儿终不容见，雪香焦思难遣，却奉母命不敢迟延，遂重以姊事托我与翠涛料理，自己觅舟向西冷去。”桂曰：“我不知其中有许多委曲，错怪梅君负心，原来奉母命到西冷去了，这也是正理。”松曰：“这鸨儿真是可恶，自雪香去后，我与山解谷来了两次，鸨儿也是支吾其词。”竹曰：“前日，翠涛欲责鸨儿，我恐此事张扬，是以中止。”桂曰：“烦二君费心，这天高地厚之恩，只好来生犬马以报。”松曰：“为雪香尽心，是我与山谷分内事，何云报乎！”桂曰：“今日何幸得见二君。”竹曰：“我与翠涛窥鸨儿不容见姊之心，必是为金货起见。今日具数十金来，故得一见耳。”桂曰：“梅君既到西冷去了，这出院之事全仗二君。”竹曰：“正为此事而来。”桂蕊闻之甚喜，病势顿减几分，坐起来问曰：“二君作何安顿？”松曰：“不瞒月香姊说，雪香世守清贫，原无半点金货，我亦爱莫能助，惟山解谷稍可为力，但千金重酬，山解谷亦难以应命。今日特来相商，月香姊可先问鸨儿要金多少？然后好去办理，庶不致作事荒唐。”桂曰：“足见二君诚实。那鸨儿虽欲重价，大抵不过千金。妾有私蓄，颇足此数，改日二君可带两个跟随人役，将金拿了去，以便事成之日，好交鸨儿，或不劳竹君出货相助，但妾望出院真如望岁。二君速为引手，则感恩靡尽。”松、竹遂以五日为期，定约而去。

不料桂蕊之言，却被鸨儿窃听，因思：桂蕊在院中不肯宿客，又时时长病留在院里，也是无益，不如卖得几两银子，倒还爽快。

只是卖得这姓松姓竹的，他既说有私积千金，教松、竹拿了去，我纵卖得千金，岂不暗失千金。不如卖得别人，以她那样姿色，不愁无千金之价，而她所私积，亦无人背地拿去，

岂不也是我的？是这样，却比卖得松、竹更强得一倍价。主意既定，乃暗命小厮去访买主。时有巨商林某，正欲纳妾，亦素闻桂蕊才貌，听得院中欲卖，甚喜，遂亲向鸨儿言价。鸨儿曰：“非千金不可。”林某即允以千金。次日，即交金接人。鸨儿曰：“可诡言是姓竹的赎她出去，不然恐怕她不肯。”林某依言，鸨儿假谓桂蕊曰：“前日来的竹爷，替你以千金赎身，说是千金已交得你去了，你可将金付出，即乘舆去。”桂蕊甚喜，遂将私积千金交付鸨儿。盖因出院心切，故不疑其为诈。因谓鸨儿曰：“这菊婢是我买的，我当带去。”鸨儿曰：“竹者爷来人，并未言及菊婢，除非她再出得几两银子方可。”桂蕊曰：“亦将银交得我了。”遂取银百金，付与鸨儿。鸨儿明知是桂蕊私积所剩之金，欲待不允，恐泄漏机关，桂必寻死觅活，事反不成，只得允诺。桂遂收拾妆奁同菊婢出院，乘轿而去。

行了数里，即上船行。桂蕊问曰：“我闻竹家相去不过十里之遥，并无水路，今乘船去何地？”役夫诡言竹另有别墅居住，不到家里去的。桂陡起疑心，暗思曰：既是竹家接我，竹君如何不来。

回头忽见林某在船，问曰：“这位客人从未识面，请问姓甚么？”林某笑而不答。桂蕊心下明白，是为鸨儿所嫌，因曰：“我已知道了，但事既至此，何不明言？”林某曰：“不瞒姑娘说，我久闻姑娘才貌，故不惜千金赎你出来，于今你是我家的人了。”桂曰：“家里离此多远？”林某曰：“水路百十余里。”桂曰：“今日可到否？”林某曰：“起身得迟，恐不能到哩。”桂蕊故作笑容曰：“今日才离苦海，得见天日。”行了数十里，日已黄昏。林某命舟子泊船近岸，明日再行。

时至三更，舟中人尽睡熟。桂蕊思念雪香，泪落如雨，曰：“今生不能报答梅郎，只好来生作犬马吧。谁想我桂月香，出

院之日，即是致命之日。”遂悄悄出舱，自投水中，随浪沉浮十余里，被一姓山名岚者救到船上。这山岚原系西冷人，在罗浮作贾多年，夫妇俱七十余，并无子女。因年老无依，仍回西冷。是早天色微明，正欲开船，忽见桂蕊浮水而至，急救上船。见佳蕊姿容可爱，以为义女。桂蕊闻是西冷人，因思梅郎亦在彼处，正好访问消息，遂欣然从之而去。比及林某早起，命人到处寻觅，已杳无踪迹矣。

第二十段

梅雪香静夜听琴 兰香谷重阳联句

梅雪香自搬到自芳馆北，每欲一见猗猗，无奈相隔一墙，真是银河修阻。且喜墙不甚高，站在几上，可以窥见院南。时常移几在墙边窥探，却亦玉容深锁。住了上十日，无计可施。时值八月晦夕，雪香孤寂无聊，坐到三更，偶出户外，见自芳馆灯影斜射墙头。曰：“小姐犹然未睡耶？”遂移几到墙边窥探，隐隐听有声音。雪香悄悄攀条逾墙，近宙窃听。芷馨谓猗猗曰：“今早老爷对太太说，要把小姐许字秦相公，小姐你说好不好？”猗猗曰：“正馨你怎如此胡言？”芷馨曰：“是我亲耳听见的。小姐若是遂得这段姻缘，倒是天生就一双美人哩！只有太太尚在两可之间。”猗猗问：“太太怎样？”芷馨曰：“太太也爱这秦相公，但嫌他是远处人，意思还想在西冷选个才郎。若实没有中意的，方许秦相公坦腹。”猗猗曰：“孟耀德遇梁伯鸾，虽远亦近；谢道韞逢王凝之，虽近亦远。只分怨偶与佳偶，何论路远与路近耶？”芷馨曰：“我也是这样想哩。”猗猗见壁上琴，因曰：“此琴自秦生在馆北住后，未曾一弹，不觉就有微尘在上。”芷馨试去尘垢曰：“小姐今夜何不谱一曲儿？”猗猗曰：“恐秦生听见。”芷馨曰：“他一人孤零，想必多时睡去，此刻怕不在黑甜乡里作好生涯，哪复得闻小姐丝桐妙韵。”猗猗遂焚香操琴。琴罢，猗猗谓芷馨曰：“夜已深矣，可睡去。”雪香急转身，攀条逾墙而过。芷馨随猗猗出户，见墙边树梢隐隐微动。猗猗曰：“莫有人在墙外窃

听？”芷馨曰：“这早晚尚有何人？”同关门睡去。

雪香归到房中，喜不自胜，曰：今夜不知醒里梦里，前睹其貌，如为再世杨妃。今闻其琴，又是知音卓女，音律既佳，吟咏必妙。如此有貌有才，我梅雪香怎禁魂飞魄散。幸得她的父亲，已有馆甥之意，真是奇缘作合。但阿母犹在两可之间，万一其中有变，我不竟是空到天台。沉思良久，又曰：听那婢与小姐之言，亦是留意于我，且慢寻个进步，与她作文字交，缓缓叙及婚姻，使她心定，亦可成得一半工夫。主意既定，遂每夜隔墙窥探，总不闻声息，亦不见芷馨出户。雪香叹曰：“何相见之难如此。”至九月初八，月鉴邀瘦翁去游西湖，瘦翁见雪香，欲与同去。雪香心念徯徯，托疾不往。瘦翁曰：“秦君既有微恙，亦不相强，但西湖之游三五日方返，不能相陪奈何？”雪香曰：“贾翁何必拘形迹。”瘦翁命童儿晚奴曰：“你服事秦相公，须要尽心。”晚奴应诺。瘦翁遂同月鉴游西湖去。

次日初九，乃是重阳佳节。徯徯命芷馨置酒自芳馆，以作登高之会。池氏亦命晚奴送酒雪香。雪香谓晚奴曰：“你家里有事，不必来伺候我。”晚奴遂出。池氏到自芳馆与徯徯同饮，雪香闻有嬉笑声，急移几墙边，于竹林密处窥之。那徯徯坐正向外，雪香饱看一回，自思曰：前于启后户时见之，不过只一转瞬。即那夜隔窗窥之，亦不甚真。今日看个十分饱，越觉得人间无，天上亦不多有。只怕我梅雪香没这大福分得亲玉体哩！少时，池氏出帘谓徯徯曰：“墙外有客居住，你们说话要放检点些，不宜高声。”徯徯曰：“孩儿知道。”遂送池氏出馆。池氏既去，芷馨谓徯徯曰：“今日重九高宴，无诗以纪之可乎？小姐曷做几首？”徯徯曰：“我与你联句吧。”芷馨曰：“婢学夫人，终欠大方。且小姐能出口成诗，我怎么赶得

上。”猗猗曰：“又没有刻烛击钵，迟些也无妨事。”芷馨曰：“小姐做起韵。”萧瑟起秋风，佳节届重九。(猗猗)佩萸始何时，登高从古有。(芷馨)正合开华筵，借以祝寿母。(猗猗)芷馨曰：“今日太太同来宴会，小姐借以祝寿母之句，恰是今日情景，不得移到别处，可谓语不泛设。”猗猗曰：“不必说好说歹，你且续来。”芷馨复联云：敬上菊花杯，共倾桑落酒。(芷馨)乐事可赏心，新诗复在口。(猗猗)不碍催租来，果能题糕否？(芷馨)我本长吟人，尔亦志形友。(猗猗)芷馨沉吟一会，曰：“才尽矣。”雪香在墙外联二句云：

落帽客何为，循墙立已久。

猗猗闻之，惊走向里面去。雪香曰：“赌句联吟真是快事，何为见拒乃尔。”欲呼芷馨与语，芷馨亦入内去了。雪香回到房中，自悔曰：真不该如此孟浪，假若她向母说，我在墙外看她，这里便住不稳了。又转念曰：那小姐断不如此薄情，且待那婢出来时，我定要与她说说话。少时畹奴送午饭入。雪香问曰：“你家有个婢子，叫甚么？”畹奴曰：“叫芷馨。”说罢即去。

第二十一段

梅雪香自呈诗稿 自芳馆细费评论

猗猗见雪香在墙外联吟，急回房中，谓芷馨曰：“不知秦生是几早就在隔墙窥探的，我们今日被他看个饱，真是惭愧。”芷馨曰：“小姐如花似玉，怕他看不成。”猗猗曰：“成甚么样子！”芷馨曰：“幸得我与小姐不曾说些甚么，若有一句戏话被他听见，却是怎好。”忽畹奴至，谓芷馨曰：“太太唤你去。”猗猗曰：“这事不必对太太说，从后放检点些就是。”芷馨曰：“晓得的。”说罢同畹奴去。猗猗自叹曰：如秦生这样才貌，与他作个并头莲，真是人生乐事。不知老母是何意见，偏嫌他是远方人，倒令我难乎为情。少时，芷馨至，见猗猗若有所思，曰：“小姐似有愁肠，却是为何？”猗猗曰：“偶然不快耳。”芷馨微会其意，也不再问。

次日晨起，猗猗晓妆毕，谓芷馨曰：“去把菊花折几朵来戴。”芷馨曰：“我不折。那菊花在太湖石边，要上山子上去折，恐秦生看见哩。”猗猗曰：“去折几朵快来就是。”芷馨走上假山，倚着太湖石畔，将欲折花，已被雪香看见，急呼曰：“芷馨姊，小生有句话对你说，烦你暂停一步。”芷馨闻言，略折数朵，急走进自芳馆，到卧室妆台下，对猗猗说：“秦生唤己。那生云，有话说。是我不顾，急走进来了。”猗猗闻之，亦不做声，但曰：“该拣几朵好的摘来。”芷馨曰：“那生要与我说话，我就走了，何能够选好的。”猗猗云：“明日再折吧。”到第二日，猗猗又命芷馨，曰：“今日选好菊花折几朵

来。”芷馨复去。雪香又呼曰：“芷馨姊，昨日小生有话说，你何不屑与语。今日请暂停一步。”芷馨见雪香丰姿秀美，久生怜爱，与之对语，心非不欲，特恐小姐见责，故尔急避。却自己告诉小姐，不料小姐无语，复命再来折花。因想到小姐必有意思，我又何妨与他说话，遂立住脚，答曰：“秦相公有话，但说无妨，只是非礼之言切不可出诸口。”雪香曰：“小生岂敢以非礼之

言污姊清听。昨闻小姐与姊联句，知俱属柳絮之才。小生有拙稿一卷，本当即就正于姊，但区区之意更欲取法乎上，烦姊带呈小姐，祈为删改指示，则惠我良多。”芷馨曰：“我家小姐论诗最刻，自汉魏六朝以迄唐宋元明流传诗句，类皆大家名士。然自小姐观之，犹且不无遗议。相公果是压倒元白手段，方可邀得月旦一评。若只有寻常技量，切莫向班门弄斧，令貽笑红闺，挫你吟坛锐气。”雪香曰：“小生原欲虚心请教，故不敢藏拙耳。祈芷馨姊为我带去。”芷馨曰：“相公将诗稿拿来，我替你带去。”雪香走回房中，拿出诗稿一卷递于芷馨曰：“小姐若有甚议论，还望芷馨姊指教。”芷馨应诺而去。到自芳馆对猗猗云：“小姐今日命我折花，那秦生又云有话说，我嫌他两次相呼，因问有何言语，他却也无别话，有诗稿一卷，欲就正小姐。我初不肯带来，他恳求再三，我与他带来了。小姐你且看看。”猗猗将诗放在案头，缓缓翻阅，乍惊曰：“这生怎么字雪香？”谓芷馨曰：“他叫什么名讳？”芷馨曰：“从前与老爷写的扇子上，有名字。小姐就忘记了。”猗猗曰：“那时一欣赏他好诗好字，不觉大意了哩！”芷馨曰：“我听见老爷向太太说，那生姓秦，名谐晋。”猗猗曰：“谐晋二字与雪香二字义不相涉，何以取雪香为字。”芷馨曰：“是外字也有之。

小姐何故着惊？”猗猗曰：“不是我着惊，往年闻老爷说，罗浮梅氏名如玉，字雪香。今见这生亦字雪香，故触动了。”芷馨曰：“同字何足为奇。”猗猗亦以为然，坦然不疑。复将诗细看，见在桃、李妓筵填的《满江红》一阕中，二语云：“座有东怜情不适，世无西子难夸美。”因曰：“这生眼孔甚高，定是情不妄动者。”芷馨曰：“我常见小姐的眼孔，亦与这生眼孔一样高法。”猗猗曰：“你胡说，怎么将我与这生并论起来。”又看到赏酒亭诗句，曰：“赵师雄遇美人处，是在罗浮梅花村，这生系武陵人，怎到罗浮去过。”芷馨曰：“男儿桑弧蓬矢，志在四方。这生到我西冷来得，难道到罗浮去不得！”猗猗亦不介意。又看到在销魂院咏牡丹诗，及桂蕊和的诗，乃曰：“这生眼孔甚高，却也留情这个女子。”又曰：“这女子诗才清雅，想必颜色亦佳，无怪这生留情的。”复阅桂蕊所和牡丹诗，曰：“颌联下句云，‘谁怜一叶任飘流’，却似青楼妓女所作。以如此美才流落妓馆，殊可惜也。”又将雪香牡丹诗细玩几回。曰：“这生情不妄动，却又是多情种乎！”芷馨曰：“天下之易于动情者，必非深于情者也，惟其情不妄动，是以一往情深。”猗猗曰：“芷馨此论最确。”复将诗翻阅，见桂蕊七古一篇，叹曰：“从古自今未闻有流落青楼，犹能抱璞者。这妓女真是太奇，秦生留情于她，本来不错。”芷馨曰：“小姐何以见得，犹是未雕之璞。”猗猗曰：“如所云，‘我本名园清洁侣，琼枝珍重倚栏干。’不是证据吗？”芷馨曰：“不过是如此说，未必果能全节保贞。”猗猗曰：“‘缘慳失足烟花队，那肯留情还献媚。歌扇舞衫依尽抛，生平不惯箏琶事。’这四句更说明了妓馆接客，不仅留情、献媚，歌舞、箏琶等事。这妓曰‘那肯’，曰‘尽抛’，曰‘不惯’，是并此等事，且不屑为遑问其他，况后又云‘相如有意结丝桐，空向

巫阳求暮雨。’非能保节之明证欤？”芷馨笑曰：“小姐，我只说妓馆中不过留情献媚，歌舞筝琶等事。今小姐说，不仅此等事敢问，除这些事外，还有何事？”猗猗曰：“你偏来难我，你说还有什么事，就是什么事！”芷馨曰：“我实不知。”猗猗曰：“不知就罢了。”又将七古细阅一回，叹曰：“艳丽悲凉，真是闺中之秀。何红颜薄命乃尔。”芷馨曰：“若得这样有才女子和小姐朝夕唱和，倒是一桩快事。”猗猗曰：“如这个女子的才，天下诚恐无二。”芷馨曰：“未必能及小姐。”猗猗曰：“我亦不能出乎其右。”晚奴至曰：“饭熟了，请小姐吃饭去。”猗猗遂将雪香诗稿藏在篋笥中，同芷馨出。

第二十二段

兰瘦翁西湖返棹梅雪香北舍挥毫

雪香将那些诗递与芷馨，回到房中，自思曰：“假若那小姐看重我的诗词；与我作文字交，使我朝夕得近玉人，岂不大幸。《西厢》云，‘这是一道会亲的符’。我这诗稿难道不可作符耶？次早，芷馨复折菊花，雪香呼曰：“芷馨姊，小生的诗小姐看否？”芷馨曰：“也略看些。”雪香曰：“小姐如何评论？”芷馨曰：“小姐说，孺子可教。”雪香曰：“既可教，烦你对小姐说，设一绛帐，小生愿作门生。”芷馨曰：“我小姐说，要出题考你，恐你才思迟钝，是以中止哩！”雪香曰：“非是小生夸口，不瞒芷馨姊说，我的诗才倚马可试万言叉手，不须七步。请你小姐考一考看。”芷馨曰：“你可预办四宝，我去请小姐出题。”说罢，折了几朵菊花遂去，谓猗猗曰：“秦生对我夸口说，他诗才倚马可待，小姐曷出几个题考他一考。”猗猗曰：“这生才情本大，怎能考倒他。”芷馨曰：“古人云，‘吟成五个字，捻断数茎须’。是无敏捷之才故也。这生虽是大才，未必定是捷才。小姐曷试其才之敏钝乎？”猗猗依言，遂出题将纸封好，命芷馨递过墙去。忽瘦翁游西湖归，即来见雪香，曰：“这几日失陪了，君贵恙愈否？”雪香曰：“已愈矣。贾翁与月鉴作此胜游，到处皆有题咏否？”瘦翁曰：“负性疏慵，绝无题咏。秦君若是兴到的时节，将游西湖诗作几首。”雪香曰：“一时不能遽作，改日自当呈正。”瘦翁曰：“随君几时作成。”遂历叙西湖胜境，直谈到禁鼓二更后方散。

芷馨屡在隔墙窥探，见瘦翁总无去意，心甚烦恼。等到二更已尽，听得隔墙绝无声息，遂走到墙边审视一番，见瘦翁已去，复入自芳馆谓猗猗曰：“老爷已出去了，我将诗题送与那生去。”猗猗曰：“夜深了，明日送去吧。”芷馨曰：“明日恐怕老爷又在那里缠扰，不如今夜送去倒稳便些。”猗猗曰：“你送去，叫他快做就拿来哩。”芷馨应诺而去。走到墙边呼曰：“秦相公，秦相公拿诗题去。”雪香闻呼即出，曰：“芷馨姊，你家小姐一个诗题也出不出来，竟出了这一天？”芷馨曰：“老爷在你那里谈了半日，不便送来。这时候老爷去了，你拿题去做。”雪香遂移几到墙边，谓芷馨曰：“既欲考我，必当面试。小姐既不亲来，你也可作个监试官。请过墙来，当面看我作诗。”芷馨曰：“我不过去，恐有瓜李之嫌。”雪香曰：“何作此迂腐语，我与你作文字交，原无他意。如有他意，有如白敷衍。”芷馨曰：“恐小姐见责。”雪香曰：“小姐必不责你。若是见责，我当负荆。”芷馨原爱怜雪香，口虽如此说，心里亦想过墙走走，遂攀住梧枝，足踏太湖石，以一足踏墙上，曰：“这怎么下去哩！”雪香曰：“我站在几上扶你。”芷馨曰：“不要你扶，你走开些。”雪香遂立在一边，芷馨终不得下。雪香曰：“说是要扶一把。”芷馨遂以手扶雪香肩上，雪香两手将芷馨抱过墙来。只觉软玉温香，引得魂飞魄散，但恐惊动了她，以后不肯为小姐通消息，遂复拴定心猿，锁住意马，同到门前。芷馨不肯进去，雪香也不强勉她，独到灯前，将题一看，乃是一首诗，诗云：

满城风雨近重阳，五首凭君衍此句。

东篱烂漫发秋容，更作一篇菊花赋。

果能随意任挥毫，方许八叉与七步。

刻烛寸余若未成，罚酒请依金谷数。

雪香笑曰：“不得于诗，便得于酒，亦是快事。”芷馨曰：“你休脚踏两边船，快做得我拿走。”雪香欲做，芷馨曰：“还须刻烛为度。”雪香遂刻烛一寸，援笔成诗。

满城风雨近重阳，飒飒秋声入耳忙。

人盼令辰开美宴，天先佳节蕴晴光。

梧桐经洗寒逾碧，桔柚时摇影亦黄。

预想九仙传盛会，祝他云气散横塘。

芷馨曰：“‘人盼令辰开美宴’这一句，是因前日小姐在自芳馆设宴而作，可谓语无泛设。且盼字用得好，恰是近重用不是重阳。‘天先佳节蕴晴光’这一句，更是聪明语哩！”雪香曰：“诗未做完，房师已取中了，想必大宗师必定拔取。”芷馨曰：“我今日必要收你这个门生。”雪香曰：“我且拜在你门下。”芷馨曰：“快些做吧。”雪香复挥而就。

云水空蒙遍大荒，满城风雨近重阳。

乱飘林叶侵阶冷，暗送秋花入座香。

百尺楼台增飒爽，万家烟火尽苍茫。

岭枫堤柳溪头蓼，并作丹青画意凉。

排空作字雁甫翔，恰说佳辰念故乡。

万里河山栖过客，满城风雨近重阳。

萧条旅馆三分醉，领略清秋一味凉。

如此朝昏如此景，谁怜孤寂与相将。

芷馨曰：“旅馆凄凉，怕闻风雨，秦相公殆有思归之意乎也？”雪香曰：“非思归也，惜无相将之人耳。”又作云：

盼到伊人水一方，黄花比瘦试新妆。

声来楚岫频倾耳，梦绕巫山枉断肠。

半幅云烟凭彩笔，满城风雨近重阳。

何时得遂登龙愿，共佩茱萸饮菊觞。

芷馨曰：“这一首是有所为而作，不是泛衍。”雪香曰：“本无所谓。”芷馨曰：“你解于我听。”雪香曰：“首句是《蒹葭》诗来的，不过言秋水耳。次句指菊说，三句本宋玉与楚王披襟当风，暗切风说。四句本巫山朝云暮雨，暗切雨说。五六不必解。七句是欲为龙山会。八句是切重阳。何云有所为而作。”芷馨曰：“伊人，明明指人说。曰比瘦，是人比之。曰楚岫，曰巫山，亦有人在。曰登龙，是暗寓乘龙之意。曰共佩，亦寓人说。何云无所为而作哩！你不必强为之解，且快做起来。”雪香又作云：

秋情秋恨并秋光，都付今朝锦绣囊。

落帽何嫌邀孟叟，题糕偏欲笑刘郎。

预期携酒人频至，不畏催租兴更长。

天为吟诗留胜景，满城风雨近重阳。

芷馨谓雪香曰：“诗已做完了，还有，《菊花赋》一简讯篇，快些做下。燃烛一逾限，便算不得吟坛健将了。”雪香复作菊花赋一篇。

唯菊最贞，非春而荣。凌霜骨傲，开径神清。届三秋而独秀，知百卉之莫争。偏教丽艳绝伦，得皓月清风之趣。不但荒寒自保，擅幽人逸士之名。开老圃灿疏篱黄，融土德白炼金姿。合麝角之芬，结龙脑之奇。径未荒而孤松为侣，香偏冷而残桂犹宜。誓不为桃李花，春风竞笑。誓不为蒲柳质，秋水生悲。晚节争荣，高人雅爱。开时特近重阳，淡处真宜我辈。容与乎陶令篱边，徘徊于罗合宅内。美人何处，偕芳芷以同馨；骚客欲来，与幽兰而共佩。则有秦楼丽质，楚岫仙娥，魂销幽草，情念女萝。惜芳芬于径曲，感高洁于岩阿。

月明而北院浮香，秋清若此。帘卷而西风送冷，人瘦如何。雅意绸缪，芳情渊默。仰高士之清操，赠名园之佳色。请作颂

乎！落英待构，思而泼墨。陋彼折杨柳，桥东桥西。陋彼采英蓉，江南江北。乃抚良辰惊奇遇，畅怀思深仰慕。非桃而刘阮何缘，匪梅而罗浮如晤。吟残秋色，觉风雨之忽来。情寄伊人，与蒹葭而并赋。

芷馨曰：“赋笔颇有唐音。前三段实赋菊花，后三段即情即景，真不愧为作手。”雪香曰：“我今早说是倚马可试万言，你说是真话否！”芷馨曰：“果然这一寸烛尚未烬，唾昔温峤八叉手而八韵成，不过如是。”雪香曰：“我此时尚有余勇可贾，芷馨姊，你再出一题，我做做看。”芷馨曰：“我不会出题。”雪香曰：“必要你出一题。”芷馨曰：“我就以秦相公为题，你做看。”雪香笑曰：“以我为题，做不出好诗来。倒是以芷馨姊为题，颇能做出妙诗。”芷馨笑曰：“怎么以我为题，就有妙诗哩！”雪香笑曰：“人妙自然诗妙。”芷馨曰：“夜深了，我要去回复小姐。”雪香遂送至墙边，芷馨复逾墙而去。

第二十三段

假秦生倾心求见 好芷馨用意周旋

芷馨将雪香诗赋送与猗猗，猗猗曰：“芷馨，我叫你送题与那生，谁叫你过墙去的？”芷馨曰：“我原不肯去，秦相公要我当面考他，我方肯去哩！”猗猗曰：“女子十年不出礼也。你不守礼，我去对太太说，要责罚你。”芷馨曰：“秦相公指天为誓说，只作文字交，并无别意。我见他光明磊落，故敢过墙去。小姐，难道我芷馨不自郑重吗！且小姐要对太太说，我也要对太太说。”猗猗曰：“你说什么？”芷馨曰：“凡事皆有根由，我就说是小姐叫我送题去的。”猗猗曰：“你先过墙去的时节，我随后就在墙边窥探，见那生在案头吟咏，你却立在门外。我早知那生老成，你也慎重。只是这样行径，终是瓜李。你以后不要过去哩！”芷馨曰：“从后不过去就是。”猗猗曰：“他的诗赋做完否？”芷馨曰：“真是倚马之才，一寸烛尚未烬，就一并做起了。小姐，你看波！”猗猗看毕凝眸无语。芷馨曰：“小姐，你说如何？”猗猗曰：“俱是清新俊逸之作。”到了次早，雪香早在墙边等候芷馨。少时，芷馨出，雪香隔墙招之。芷馨走到墙边，雪香问曰：“小生的诗赋，小姐是怎样说？”芷馨曰：“小姐看毕，却自凝眸无语哩！”雪香笑曰：“我知你小姐的心事，你过墙来，我细细说与你听。”芷馨曰：“昨日，我原不肯过来，是你要强勉我，惹得小姐说个不了，以后我是不过你那边去的。”雪香曰：“芷馨姊，我还有一事央求你，不知你慷慨否？”芷馨曰：“你有何事？”

雪香曰：“我要求见小姐，烦你对小姐说一声儿。”芷馨曰：“我不说，怕小姐见责。”雪香再三央及，芷馨总是不肯。雪香曰：“芷馨姊，你若说得小姐许我一见，日后自当重酬。”芷馨曰：“我也不要你酬些什么！我只不说。”雪香揖云：“芷馨姊必要与我方便一句。”芷馨笑曰：“秦相公何情切乃尔，我去对小姐说看，只是我那小姐不是容易见得的，我且慢慢探她的意思，方可进言。你切不要性急，待我说动了她，自然有信与你。”雪香又揖云：“如此则感谢良多。”芷馨回到自芳馆时，猗猗才起梳洗毕，对着宝镜淡扫蛾眉。芷馨曰：“小姐这样庞儿，谁个有福的来消受哩！”猗猗长叹一声，芷馨曰：“若小姐得配秦相公，真是一对美人。”猗猗低头无语，芷馨曰：“老爷本欲许字秦相公，无奈太太尚欲选近处的，似此磋跼日月，摇摇无定，我芷馨亦为小姐感伤哩！”猗猗曰：“感伤也是无益的。”芷馨曰：“这秦相公人物秀雅，才子风流，只怕我这西冷再选不出这样的人来。与其在近处选非佳偶，不如那远处得此才郎。小姐，这件事你也须作一半主。”猗猗曰：“叫我如何作主？”芷馨曰：“可对太太说，不必另选人家。”猗猗曰：“这件事，我怎么说得出口。”芷馨曰：“既不能对太太说，可对那秦相公说，叫他及早央媒求姻。”猗猗曰：“我怎好去见那生？你可去说一声儿。”芷馨曰：“我不好说得，除非小姐亲自对他说。”猗猗曰：“芷馨，你叫我怎么说？你明日对他说吧。”次日早起，芷馨隔墙呼雪香。雪香闻呼，即走到墙边，问芷馨曰：“小姐容我一见否？”芷馨曰：“我尚未说你要见他。”雪香曰：“怎么不说？”芷馨曰：“我何能遽说，但探她的口气，倒也十分留情于你。”雪香曰：“她有甚口气？”芷馨笑曰：“你道我家老爷留你在这里住，是何意见？”雪香曰：“不知。”芷馨曰：“老爷原欲把小姐与你，

因太太嫌你是远方人，故尔犹豫未决。我昨日将此事说起来，窥探小姐的意思。小姐亦甚愁闷。我叫她自己作主，她却命我对你说，叫你作速央媒求婚哩！”雪香曰：“你家老爷；太太的意思，我多时就晓得的。”芷馨曰：“你如何晓得？”雪香笑曰：“你那夜同小姐说过的。”芷馨曰：“我同小姐说时，你在何处听见？”雪香曰：“在窗外听见。”芷馨曰：“我不信。”雪香曰：“那夜，你请小姐弹琴，小姐怕我听见，你说我一人孤零想必多时睡去了。可有此语否？”芷馨曰：“是了，那夜我与小姐出来，见墙边树影微动，想必是你才过墙去。”雪香曰：“正是才过墙去。”芷馨曰：“亏你半夜时候不但烦劳，幸得我没有捉获你，若是被我捉获。你岂不是个贼吗！”雪香曰：“我便自供是偷花贼。”芷馨曰：“休得乱说。”雪香曰：“你小姐叫我央媒，这也不难，只是我要预先见小姐一面。芷馨姊，烦你还对小姐说定，要容我见她。”芷馨应诺而去。

雪香归到客房，自思曰：“小姐叫我央媒，真是至理。但我举目无亲，待央谁是？且一央媒说及，万一他的母亲执意不肯，那时不惟亲事无成，并在这里住也住不稳了。不如求她相见，待踪迹渐密时，和她立一山盟海誓，纵她母亲不肯，也不怕她不着力挽回了。至晚，雪香复到墙边等候芷馨。少时，芷馨出，雪香以手招之。芷馨即到墙边，雪香又问曰：“小姐容我见否？”芷馨曰：“我对她说你求见，她不许见哩！”雪香曰：“小姐既然留情于我，未必不容我见，只是你不为我尽心哩。”芷馨曰：“我怎的没有尽心？”雪香曰：“还要求你善为说词。”芷馨应诺而去。一连数日，芷馨屡将雪香求见之意，对猗猗说。猗猗总是不可。芷馨欲待不说，又无奈雪香嘱托不过。一日，芷馨复对猗猗言及，猗猗亦想相见，忽转念谓芷馨

曰：“女子谨守深闺，哪有见人的道理。以后此言，你再也休题。若下次犹是这样絮絮叨叨，我便告知太太，决不饶你。”

芷馨曰：“我观小姐与秦相公未免有情，何不容其一见？”猗猗曰：“发乎情，止乎礼。从古淑媛大都如此。倘我容他一见，岂不反被他看轻了？他若再问你时，你说叫他止这求见念头吧。”

芷馨曰：“芷馨依小姐言语，回复他就是。”背地叹曰：“是便是，却难为我了。只是我图个甚的？也不管他见与不见哩！”

第二十四段

思睹面雪香染病 劝行权芷馨进言

芷馨将猗猗决不容见之言，告知雪香。雪香忽忽不乐，不觉染成一病。自叹曰：“我在这里闲住，本想与这小姐朝夕相近，不料求其一见，而不可得。虽则她的父亲有意于我，无奈阿母未允。思想起来，这段姻缘毫无可据。我为省亲而来，却因这事羁身两月，父未及省，母在家复悬望，而桂月香又不知作何安顿。一举三失，如之奈何？”于是百端交集，漫无情绪，日复一日，病势愈增。瘦翁延医调治，终不能瘳。池氏谓瘦翁曰：“秦生孤身一人，作客天涯，你不合留在家里住的。似此病渐沉重，万一不测，怎么安置？”瘦翁曰：“我见他才貌双绝，欲把女儿许他，故留他在家住，谁晓得他一病至此。”池氏曰：“幸得没有将女儿许他，倘若他一病不起，岂不误了女儿终身？”瘦翁曰：“疾病人所时有，安知彼竟不愈？”遂走到自芳馆北来看雪香。雪香曰：“小生卧病，烦翁延医调治，真令方寸难安。”瘦翁曰：“地主之谊不得不尔。我闻医士说，君病因忧思郁结而起。大抵天涯作客，思恋故乡也是恒情。君宜自为保重，俟病愈时，我送君归故里就是。”雪香听见说，病愈时送已回家，吃了一惊。因答曰：“小生惯离家乡，本无思归之念。但所思者，平生之愿未遂耳。”瘦翁曰：“富贵功名皆是人所做得到的，君果有志，何患不成。况属英年，前程甚远，何必虑所愿之不遂。”雪香长叹一声，依然睡去。瘦翁坐了一时，也就走了。

芷馨谓猗猗曰：“秦相公病势甚重，小姐竟漠然置之罔闻，未免太愀然了。”猗猗叹曰：“我非不关心，只是无如之何！芷馨，你今夜去问他病体，看是怎样？”芷馨曰：“我不去。”猗猗曰：“你怎么不去？”芷馨曰：“我若去了，回来时小姐又要将女子十年不出经的话问我哩！”猗猗曰：“我前日所说是守经，今日命你去是行权。芷馨，你怎么将前言来奚落我？”至二更尽后，猗猗命芷馨去看雪香。芷馨曰：“这墙虽矮，那边却不好下去。”猗猗曰：“前廊便门可通，走得的，不知畹奴已关否？”二人同到门首，见门已闭，推之不开，踌躇半晌，莫可如何。芷馨曰：“待明日想个法将门弄成活的，等畹奴开了，睡后用钗拨开进去。”猗猗曰：“只好如此。”次晚，芷馨走到雪香客房外，低唤曰：“秦相公，秦相公。”雪香听得声音，知是芷馨音，乃曰：“是芷馨姊波？”芷馨曰：“然也。你开门，我进来。”雪香曰：“我起来不得，这门总未开的，你推开吧。”芷馨推门而入，见孤灯明灭不定。雪香和衣卧床。芷馨曰：“如此凄凉，怪不得你难消遣的。你这病体好些否？”雪香曰：“日重一日，恐不能愈。芷馨姊，你说我这病从何而起？”芷馨曰：“我实不知。”雪香曰：“自从那日你说小姐决不容见我，便快快不乐，日日思念，遂成此疾。”芷馨曰：“她不见你，也是小事，何遂一病至此。”雪香曰：“不瞒芷馨姊说，我平生着眼本高，任她粉白黛绿，毫不在我眼里。自那日闲游岸上，在你家后园墙外，蓦见小姐，便自留心，幸而天作之合，你家老爷请我到这里住，又有将小姐许字的意思。我遂将此身付诸小姐，虽海枯石烂。此志总不可移。不意欲求一见，亦不可得。我空有情于小姐，而小姐竟无情至此。”芷馨曰：“她是女子，岂可似你一见便自留情。”雪香曰：“小姐固不容易动情，但似我这样才貌，这样情思，不是我夸口，

只怕你西冷再寻不出一个来。小姐于我不用情，乌乎用其情！”芷馨曰：“小姐于你非不用情，今夜命我来时，她曾说道，叫你自须保重。病好时，可央媒求婚，切莫空空思念，致伤玉体。此言非用情而何！”雪香曰：“小姐叫我自己保重，我这病不是自己保重好得的。如欲病愈，还是要求小姐一见哩！芷馨姊，你今晚对小姐说，请她明日来见一面。”芷馨曰：“我必为你善为说词。”雪香曰：“如此则感谢不尽。”芷馨归自芳馆，猗猗曰：“那秦生病体如何？”芷馨曰：“十分深重哩！”又曰：“小姐，我看有才，有貌，有情三者未能兼，该从古已然。才如子建，未闻貌似潘安；美如子都，未闻情同宋玉。

那秦相公三者俱备，反弄得一病不起，真是可怜。”猗猗曰：“他说些什么？”芷馨曰：“他说这病因小姐不容一见而起哩！”猗猗曰：“那生何痴情如此？”芷馨曰：“他亦非痴，他自己说来，生平眼孔甚高，多少粉白黛绿，毫不在他眼里，唯见小姐便觉心折。我问他何故独心折小姐，他说小姐才貌绝世，故生爱怜。自芷馨想来，那秦相公不惟才貌绝世，亦且用情绝世。小姐何竟不爱怜他？”猗猗不语，芷馨又曰：“刻下太太欲向近处为小姐相位，无论没有这样才貌的人，纵然有其人或才子，佻达放宕不羁，亦未必用情最深，如这秦相公的。小姐不自为地步，失却明珠，更求鱼目耶。那时悔之已晚了哩！”猗猗曰：“你前日叫我对太太说，我说不好出口。

今日又叫我自为地步，却待怎的？”芷馨曰：“秦相公说他这病，若无小姐一见，万不能愈。小姐曷去见他一面。”猗猗曰：“你说了这些话，无非要我见他，其如守礼之谓何？”芷馨曰：“小姐先命我去，也曾说是行权。偏我芷馨行得权，小姐独自不得权吗！”猗猗曰：“行权之事不得已而为之。若我去见他时，于他无益，于我名节有损，岂可漫说行权。”芷

馨曰：“不是这样说；小姐与他作文字交，偶一相见，何损名节。且一见便可作陈琳之檄，使他病愈。不为无益。纵云枉道，这枉尺而直寻，宜若可为也。”猗猗曰：“听你这番话，倒令我心中无所主。俟我漫漫寻思看。”芷馨曰：“小姐何用寻思。芷馨说的话，原自不错。”猗猗曰：“夜已深了，明日再踌躇吧。”

第二十五段

雪各立等意中人 猗猗初见天涯客

梅雪香闻芷馨为他求猗猗来见，心稍快，病亦好些。次早，瘦翁复来问病。雪香坐起迎之，瘦翁曰：“秦君今日精神较前略爽。”雪香曰：“烦翁挂心，这病似有转机。”瘦翁曰：“抑郁则气血凝滞，舒畅则脉络流通。君宜放怀自遣，何难病势不愈。”雪香曰：“翁言是也。”瘦翁复坐一时，乃曰：“君尚倦怠，不胜烦扰，请少陪，免致劳君周旋。”说罢，即去。雪香自笑曰：“贾翁叫我放怀自遣，病不难愈。谁知我欲遣怀，除非是小姐一剂逍遥散。昨夜芷馨说，为我央小姐一见，想今夜是必来的。只是今日这般难得到晚哩！”至二更后，芷馨谓猗猗曰：“小姐去看秦相公来。”猗猗曰：“且漫，待我熟思。”芷馨曰：“小姐昨夜思到今夜，还没有思定的么！”猗猗良久曰：“芷馨，我想与他相见，到底于礼不合。你且去看看他。”芷馨曰：“小姐叫我一个人去，我也不去。”猗猗曰：“你且去，再有商量。”芷馨遂拨开便门，走到客房外，低唤雪香。

雪香听得芷馨声音，只说猗猗亦来。心中甚快，急起身出迎。芷馨曰：“秦相公，昨日病不能起，今日便好得这样快。”雪香曰：“自从你去后，我的病就好了两三分的。小姐今夜来此，愈觉精神爽快。”芷馨曰：“小姐不来哩！”雪香愀然良久，曰：“到此地位，小姐还是不来，是终弃绝我了。芷馨姊，我这病体眼见又重了十分。”芷馨曰：“秦相公不必如此着急，我观小姐的意思，也想见你一面，只是拘于守礼，犹豫未决。

我再去对她说，或者肯来也未可知。”雪香曰：“小姐既有意，你再从中劝行，决无不来，但芷馨姊必须为我用心。”芷馨曰：“我必用心。”雪香曰：“我作一首诗，烦你带去，她见诗必来。”芷馨曰：“如此更好。”雪香乃作诗一首。

想望芳容似望仙，凡心已净志尤坚。

如何屡索观音像，不现空中一瓣莲。

芷馨曰：“秦相公见我小姐，直作观音供奉，这一点虔诚，谅必感得动她。”雪香曰：“观音菩萨救苦救难，发大慈悲。你小姐当必救我。”芷馨曰：“她纵要来，必不在今夜。”雪香问是何故。

芷馨曰：“夜已二更尽了，恐她以夜深为辞。”雪香曰：“早来一刻，鄙坏早慰一刻。芷馨姊必求小姐今夜一见。”芷馨应诺，持诗而去。

到自芳馆，猗猗问曰：“你去见那生，他怎样说？”芷馨遂将雪香之言详述一遍，随将诗递与猗猗。猗猗曰：“这生何苦如此相缠。”芷馨曰：“小姐今夜必须与他相见。”猗猗曰：“怎好见他。”芷馨催促，猗猗不得已，同芷馨去见雪香。

雪香闻猗猗至，喜不自胜。比及相见，却皆低头不语，芷馨在旁视之微笑。良久，猗猗乃曰：“秦君病体已全愈否？”雪香曰：“烦小姐挂心，贱恙已愈。”二人复寂然无语。过了一会，雪香乃曰：“自重阳闻小姐高吟，不胜钦慕。”猗猗曰：“巴人下里，怎当清听。”又复寂然。芷馨曰：“秦相公在我家作寓，本是个宾，今日小姐到这里来，相公却是宾中主，怎么都不请我小姐坐？”说罢，遂将两把凳子移得相近，曰：“秦相公这凳上坐，小姐这凳上坐。”雪香乃曰：“小姐请坐。”猗猗无奈只得坐下。芷馨见二人面俱红，笑曰：“秦相公与小姐今日脸上俱有酒意。”雪香曰：“我是不曾吃酒。”芷馨曰：

“不曾吃酒怎么脸都红了。”猗猗曰：“芷馨真爱说话。”又坐了一会，雪香曰：“前有拙稿一卷呈正小姐，不知为我改易否？”猗猗曰：“字字珠玑，令人目迷五色，何敢妄增损一字。”雪香曰：“自闻妙句，已知小姐柳絮才高。继又闻芷馨言，知小姐论古有识。每思一见，得接清谈，使我茅塞顿开，不意迟至今日，方邀下顾。”猗猗曰：“粗知文墨，秦君却如此过誉，真令人惊惶。”

至若与君相见，终不合礼，是以迟迟吾行。”芷馨笑谓雪香曰：“今日相公的诗，是以观音待我小姐，这观音菩萨岂轻向人间挪步，宜相公求见之难。”猗猗曰：“芷馨怎么这样多嘴？”谓雪香曰：“今日秦君的诗，真是折煞人哩！”雪香曰：“仰慕情切，不能不尔。”复默坐一刻，猗猗起身告辞。雪香曰：“小姐相见甚难，相别何速。”芷馨曰：“夜深了，小姐不得不去。”雪香曰：“自今以后，望小姐设一绛帐，使我作一小门生，时近尊颜，得聆清诲，可乎？”猗猗曰：“秦君何谦，抑若此，真令人抱惭无地。”言讫与芷馨同去。雪香直送到便门，方才转身回到客房。曰：“我好喜也！从前见她才貌，今与晋接，并识其性情，其为人也。幽闲贞静，敦厚温柔，若我梅雪香得遂于飞，倒是天生就一样的人。她既见我，嗣后我见她不难，到情投意合的时候，也不怕阿母不肯。”右思左想，不觉手舞足蹈，直至鸡鸣，方才解衣就寝。

第二十六段

猗猗还稿遣芷馨 雪香因问誉桂蕊

芷馨随猗猗归自芳馆，猗猗谓芷馨曰：“方才谁叫你多嘴，弄得人不过意。”芷馨曰：“我见小姐与秦相公相对寂然，故从旁说几句儿热闹些。”猗猗曰：“他的诗稿我已誊下个稿儿，明夜你可将原稿送去。”次日，芷馨送雪香稿去。猗猗曰：“你去，可问那稿中诗妓桂蕊根由。”芷馨应诺，走到客房来见雪香，曰：“这是你的诗稿，小姐命我送来。”雪香曰：“就留在小姐处看看，何必归赵。”芷馨曰：“小姐因爱你的诗句，已誊下个稿儿藏在匣笥，以便时时吟咏。”雪香曰：“小姐何爱才如此。”芷馨曰：“小姐教我问你，那诗妓桂蕊的根由，可详言之。”雪香曰：“小姐问她则甚？”芷馨曰：“小姐爱她的才，故尔问她。”雪香曰：“这个诗妓比不得别个妓女，你欲闻其详细，必当敛衽而前。”芷馨笑曰：“你这样起恭起敬，难道又是一尊观音菩萨不成。”雪香曰：“虽不是观音，也去紫竹林不远。”芷馨曰：“秦相公真是少见多怪。前日寄我小姐的诗，便把小姐当做观音。今日说起诗妓桂蕊，又说去观音不远。天下哪有许多观音，依你这样滥许，像我芷馨的样也是个观音否？”雪香细在灯下视之，见虽非绝色，却亦楚楚可爱。因笑曰：“芷馨姊，你算不得观音，然也是观音面前一个玉女。”芷馨曰：“你总语不离宗，还是推尊我家小姐。”雪香曰：“说起观音，我有一个古典说与你听。”芷馨曰：“什么古典？”雪香曰：“一人生平颇幸因果，在家虔奉观音。时

当远游，因绘观音小像，裱轴画儿带在身边，每逢客店必焚香顶礼。遇有急难的事，时时虔诚祷告，然却毫无应验。其人遂谓观音不灵，几日不焚香烟。忽睡梦之间，见一女子容貌妆饰，俱觉可意。其人因问姓名，女子自称观音座下玉女。那人曰：‘我奉大士，不为不诚，凡有求祷，何竟绝无应验。’玉女曰：‘你虽诚心，但没有走到门路。’那人曰：‘有何门路？’玉女曰：‘凡有祈请，若我不为传言，观音终不能知。你自今以后，必先祈我，当无不应。’其人允诺而寤。”芷馨曰：“这话倒也是的。比于秦相公，虽诚心爱慕小姐，若不是我两边传言，小姐怎么晓得你的意思。”雪香曰：这是一样情理，待我将这古典说完你听吧。那人嗣后每奉观音，必先祈玉女，于是无求不应。一日，旅馆凄凉，自思若观音大发慈悲，使我得遇佳人，倒是一时乐事。少顷，忽一女子排闥而入，自称是大士座前玉女。大士怜君孤寂，特地命我来伴。那人欣然纳之。芷馨姊你也是个玉女，何不与我相伴？”芷馨目斜视，曰：“秦相公说这些话给我，静听半会，却是不入耳之言，我真为你羞煞哩！”雪香执其手曰：“芷馨姊，小姐也有相怜之意，难道你无怜悯之情。”芷馨曰：“小姐千金贵体，你先心折于她，她就怜你，也不枉得。似我这样的人，何敢生一妄念。我纵怜你，你日后怕不丢人在脑背后哩！”雪香曰：“芷馨妨若是怜我，日后决不相负。”芷馨曰：“秦相公你好痴，不向凤凰队里寻个安乐窝，却只与莺儿作闹。”雪香曰：“凤凰一时难求，莺儿倒是本地风光。”芷馨曰：“夜深了，我去回复小姐。”说罢就走。雪香曰：“桂蕊的根由，我尚未说得你听，你怎便去。”芷馨一路走，一路答曰：“我不听了。”雪香赶上几步，牵芷馨衣曰：“姐既问桂蕊根由，我怎敢不说。你不听我说，又怎好复命。你且转去，我说与你听。”芷馨曰：“我不转去，你

又将不入耳之言聒入耳的。”雪香曰：“你放心，我决不胡言。”芷馨遂转身走到门外，便立住脚。雪香曰：“你进来，我说得你听。”芷馨曰：“我自今以后，誓不进你这门的。”雪香笑曰：“芷馨姊十分伶俐，今夜怎么带一分呆气。我若当真要摆布你，《西厢》不云乎？绿莎便是宽绣榻，柳丝花朵便是垂帘下，又何分门内门外哩！”芷馨掩耳曰：“污耳，污耳！”雪香曰：“与芷馨姊会面几次，并未询及年庚，敢问今春十几了？”芷馨曰：“要你问些什么！”雪香曰：“这是正经话，如何不问？”芷馨曰：“十六岁了。”雪香曰：“《牡丹亭》有云，‘年华二八正是婚时节’，恰与姊年纪相符。”芷馨曰：“不要胡缠，快将桂蕊根由说个明白，我要回复小姐去。”雪香曰：“我说你听吧。这桂蕊字月香，是销魂院名妓，其人姿容绝世，才思无双。”芷馨曰：“比我小姐何如？”雪香曰：“相为伯仲。”芷馨曰：“可惜流落青楼。”雪香曰：“虽在青楼，无异千金贵体。”芷馨曰：“却是何故？”雪香曰：“欲与相见，便有两不得、两不能。”

芷馨曰：“何谓两不得？何谓两不能？”雪香曰：“非数十金求见不得，非文人才士求见亦不得。见他的时节，欲与同宿不能，欲稍与戏谑亦不能。”芷馨曰：“前日小姐看她的七言古，也知她是个有节操的妓女。但不宿客的事，我终不信。”雪香曰：“你晓得什么！不信由你。”芷馨曰：“是几时相公与他识面信？”雪香遂将上巳同松、竹、柳三人去的话，详说一遍。

芷馨曰：“她既不宿客，相公到那里却是怎样？”雪香曰：“饮酒赋诗而已。”芷馨曰：“你的诗稿上载有松翠涛、竹山谷，何不见那姓柳的。”雪香曰：“松、竹是我契友，柳只泛泛交耳。”芷馨曰：“玩他诗句，甚留情于相公。你今作客天涯，岂不负了她一片至诚。”雪香将托付松、竹二人的话，说

了一遍。芷馨曰：“如此方不负情。”雪香说毕，芷馨遂去到自芳馆告知猗猗，猗猗曰：“从古名妓也有才色无双的，也有感恩重义的，若处污秽之中，能令白圭无玷，真是罕有。信如这生所言，那佳蕊洵不易得，怎能与她相见也好。”芷馨曰：“那妓想必是跟秦相公的，小姐若与秦相公得谐琴瑟，那时朝夕共处，相见何难？”猗猗曰：“芷馨，你总是信口开河。”于是复闲叙一会，各自睡去。

第二十七段

慕佳人花信求婚 逞绝才雪香拟古

西冷有贵族姓花名信，字番风，生得姿容艳丽，倒是西冷巨擘。若论才情，却只平平技量，年近弱冠，未婚失偶。闻猗猗貌美才高，央人为求凰计。瘦翁犹未惬意，商于池氏。池氏曰：“我闻花生是西冷第一体面人，通邑有美人之称，配我女儿甚好。”瘦翁曰：“花生虽则鲜明可爱，然终不脱凡艳。况且他的学问也不算出类超群，何足能为女儿佳偶。”池氏曰：“我闻这生是西冷好秀才，难道竟没才学。似你这样苛于求全，岂不误了女儿大事。”瘦翁曰：“必须如那秦生方称快婿，不知你是何意见，却嫌他远了。”池氏曰：“何必舍近求远，还是许这姓花的为是。”瘦翁曰：“你总是妇人之见，我也难与你争论。此系女儿大事，倒问过女儿，看她意思如何？”池氏曰：“你这也说得是，但我与你去问她，她必含羞不语。不如去唤芷馨来，叫芷馨去对她说。”瘦翁命晚奴唤芷馨至，芷馨曰：“老爷唤婢子何事？”池氏曰：“我欲将小姐许字姓花的秀才，老爷尚犹豫未决，唤你去问小姐，看她意思何如？”芷馨曰：“哪个姓花的？”池氏曰：“是西冷第一人物，名信字番风。论他仪表，合邑有美人之称。论他才学，是西冷一个好秀才，你也该听见说这个人哩！”瘦翁曰：“这生人物、才学非去不得，只是不是小姐的对儿，我尚不惬意。太太一定要许，你去问过小姐，叫她拿定主意，免致后悔。”芷馨应命而去，走到自芳馆，对猗猗说，猗猗低头不语。芷馨曰：“小姐不必

犹豫，老爷既说尚不惬意，则其才貌必不及秦相公可知。小姐既心许秦相公，决不可见异思迁，致有误嫁王郎之叹。”猗猗曰：“我非见异思迁，思所以辞之耳。”芷馨曰：“辞便辞，何必思。”猗猗曰：“父母之命，我怎好遽然推辞。且遽然辞之，恐于秦生的事反露圭角，必须不辞而辞方妙？”芷馨曰：“怎样不辞而辞。”猗猗沉思半晌，曰：“有一妙计，只须如此如此。”芷馨亦喜，遂回复瘦翁、池氏曰：“小姐说婚姻之事，原在父母，非女儿家所敢与闻。但老爷、太太既要问她，她亦不敢自主，必须如此如此方好。”瘦翁曰：“这话说得甚是。”池氏曰：“女儿只是要卖弄才情，也罢，就依她吧！”次日，冰人复来，瘦翁曰：“小女稍知文墨，吾兄所知这花生信是翩翩公子，然使有貌无才，非我所取。择日办个薄宴，烦兄与那生偕来，意欲面试。如果才堪倚马，便许乘龙。若其不能，切无见怪。”冰人复命花信，花信慨然应允。自思曰：贾翁要我面试，难道我便惧怯不成？我闻贾翁之女颇有才情，到她那里，我也出一诗题她做。一则可试其才，一则我可自饰其短。谅她一个女子，必不能胜我才学。当互相考时，我做得出来，她也做得出来，固是美事。假若我做得出来，她做不出来，我更好扬眉吐气。即使我做不出来，亦可借她为词。饰我短处。又转思曰：设若我做不出来，她做得出来奈何？又曰：决无此事，我也是这西冷好秀才，她必不能胜我，只是我须想个难做题目考她。主意既定，及期，盛服肃装，偕冰人来。兰瘦翁迎至中堂，叙礼而坐时，雪香亦在座相陪，两下各通姓名。芷馨闻花信至，隔帘窃窥，入自芳馆谓猗猗曰：“这姓花的人物，虽是体面，终觉未能免俗。况与秦相公相形，更觉一清一浊，不啻天渊，不知那些俗眼，怎么称他为美人的。即此一见，无论有才、无才，已非小姐匹偶哩！”猗猗曰：“芷馨，你说我

这不辞之辞的计妙否？”芷馨曰：“甚妙！”少时，肆筵设席，分宾主坐，酒至半酣，瘦翁命晚奴到自芳馆，请小姐出题。猗猗遂出题，命晚奴拿到中堂。瘦翁视之，乃是葩经拟体，其一，关关雎鸠；其二，凤凰于飞；其三，桃之夭夭；其四，于以采苹。每题俱拟四首，以寸香为度。瘦翁递与花信，花信曰：“久闻令媛才同柳絮，小子亦拟有一题请教。”随于袖中取由题来，是美人四时闺情，题作回文体，限纱窗花遮斜为上韵，妆长伤墙香为下韵。瘦翁曰：“此等诗，必牵强组合，难于自然。小女稍知文墨，未必能有好句。”花信曰：“以寸香为度，果能四首俱起，纵无妙句，亦算才敏。”瘦翁遂命晚奴将题目送与猗猗。芷馨曰：“这回文体，以一寸香而作，四首亦是大难。”猗猗曰：“求佳固难，若成篇亦不甚难。”谓晚奴曰：“你出去说，还是四首做起一并拿出去，还是零星拿出去？”晚奴出，将猗猗之言告知瘦翁。瘦翁未及答，雪香在座，欣然曰：“零星拿来可以，一面赏诗，一面吃酒，真是快事。”瘦翁因谓晚奴曰：“就零星拿来看看。”晚奴走到自芳馆，对猗猗说。猗猗已做起一首，付与晚奴。晚奴拿出，雪香接着一看，曰：“作回文诗难得流利。此诗有情有景，不现雕琢，真是天才敏妙。”花信亦看了一遍，暗暗称奇。

少时，晚奴又拿两韵出来，雪香复赞赏。一会，花信见猗猗如此笔快，遂欲将猗猗所出之题，自己趁早做起，乃愈着急愈做不出来，也不暇及看猗猗诗，却默坐沉思去了。少时晚奴又拿两韵出来。雪香赞不绝口。瘦翁曰：“不过稍成句法耳，何足言诗。”雪香曰：“是令媛的诗，故翁不以为奇，倘是他人能如此敏捷，恐翁亦当心折。”晚奴又拿一首出来，雪香曰：“如‘夜清秋月一天长’之句，即不是回文体，亦是妙句。”花信曰：“清字改深字更好些。”雪香沉吟一会，乃曰：“清

字妙，惟是清字方切秋月。细心领略，令人神游秋夜月明之间。若改深字，便乏远神矣。”花信意沮。冰人某随声附和曰：“某虽不识诗味，聆之亦觉铿然可听。小姐有如此妙才，信乎名下不虚。”瘦翁曰：“过誉！过誉！”晚奴复送诗出，时一寸香尚未灰烬。雪香曰：“古人刻烛催诗，不过如是。”遂合四首，朗咏一遍。诗云：

纱窗倚处整新妆，寂寂春来惹恨长。
鸦鬓两分怜意倦，黛眉双敛自情伤。
花筛月影花迷径，竹引风声竹拂墙。
遮莫淡烟轻袅袅，斜横舞袖扑清香。
纱笼翠幕翠凝妆，曲度薰琴抚夏长。
鸦噪晚风迎日落，蝶惊残梦惹魂伤。
花浮水影荷撑盖，柳 堤阴树覆墙。
遮面半开新折扇，斜裙绕处步尘香。
纱帐拂云鬓整妆，夜清秋月一天长。
鸦栖树里闲愁积，雁寄书时别感伤。
花趁雨开新菊径，叶经霜落冷枫墙。
遮眸望断怜人美，斜倚玉栏绕雾香。
纱轻浣罢理残妆，刺绣添丝一线长。
鸦宿暮山归梦冷，鹤飞宵露警翎伤。
花花冻雪凝梅岭，处处寒烟抹粉墙。
遮月淡云阴漠漠，斜风绕鼎拂浓香。

瘦翁曰：“所限寸香已尽，花君诗做起否？”花信曰：“因一心玩赏令媛诗句，并未曾做这诗哩！”瘦翁曰：“再限寸香，君速作成。”花信曰：“小子不及令媛敏捷，此诗不如不做，候回去时再作成请教吧。”雪香曰：“王勃拥被沉思，摩诘错走入瓮，古人不少苦吟，然皆不碍为吟坛健将。花兄即

不能一时做起，何损才名。”瘦翁曰：“秦君才亦敏妙，曷将小女所出题目做他几首？”雪香故谦曰：“花兄在此，岂敢弄斧班门？”花信料这诗，雪香未必能一时做起，若不能做起，亦可藉口自饰，遂催促曰：“秦君何必不做，我岂是嫉才一流人？”雪香笑曰：“如此，切勿见晒。”乃援笔立成，香亦未尽。拟“关关雎鸠”

关关雄雉，言萃其雉。彼妹者子，既和且柔。
无非无仪，厥德永修。亦既见之，云胡不求。
关关难雉，载飞载鸣。彼妹者子，既和且平。
如王斯洁，如水斯清。亦既见之，爰慰其情。
瞻彼中林，有华其枝。彼妹者子，于以求之。
之子之远，悠悠我思。寢不成寐，食不遏饥。
交柯之树，在彼东园。彼妹者子，可与寐言。
有酒有酒，静寄高轩。何以忘忧，北堂之萱。
拟“凤凰于飞”

青青芳草，生于中阿。有芬其叶，有葩其紫。
虽曰无人，中情弥美。欣欣向荣，以待吉士。
青青芳草，生于中阿。秋霜以清，春风以和。
匪朝伊夕，幽赏无多。彼居之子，眷怀女萝。
鸳鸯在梁，爰居爰处。鸟亦有托，人思其侣。
岂日无家，未得我所。愿言佳人，唱予和汝。
凤凰鸣矣，下上其音。于以相攸，父母之心。
凤凰于飞，十吉孔云。天作之合，乃鼓瑟琴。
拟“桃之夭夭”

桃之夭夭，值彼仲春。发尔芳华，度尔芳辰。
爰及其时，见此良人。薄言旋归，车马诜诜。
桃之夭夭，唯春斯荣。和风习习，鸟鸣嚶嚶。

爰及其时，百两以迎。亲结其缡，赠以琼英。
彼居之子，华如桃李。我肴既馨，我酒既旨。
式饮式食，云胡不喜。琴瑟静好，唯我与尔。
于戏乐只，朝斯夕斯。彼居之子，乃唱乃随。
室家以和，父母以怡。彼居之子，罄无不宜。
拟“于以采苹”

于以采苹，南涧于征。有物斯洁，有志斯诚。
克相夫子，祀事孔明。以羞先祖，元酒太羹。
于以采苹，欣为以饔。有志斯诚，有物斯洁。
克相夫子，享礼不成。以羞先祖，先祖愉悦。
博言采之，惟涧之苹。何以荐之，于豆于登。
先祖有灵，亦莫不兴。以似以续，子孙绳绳。
薄言采之，苹蘩斯寄。谁其荐之，季女之事。
先祖有灵，亦不尔弃。降福既多，子孙翼翼。

花信见雪香寸香未尽，立刻作成，暗暗称奇，却自己面带羞愧，筵散辞去。冰人某谓之曰：“花相公往日诗才亦甚敏捷，今日五色笔何故被人夺去。”花信曰：“彼限寸香为度，作诗亦是大难。心愈着急，思愈滞塞，故不能成句耳。虽然事有分定，想这段姻缘若是我的，此时作诗必然不至如此滞塞。今既如此，无复望矣。”冰人某曰：“我再向贾翁说何如？”花信曰：“说之无益，只取羞耳，不如不说为妙。”冰人弗听，复向瘦翁说。瘦翁以缓议为辞乃止。

瘦翁谓池氏曰：“你说那花生是西冷第一人才，一经面试，彼却退避三舍。倒是秦生游刃有余。为女儿相攸，还是这姓秦的好。”池氏曰：“纵欲许亲，怎好面言，必须有人为媒才是。”瘦翁曰：“这西冷无甚么知心的人，惟月鉴和尚与我相契，此时远游去了，俟他回时，将此意告知，央他为媒。”池氏曰：

“且缓议吧。”事乃暂寝。

第二十八段

兰猗猗论琴入妙 梅雪香取才从宽

芷馨谓猗猗曰：“我今早听见老爷说，还是将小姐许秦相公。太太的意思也允了哩！”猗猗听说，低头无语，然却喜动颜色。芷馨又曰：“假若小姐出的题，那姓花的一时都做来了，奈何？”猗猗曰：“我料这西泠必无倚马可待之才，故设此不辞而辞之计。”芷馨曰：“小姐未必料事如神，不过是侥幸成功。”猗猗笑曰：“功已成了，管他侥幸不侥幸。”少时，芷馨出。雪香隔墙呼曰：“芷馨姊，芷馨姊。”芷馨闻呼，走到墙边，谓雪香曰：“秦相公，昨日真的便宜你了。”雪香曰：“怎么便宜我。”芷馨曰：“假若这姓花的做得诗起，这段姻缘已非相公所有。他却做不出来，偏让你做，遂使百计难成之功，一旦唾手可得，岂不是便宜你。”雪香曰：“何所见是唾手可得。”芷馨曰：“眼前太太亦允了，只候月鉴和尚回来，便央他对你说哩！”雪香喜不自胜，曰：“前日蒙小姐辱临，未曾面谢。今夜欲到自芳馆拜见小姐，不知肯容一见否？”芷馨曰：“俟我告知小姐，看她意思如何？倘肯相见，我开门来接你。”雪香曰：“如此感谢你无尽。”芷馨对猗猗说知，猗猗曰：“我怎好见他。”芷馨曰：“前日既见了，今见他怎又见不得。小姐不必推阻哩！”猗猗无语。

至二更时，芷馨开了便门，来见雪香。雪香甚喜。芷馨曰：“你这段姻缘指日自当成就，只是我来往周旋，顾用心机，何以报我哩！”雪香笑曰：“你前日说，怕我丢你在脑背后，我

决不致如此。日后欲报大德，必置之胸怀间。”芷馨含羞不语，遂引雪香到自芳馆来，与猗猗相见。雪香曰：“前蒙小姐辱临敝斋，令人铭感不忘。”芷馨曰：“秦相公在我家作寓，怎么称起敝斋来了。”雪香曰：“自我来时，已蒙割自芳馆北之地与我，现今我得其地，已非小姐所有，安得不以敝斋称之。”芷馨曰：“听相公口气，几欲久假不归了。小姐，我每兴问罪之师，要他学张松献图来。”雪香曰：“你若兴师而来，只恐全军尽为我得。”猗猗笑曰：“久已平分疆界，依然各守方城吧。”芷馨曰：“我还要三分鼎足。”雪香曰：“你是自芳馆附庸，安能分廷抗礼？”猗猗曰：“秦君，我闻芷馨说那诗妓桂蕊眼孔甚高，过客中少所许可，果是真否？”雪香曰：“前日芷馨姊细问始末，我俱是实情相告，并无一言虚誉。”猗猗曰：“玩她诗句，真是才女。”雪香曰：“不徒诗词见长，琴棋书画无一不精。”猗猗曰：“彼诗有云，‘生平不惯筝琶事’，似非通音律者。”然雪香曰：“言不惯，非不通也。盖拍红牙而歌白，是彼所不屑为，故言不惯耳。至若五弦，亦时抚弄。”猗猗曰：“君听彼抚琴否？”雪香曰：“听过一次。”猗猗曰：“妙否？”雪香曰：“真能得弦外响，非复指上音。”芷馨曰：“比我小姐那夜所弹何如？”雪香曰：“也难分出高低上下哩！”猗猗曰：“我於音律概乎未知。”雪香曰：“小姐不必瞒我，那夜弹琴，我在这窗外亲耳听见的。”猗猗因悟及那夜墙边树梢微动，知是雪香过墙窃听，因答曰：“下里之音最足污耳，不意被君窃听，令人愧煞。”雪香曰：“真是妙音，足移我情。小姐何不再弹一曲听听。”猗猗曰：“此处离老母卧室不远，当夜深人静，恐老母听见不便。”雪香曰：“吾友竹山山解谷精於音律，我尝学琴於彼，但不过依谱而处。敢问如何而后，可以臻放妙境？”猗猗曰：“欲臻妙境，必须精熟

之后，出以自然，心可得而会，口不可得而言，此成连所以移情海上也。”雪香称善。猗猗曰：“昨日君所作的拟体尚有稿否？意欲领教，以广见识。”雪香曰：“未存稿，俟明日呈正吧。只是小姐出的题，以寸香为度，也太狠哩！”猗猗曰：“题也不狠，无奈那花生无此捷才。”雪香曰：“论才只论妙不妙，不论捷不捷。古人，‘吟成五个字，捻断数茎须’，岂必不是才子。李太白斗酒百篇，刘梦得不题糕字，皆可永传不朽。才之捷与不捷，似不足以论人。”猗猗曰：“君言固是，然于吟坛争胜时，到底才捷者省得好些气力。”雪香曰：“这也不错。”芷馨曰：“秦相公那里有棋枰棋子，我去拿来，你们两人下一局。”猗猗曰：“不必去拿。”雪香曰：“芷馨姊拿来也好。”芷馨遂去。雪香曰：“闻令尊二大人欲招小生为婿，可是真的否？”猗猗不语。雪香曰：“昔刘阮到天台，千古称为奇遇。然春风一度，为时无多。似我得遇小姐，便可偕老百年，真刘阮所不能及。”猗猗复含羞不语。雪香复欲言时，见芷馨至而罢。

第二十九段

猗猗粉本画鸳鸯 芷馨良夜送云雨

芷馨将棋枰、棋子拿到自芳馆来，笑谓猗猗曰：“秦相公一轴小画，也被我拿来了。”猗猗展开视之，雪香曰：“何物贼人，窃我鸳鸯图来。”芷馨曰：“偷书画的贼才是佳贼，尽不妨事。”猗猗曰：“这题画的诗，稿中已经载入了。”雪香曰：“诗已存稿。”猗猗曰：“这画是桂月香亲手画的？”雪香曰：“然。”猗猗曰：“笔笔生动，骨秀神清，真是画家神品。”芷馨谓雪香曰：“秦相公，我小姐的丹青亦妙哩！”雪香曰：“明日定要领略妙画。”猗猗曰：“此图存在这里，明日临一幅付君收贮。”雪香曰：“如此更妙。”芷馨遂将画收好，请猗猗与雪香对奕。二人就坐，芷馨曰：“我来从壁上观看，看是谁胜谁负。”雪香曰：“芷馨姊，倘有危难，还乞救援。”芷馨曰：“我只旁观鹬蚌。”猗猗眩目视之，下了数子。芷馨曰：“小姐好个双飞燕，秦相公这角子已不能全保矣。”雪香曰：“这燕一飞，已飞到我室里去。”猗猗含赧又下了一会。芷馨曰：“这里正好并驱中原，未知鹿死谁手。秦相公何故闭关谢客。”雪香曰：“势不两立，必有一伤，不如各求自全，两不相防为妙。”猗猗曰：“以局势而论，秦君此着让的极是，正所谓‘临事而惧，好谋而成’的工夫。”芷馨曰：“这里幸得小姐斜飞一着，不然几被秦相公破了眼。”雪香曰：“外关未紧，破眼的时节还早。我与小姐打个同心结看。”猗猗曰：“我不打结。”芷馨曰：“这着让了他吧。”一局既终，天色

微明。雪香辞去。

次日，猗猗将鸳鸯图临起，依原韵题一首在上。诗云：

梦里常交颈，交颈直到醒。喜傍并头莲，花间无孤影。

谓芷馨曰：“将我这临的画，送与秦相公，请他将前日作的拟体诗誊稿带来。”芷馨应诺，遂到客房，将画递与雪香。雪香曰：“与月香原本如出一手，令人莫能轩轻，真是一时二妙。”芷馨曰：“小姐临这幅鸳鸯图，自有深意。秦相公切勿轻视。”雪香曰：“小姐此图自当宝贵深藏，决不再令人窃去。只是芷馨姊非鸦非凤，这鸳鸯图上当从何处位置。”芷馨低头不语，雪香曰：“芷馨姊今日暂与你作个交颈鸳鸯吧。”芷馨正色曰：“秦相公何出此言，你快将诗稿誊出，我回复小姐去。”雪香曰：“诗稿容易誊，你且在我这里谈叙一时。”芷馨曰：“来多了时候，恐小姐见责。”雪香曰：“你在我这里，小姐必不责你。”芷馨曰：“不比得夜深人静，可以任意迟延，此时不速去，倘老爷走来奈何？”雪香曰：“你老爷轻易不来。”芷馨曰：“恐晚奴来哩！”雪香曰：“晚奴亦不常来。”芷馨曰：“你将稿誊出，我要速去。”雪香曰：“你怕有人来，我去将门关。”芷馨曰：“青天白日，成什么样子，我去也。你誊起稿儿，我夜里来拿吧。”遂急忙走出到自芳馆，猗猗问曰：“他的诗誊来否？”芷馨曰：“尚未誊出，叫我今夜去拿哩！”当芷馨方音去时，瘦翁即来与雪香相见。雪香暗思曰：幸得芷馨已去，不然被贾翁撞见，岂不误我大事。瘦翁曰：“秦君前日拟体诗，颇得风人之旨。”雪香曰：“率尔操觚，毫无佳处。”瘦翁曰：“寸香为度，却能游刃有余，亦是大难，恐陈思王七步成诗，亦不过如此敏捷哩！”雪香曰：“陈思王萁豆之诗，妙在作双关语。”瘦翁曰：“不解曹丕当日何以不能相容。”雪香曰：“兄弟之间易启猜嫌，煮豆燃其千古

同慨，安得以棠棣之诗化尽世人。”瘦翁曰：“唐太宗以英明之主而杀建成、元吉，千载不无遗憾。”复坐谈一会而去。

至夜二更后，猗猗命芷馨到客房拿诗，芷馨不肯去。猗猗曰：“去过数次，今夜怎么不肯去？”芷馨见猗猗强要己去，遂到客房来见雪香，雪香喜曰：“芷馨姊真信人也。”芷馨曰：“我原不肯来，无奈小姐相强。”雪香曰：“今日幸得你去的快，不然几乎被你老爷撞见了。”芷馨曰：“我有先机哩！”雪香曰：“不过会逢其适耳，有甚先机。”芷馨曰：“你的诗该誊起了，快与我拿去。”雪香曰：“此时夜尽无人，尽可少安无躁。”芷馨曰：“夜深了，我不能久待哩！”雪香牵其衣曰：“芷馨姊，你应怜我夜夜孤零。”芷馨曰：“你夜夜孤零与我何干，休以邪词污耳。”雪香曰：“今夜求芷馨姊暂伴一宵。”芷馨曰：“你再不放我，我便喊得小姐听见，看你羞也不羞。”雪香曰：“我正欲向小姐借得你来，谅你小姐必定慷慨。俟我不用你时，再送还小姐。”芷馨掩着两耳曰：“任你说，我总不听见。”雪香遂将芷馨拥之怀中，芷馨曰：“休得如此。我说句知心话你听，只要你与小姐有缘，克遂琴瑟之愿，我不过囊中物耳，取之岂不容易。”雪香曰：“后来的事且姑置无论，今日无如司马病渴，姊独不以杯水相救乎？”芷馨曰：“似你如此把持不定，幸得天有眼生你是个男子，若是女子怎了！”雪香曰：“我若是女子，若见了美男子，必大发慈悲，行云送雨，决不像你这样心硬。”芷馨低头不语。雪香遂拥至帐中，曲尽绸缪。雪香曰：“《西厢》有云‘你半推半就，我又惊又爱’，真是今日情景。”芷馨不语。少时，各披衣起。雪香曰：“芷馨姊十余年含苞海棠，被我春风一度，替你吹开，你将何以报我？”芷馨曰：“你不报我，还要我报你什么！”雪香笑曰：“不记前日之言乎！你怕我丢你在脑背后，我说必

置之胸怀间，今日之言正所以报也。”芷馨笑曰：“这样报法不报也吧。只是妾既失身，愿郎勿忘今日。”雪香曰：“这是自然，不必叮咛。”芷馨曰：“你将拟体诗快誊来与我拿去，夜已深了，恐小姐等候哩！”雪香遂誊稿递与芷馨，芷馨乃去。

第三十段

就寢室猗猗侍慈母 守旧约桂蕊待梅郎

芷馨到自芳馆将诗递与猗猗，猗猗视之，曰：“拟古而不见摹古之迹，是善於作拟体者。”芷馨曰：“秦相公若无此诗，小姐这段姻缘尚属未定，于今克遂私愿，此诗不啻于拈红叶之题。”猗猗无语，芷馨又曰：“小姐前日之计，真的是一举两得。”猗猗曰：“何为一举两得。”芷馨曰：“一则辞了姓花的，一则定了姓秦的，岂不是两得。”猗猗复将诗沉吟半日，遂各就寝。

次日，芷馨初起，开门走出。雪香早在墙外等候，乃呼曰：“芷馨姊。”芷馨走到墙边，雪香笑问曰：“昨夜小姐没有说些什么！”芷馨曰：“没有说什么。”雪香笑曰：“芷馨姊，你昨夜好波！”芷馨含羞曰：“说也羞煞人哩！”雪香曰：“你今日春光满面，较胜往日。自今以后，便可源源而来，无复作羞涩故态。”芷馨曰：“小姐不命我来，我何能来。你也不必稍着形迹，恐我小姐看破，有些不便。”雪香曰：“你今夜来否？”芷馨曰：“来与不来，我尚不能自主。”雪香曰：“你对小姐说，说我有几首诗要请教小姐。今夜小姐必命你来拿诗的。”芷馨曰：“你有什么诗？”雪香曰：“非真有诗，你好藉口而来耳。”芷馨曰：“我来后小姐要诗奈何？”雪香曰：“我预先做几首也容易，只是你今夜必来。”芷馨应诺而去。

雪香归到客房，即做了几首诗。至夜二更时候，静坐以待芷馨。不觉有约不来，已过夜半。雪香曰：“芷馨从不食言，

今夜怎么不来？莫非昨夜之事已被小姐知觉，故禁止她来耶！只是这小姐决不如此薄情。”到了次日，雪香屡在墙边探望，但觉雁杳鱼沉，绝无动静，愈生惶惑。至夜雪香逾墙而过，见门户已闭，灯火全无。自思曰：何其睡得这样早法。遂归到客房叹曰：此必是小姐提防她来，故如此耳。只是小姐天姿超迈，何竟不免俗情？次早，复逾墙来，细视之，则户已封锁，杳无人迹。雪香曰：“莫非贾翁知我与小姐、芷馨的事，迁去以避我耶？果是如此，则不惟婚事难成，并我亦不能栖身此地。又曰：“这事却甚机密，贾翁焉得而知？”良久复自思曰：“我前日几次相遇是梦耶？这小姐与芷馨殆仙耶？妖耶？”越思越疑，彷徨失措。会晚奴至，雪香突问曰：“你家这两日有甚事故？”晚奴曰：“无甚事故。”雪香曰：“这馆隔墙往日，常听有人声息，怎这两日绝无影响。”晚奴曰：“这两日太太病了，小姐和芷馨伏侍太大，朝夕不离，故这所房室已封锁了。”雪香方释然无疑。却因美人远隔，闷坐无聊，独出外闲步，遂走到西子庙来。

值月鉴和尚远游初回，迎着雪香曰：“秦相公自移寓贾遁翁家，怎轻易不到敝寺？”雪香曰：“前重阳节大师同贾翁作西湖之游时，构来薪不能相陪。继闻大师远游，是以未来拜谒。”月鉴曰：“敝寺亦颇幽闲，相公可时来走走。”雪香曰：“固所愿也。”于是纵谈，至晚方去。且说桂蕊，自投水被山岚救起，遂到西冷居住，以作山岚义女。山岚夫妇亦甚爱怜如己亲生。一日，山岚夫妇商议曰：“俗言男大须婚，女大须嫁。孩儿已长成人，宜为她择婿。一则成其大事，二则我二人暮年有靠，岂不两便。”桂蕊闻之，乃谓山岚夫妇曰：“儿有一言，望父母垂听。”山岚曰：“你有何言？”桂蕊曰：“儿已许字罗浮梅氏，不愿再有他议。”山岚曰：“罗浮梅氏，本是望族，

你许字是哪一家。”桂蕊曰：“父名癯翁，母冷氏，郎君名如玉字雪香。”山岚曰：“当那救你起来的时，离梅家百里之遥，你若早说，我便好仍在罗浮居住，以便往来照应。于今搬到西冷来了，不又要送你到罗浮去。”桂蕊曰：“当那时节，初顶重生大恩，怎好遽言此事。且儿闻梅郎已到西冷，正欲借此访问消息哩！”山岚曰：“这人到西冷何事？”桂蕊曰：“一则省他父亲，二则为求凰计。”山岚曰：“你才说已许字梅郎，怎又说他为求凰计？”桂蕊曰：“儿出身微贱，许为次妻。他尚未有正配。”山岚曰：“似这等说，儿不必守那姓梅的。以你这样才貌，何患不得佳婿，岂可低头作妾，受人家挟制。”桂蕊曰：“任是地老天荒，儿心终不可移。若为儿成全此事，更是天高地厚之恩。”山岚曰：“这也由你，只是梅氏清白传家，怎到此时尚无人选他为婿。”桂蕊曰：“闻他幼时已聘兰氏女，后兰氏移家别处，相隔甚远，十余年不通音问。今年忽一姓艾的，送兰氏书至，言其女已嫁，教梅郎另行择婚，是以尚无正配。”山岚曰：“知他此时尚在西冷否？”桂蕊曰：“求父亲为儿访之。”山岚应诺而去。

第三十一段

遇山岚因里话因 辞雪香误中又误

兰瘦翁见池氏病重，心甚不乐，遂到客房与雪香闲叙，因问曰：“昨日秦君往哪里去了？至晚方归。”雪香曰：“在西子庙去了。”瘦翁曰：“月鉴回否？”雪香曰：“已回。”瘦翁听说月鉴已回，欲将女许雪香之事告知月鉴，托他为媒。遂与雪香略坐片时，径往西子庙来。月鉴见瘦翁至，甚喜，笑迎曰：“违教多时。”瘦翁曰：“月鉴，你出游已一月有余，将游览的景况说得听听。”月鉴遂历叙所见，瘦翁曰：“山水之间饶有佳趣，听你口谈，亦令人神往。”于是又闲叙一会。瘦翁曰：“我有一事相托，多时望你回来。”月鉴因问何事？瘦翁曰：“小女年已长成，尚未曾许字。我看这西冷无可为东床佳客者，意欲将小女许那武陵秦生，又无相契人作伐，烦你向秦生说合这段姻缘。”月鉴曰：“那秦相公，昨日曾到敝寺来，与他谈论半日。其人吐属风雅，举止安详，以之乘龙定称快婿。但我是方外人，怎好作线。”瘦翁曰：“这却无妨。”月鉴曰：“还是缓些时说，还是此时就说哩！”瘦翁曰：“我已等你多时，也不必缓。”月鉴曰：“要是说，今日就对秦相公说，我已与同人约游终南，明日清晨便去。”瘦翁曰：“今日去说也好。”遂起身邀月鉴曰：“同我到家里去。”月鉴曰：“何必如此过急，在此吃了午饭去不迟。”瘦翁曰：“又要打搅。”不多时，有一老人走进庙来，须眉皓然，衣履是个商贾模样。

瘦翁见他年老，略与为礼。月鉴迎着问曰：“贵姓？”老

人曰：“姓山。”盖即救桂蕊之山岚也。山岚坐了一时，见壁上有咏西子的诗，旁落雪香二字，因问曰：“此人是罗浮梅雪香否？”月鉴曰：“此入姓秦，武陵人也。”瘦翁见山岚说罗浮梅雪香，因问曰：“山翁可认得罗浮梅雪香？”山岚曰：“颇有瓜葛。”瘦翁曰：“我也认得这姓梅的，于今隔十余年，但不知他家近况何如？”山岚曰：“清白传家，依然如故。”又曰：“翁既认得这梅雪香，若见他时，烦指引到舍下。”月鉴曰：“尊府在哪里居住？”山岚曰：“离此不过十余家，是在罗浮新撤回的。他若到此，烦指引他一问便知。”瘦翁曰：“他是罗浮人，山翁怎知他必到这里来？”山岚曰：“他已来了两月，屡次访问，却不知他寄迹何处？”瘦翁曰：“彼到西冷何事？”山岚曰：“因他父亲游西冷半载未归，一则来省父亲，二则欲择个人家定头亲事。”瘦翁曰：“这梅生又是几时断了弦？”山岚曰：“彼尚未婚，何断弦之有！”瘦翁曰：“我闻彼于某月已娶某氏女为妻，何云未婚！”山岚曰：“并无此事。”瘦翁曰：“翁或不得其详。”山岚曰：“我深知其家事，何云不得其详。”瘦翁曰：“或者翁听说之梅雪香，非我所说之梅雪香。”山岚曰：“同名共姓也不为奇，我所说的这人，父字癯翁，母冷氏。”瘦翁曰：“然则我所说的亦是此人，但翁说他未娶，果是真否？”山翁曰：“本来未娶。”瘦翁故问曰：“翁说，他到西冷，欲择人家对头亲事，难道罗浮地方从没有将女许他的？”山岚曰：“闻他幼时，曾有个姓兰的以女许聘，后姓兰的徙居远方，十余年不通音问。今年忽有个姓艾的，送兰氏书至，书中言兰氏女已别嫁，教他另行择配，故时尚未定婚。”瘦翁听得此言，知从前所得梅氏书，言雪香已娶事，必是艾炙欲来求婚，伪作此书，因自悔曰：“一封书札托非其人，致使两俱误。”乃谓山岚曰：“山翁若见了他，

亦烦指引到这宝刹，月鉴可引到舍下一晤。”山岚曰：“两下俱留心物色。”谓月鉴曰：“上刹为远客必到之所，亦烦代为留心。”月鉴应诺。山岚复坐片时，遂去。

瘦翁自思曰：癯翁为人，一诺千金，我料决不作此不情之事，谁知两下俱为艾炙所赚。今既明白其中原故，若不复申旧盟，其何以对我良友。因谓月鉴曰：“我说央你为媒的事，今日不说也可，俟你游终南回时，缓缓再议吧。”月鉴曰：“这也可得。”瘦翁遂吃了午饭而归。走到池氏房中，问曰：“病体何如？”池氏白：“略好些。”瘦翁欲将梅家之事告知池氏，因女儿在旁，不便开口，乃谓芷馨曰：“你同小姐煎药去。”猗猗与芷馨俱出，瘦翁谓池氏曰：“我今日在西子庙，听得一个姓山的说，梅家儿郎依然未娶。”池氏曰：“梅家从前有书来，何以说是已娶。”瘦翁曰：“此是那艾炙假书，欲破我两家婚姻，彼好来求婚耳。”池氏曰：“书来在前，艾炙求婚在后，也未见得艾炙是假书，或者梅氏欲自毁盟姻，书中托言已娶，也是有之。”瘦翁曰：“非也。我听那姓山的说，有个姓艾的送我的书到梅家去，书中言女儿已嫁，此明系艾炙假书。彼既假我的书到梅家去，则梅氏来书亦定是他假的无疑。”池氏曰：“这是不错的。”瘦翁曰：“刻下梅家，真个道我女儿已经别嫁，尚在求婚。现今到西泠来了，我欲访得梅生踪迹，重申旧盟。”池氏曰：“彼既另行求婚，又何必重申旧盟！”瘦翁曰：“彼不知书是假的，故尔另行求婚。我既知书是假，岂可因假为宜，致为癯翁所鄙。”池氏曰：“既欲重申旧盟，这姓秦的也不必常留他住了。”瘦翁曰：“我今夜便辞他，等他明早好去。”少时，猗猗与芷馨入，瘦翁遂出，走到客房，见雪香曰：“自八月与君初见，便成莫逆，故留君在寒舍居住，以便朝夕谈心。目下无奈拙荆病重，家下无人料理，不便相留。

且君离家数月，家中难免倚闾之望。趁此十月天气，尚未严寒，君宜速作归计。明早为君饯行。”雪香闻言，彷徨失措，只得应诺。

第三十二段

兰猗猗闻故自海 梅雪香访父遇仙

雪香听得瘦翁之言，暗思曰：这贾翁欲把女儿许我，故留我在家里。往前因他夫人未允，是以不曾说及。近闻他夫人也允了，要托月鉴和尚为媒，今日忽然叫我回去，这又是何故？又思曰：贾翁既说明日饯行，难道小姐与芷馨竟都不知，怎么小姐不叫芷馨见我一面，即使小姐不叫她来，她也自己该来作别。左思右想，一夜无眠。待到天明，只得收拾行李，准备起程。早餐毕，瘦翁佣人为担行李，送之而去。

雪香既去，猗猗始知，谓芷馨曰：“秦相公怎么去了？你可晓得，是何缘故？”芷馨曰：“我也不知。”两人心下总是委决不下。

过了两日，池氏病愈，猗猗与芷馨仍在自芳馆住。猗猗因思念雪香，同芷馨到馆北客房里来，则见铺设俱无，愈增凄惨。猗猗曰：“秦生此去，如弩箭离弦，不知何日再会。倘念前情，或者有聚首的日子。如其不然，这相逢两月已成画饼。只是我父母的意见，真是令人不解。忽而留在家里，欲招为婿；忽而又辞他去了。倒弄得方寸之中，摇摇莫定。”芷馨曰：“待我探讨太太的口气，看是什么缘故？”猗猗曰：“你细细探讨看。”一日，芷馨问池氏曰：“前日那秦相公，老爷与太太曾说把小姐许给他，怎么又辞他去了？”池氏将仍与梅家重定旧姻的事，告知芷馨。芷馨告知猗猗，猗猗曰：“早知如此，悔不该与秦生相见。芷馨，我原不与他见面的，是你再三劝我，方才肯见。

那时只望与定终身，相见尚属不妨，谁知事有变迁。回思从前与他见面，令我羞惭无地。”芷馨曰：“小姐，这有何羞惭！猗猗曰：“异日何以对我梅郎。”芷馨曰：“小姐与秦相公相见，异日梅相公怎得而知。”猗猗曰：“彼虽不知，然我已冥冥堕行矣。”芷馨曰：“小姐此语，竟是个君子慎独的工夫。自立馨看来，从前与秦相公相见，是闻梅相公已娶，欲以终身相托。至梅家委曲，原未得知。于今既知梅相公的事情，即从前见秦相公，亦只算得无心之失，观过可以知仁，幽独又何所愧？”猗猗曰：“虽是如此，我心终觉耿耿。且桂蕊鸳鸯图尚在这里，没有把得他去，亦觉不安。”芷馨曰：“图上未曾落有名字，则作一轴闲画也可。”猗猗曰：“我的临本在他那里奈何！”芷馨曰：“既与他两下断绝，这也不过是无用废纸。在他那里何妨！”猗猗长叹而罢。芷馨暗思曰：小姐如此的矜贵，与秦相公见了一面，尚且悔过不了。我竟失身于他，奈何？若是老天有眼，使我后来得随秦相公，生平愿足。若从此一去，离不复合，情愿削发空门，了此余生。想到此处，不觉泪下。因恐猗猗看见，急拭干眼泪，复谈他事而罢。

雪香既出兰瘦翁家，复欲在西子庙作寓，寻访父亲下落。及至庙中，月鉴已游终南去了。雪香遂走了三十余里。寻个客寓安置行李，打发担行李的人转去，自己任在店里。每日出外闲游，访父行踪。一连问了五六日，绝无踪迹。遂复移寓他处寻访，十余日亦无知者。时值冬月中旬，月明如昼，雪香乘着月色，闲步旷野，忽闻笛声抑扬可听。步去半里许，见有茅屋数椽，灯光斜透。

近窗窥之，则三人对酌，其中上坐一老翁，庞眉皓首；下坐一叟，须发斑白；侧坐吹笛者，年最少，着缟衣，戴朱冠。吹竟，叟击节叹赏。翁谓里曰：“占魁君既赏笛声，必有佳句，

请长吟，俾得共赏之。”叟乃高吟一绝云：

满目晴光澈夜清，笛中吹出落梅声。

他乡更比家乡好，千里关山一月明。

老翁曰：“占魁君犹有思乡之意乎？”叟曰：“非也，偶有所触耳。”老翁因酌巨觥曰：“老夫亦不属和，请歌以侑酒。”乃歌《梅花落》一曲。歌毕，一座欢然。少年起曰：“我视月斜何度矣。”突出见客，拍手曰：“窗外有人，我等狂能尽露矣。”遂携雪香入老翁命与少年对坐，因讯邦族，雪香俱道生平。老翁曰：“故家子也。”

雪香因问曰：“老翁与家父有旧交耶？”老翁曰：“非也，先世有世谊耳。”指少年曰：“此子向善武也。”又指叟曰：“占魁君与公同乡。”叟视雪香，殊不为礼。雪香因问家居何里？答曰：“与君家相近。”雪香曰：“何竟不曾相识？”叟曰：“流寓虽未久，已非本来面目。君自不识耳。”老叟摇手乱之曰：“好客相逢，宜理觴政，何必聒絮，厌人听闻。”遂酌酒自饮曰：“一令请共行之。不能者罚。以酒字为题，各说古诗一句。”乃自说曰：“劝君更进一杯酒。”次，少年曰：“十千沽酒莫辞贫；”叟曰：“酒近南山作寿杯。”雪香曰：“他乡共酌金花酒。”老翁曰：“请各续一句。”自续曰：“今日相逢隔世友。”年少者曰：“黄鹤仙人醉水滨。”叟曰：“戏彩斑衣舞老莱。”雪香曰：“萍水相醉逢三子。”令毕，雪香兴辞。叟曰：“故乡之谊未遑倾吐，何遽言别，将有所问，愿少留。”雪香复坐，问何言？叟曰：“仆老友梅癯翁现在西泠，亦与君同族否？”雪香曰：“是家父也。翁可识踪迹否？”叟曰：“虽此不远，明日君到此处，可相见也。”雪香称谢，与众拱别至寓。终夜不寐。昧爽，即寻旧路而去。至则舍宇全无，甚骇。忽闻鹤唳数声，片纸飞坠。雪香拾取视之，中有四语，

语云：

已归仙府，相见何悲。重到西泠，二美偕归。

雪香恍然悟，昨日所见之叟，即其父也。知己登仙，不能复见，乃痛哭而返。但不知其二人为谁耳？或以为老翁即和靖先生，少年即孤鹤云。

第三十三段

翠涛独自寻良友 菊婢中途遇故人

冷氏自雪香去后，满拟九、十月可以返掉，不意迟至冬月，尚未见归。放心不下，因请卜人起课，以占休咎。卜人曰：“卦是六合变作六冲，此人被人羁留，甚有遇合。然此时已动了身，遇中又仍有不遇。且父爻正旺，此番省亲亦必相遇，但父爻变作退身，虽然相遇，却不能同归，大约月底可到屋哩！”冷氏闻卜者言，稍稍放心，然终屡决不下，遂命鹤奴请松、竹到家，作个商议。松、竹闻命俱来。冷氏曰：“今日请二君来，非为别事，小儿在家，从未远出。二君所知，自八月到西冷去，于今未归也。不知他寻着父亲否？也不知他路上无恙否？意欲求二君去寻踪迹，未知意下如何？”松、竹齐应曰：“愿往。”冷氏曰：“不必二君皆往，看哪个可无内顾者，烦走一道。”松曰：“山解谷是去不得的，我可以脱然无累。”竹曰：“同是朋友，何独劳兄？”松曰：“可以止则止，可以去则去。山解谷又何必拘。”冷氏曰：“松贤侄几时可去？”松曰：“明日便行。”冷氏曰：“明日备餐早膳，为贤侄祖饯。”松曰：“伯母不必如此，侄明晨即呼舟去。”冷氏曰：“既如此，今日午餐亦可。”松起辞去，冷氏固留乃坐。竹曰：“俱是友谊，翠涛独任其劳，我独享其逸，终是不安，还是同去为是。”松曰：“我既去，你又何必多此一番奔走。况伯母家中无人照应，你在家可以看顾些，岂不是好！居者，行者而不相碍可也。”冷氏曰：“二位贤侄真是费心，候小儿回，自当面

谢。”松、竹齐声曰：“皆是为朋友的分内事，伯母何出此言。”饭毕，二人辞去。竹归自思曰：翠涛一人独去，我甚歉然今日即为他雇下船只，明早送行，赠以费金，庶乎于友谊上好看些。至次早，竹到松家时，天将明。松初起，见竹至，迎曰：“山解谷何其来这样早！”竹曰：“特来送行，迟则恐不及送也。”松曰：“何必如此。”竹曰：“你雇船否？”松曰：“岸边船只甚多，何必如雇。”竹曰：“我已为兄雇了船。”松曰：“山谷何必如此周旋？”竹复出金相赠，松不受，竹固强之，乃纳。少时，早餐毕。竹送松至河边。松曰：“别无多嘱，梅老伯家，山谷宜尽心照应。”竹应诺，松乃解缆而去。

走了两日，石龙风起，舟中寒甚。舟子曰：“船不能走，且泊岸头，待我上岸，买些炭来御寒。”松曰：“甚妙！”舟子乃将船泊住上岸，买些柴炭至舟中，拨动炉灰，用扇扇火：松见是柄白纸扇，问曰：“这样一柄好扇子，拿来扇火可惜。”舟子曰：“于今又用不着，闲顿也是无益。到明年用他时节，再买一柄新的。”松见扇上字甚佳，乃曰：“将扇拿来看看。”舟子遂递与松。松见诗字俱妙，问曰：“这是何人写的？”舟子曰：“前八月间，有个性梅的客人，因在船中阻雨数日，题诗一首，我因请他写在扇上的。”松曰：“这梅客人是何处人？”舟子曰：“也是罗浮人。”松暗思，必是雪香。因问曰：“他到哪里去的？”舟子曰：“也是到西冷的。”松曰：“他到西冷何事？”舟子曰：“我倒忘记了，不知是为何事，好像是寻个什么人的。”松曰：“是也。我正是去寻他的。你的船送他到哪里打转？”舟子曰：“将进西冷界口。”松曰：“你知他寓在哪里？”舟子曰：“我替他送行李到个西子庙里。相公到了的时节，我指引你去；”松曰：“已得路径省我多少气力。”次日风定，水波不兴，舟行竟日至暮抵岸。少时，一

巨艚至，亦泊岸边，与松舟为邻。至夜三更后，人尽睡熟，有巨盗十余人，俱上巨艚，索取财物。松睡梦中闻得喧嚷，急出舱一看，则见十余人，貌甚狰狞，明火持刃，立巨艚上。闻得里面有呼救声，有哭泣声，有祈命声。松曰：“清平世界，岂容贼盗猖狂。”手执短兵，奋背一呼，直登巨艚。盗见松至，与之斗。松短兵相接，勇不可当，群盗奔窜而去。巨艚中客见松逐盗去，乃出舱拜松。松答礼，客迎松进舱。松问姓名里居，客犹战栗不能言。良久，乃曰：“姓林，家虽罗浮百余里，因在西泠作贾，欲移家去，不意中途遇贼，幸蒙相救，真是再造之恩。”松略坐片时，即归己船。舟子躲在舱中，见松至，乃曰：“几乎吓煞了人。”次早，林某复接松到己船上，叙礼坐毕。林某呼茶，一婢捧茶出。松定睛视之，乃销魂院之菊婢也。菊婢见松，亦若有含泪状。松暗思桂蕊必在此处，留心思得一见，终不可得。欲向林某问及，又难启齿，自忖曰：若菊婢再出来，问个明白也好。少时，仆人摆列盛饌，林某请松上座，松再三辞，始就坐。林某曰：“不是松君相救，焉有今日，请满饮几杯，聊作献芹之敬。”松素嗜酒，即连饮数觥。林某曰：“松君真是豪爽。”林某复敬数杯，始饭。饭毕撤筵，林出百金相谢。松曰：“君以我为好利者耶！何必如此。”林某曰：“君虽不好利，聊表寸心。”松固不受，林某固强之。松曰：“无己，则愿以捧茶之婢见赠。”林某遂出婢与松，松称谢，引菊婢过船，遂各开船而去。

松谓菊婢曰：“自桂姑娘去后，我与竹相公俱不自安，一则负梅相公，一则负桂姑娘，但不知怎肯随这人去的。”菊婢曰：“姑娘是误于不知，为鸨儿所赚耳。”松曰：“怎么为鸨儿所赚？”菊婢曰：“自那日松相公与竹相公到院，说是五日后即来接姑娘。过了两日，鸨儿忽对姑娘说，说竹相公命人来

接。姑娘出院心切，信以为真，连我一路带出院来，乘轿而去。行了数里即上船，姑娘心疑，始问而知为林某所买。那日开船得晚，一日不能抵家，船泊岸边，宿了一宵。我与桂姑娘同宿。次早起来，却不见了姑娘。

林某四下寻觅并无影响，想是投水死了哩！”言讫呜咽不已。松曰：“我先见你在林某船上，以为桂姑娘亦在彼处，谁知她竟投水死了，殊为可惜。这件事，我与竹相公也算为谋不忠，惧不能辞其咎。”菊婢曰：“这也不关相公们事，总是我姑娘薄命哩！”

第三十四段

翠涛阻雪赋新诗 雪香泊船逢故友

菊婢谓松曰：“相公船到这里，将欲何之？”松曰：“往西泠去的。”菊婢曰：“到西泠何事？”松曰：“去寻梅相公。”菊婢曰：“梅相公自八月到西泠，于今怎尚未归。”松曰：“不知是何缘故？”菊婢曰：“此去遇见梅相公，说起我姑娘的事，梅相公不知如何感伤哩！”松曰：“自不待言。”舟行半日，忽然朔风狂作，舟子急将船泊住。渐渐阴云四合，雨雪霏霏，直至次日，雪深尺许，风犹未歇。松困坐无聊，推篷起视，则见满地银铺，群山玉立，好一派雪景。舟子曰：“前梅相公阻雨，曾作有诗。今日相公阻雪，何不也作一首。”松曰：你倒是个有趣的人，就像你的话，作他一首。

乃步唐祖咏《终南积雪》诗原韵，呵开冻笔，作一绝云：

朔风催雪急，迷目望无端。皓色千峰净，清光万里寒。

吟罢，谓菊婢曰：“桂姑娘教你作诗否？”菊婢曰：“虽略晓得些，到底做不出来。”松曰：“你做一首看。”菊婢沉吟半响，乃曰：“做得两句。”松曰：“念得我听。”菊婢曰：“是下韵哩！空花天女散，玉指亦生寒。”松曰：“也有思路，可将上韵做起来。”菊婢曰：“做不起不做也罢。”过了两日，云收天霁，日午风微。舟子开船，又行了半日，黄昏抵岸。少时，一船复至，同泊岸边。至一更后，万籁俱寂，松忽听见邻舟有咏诗声。倾耳听之，但闻二句云：“一去长亭人未返，张郎何忍听香埋。”松曰：“此诗是桂月香作的，这是何人，却

也晓得？”又思曰：“莫非就是雪香。”乃呼曰：“邻舟客人是向哪里去的？”那客曰：“回罗浮的。”松听得声音，果是雪香。又呼曰：“姓梅否？”客曰：“是也。”松曰：“雪香，你过船来。”雪香不料松到这里，自思曰：“这是何人唤我？”细听声音，却像翠涛。亦呼曰：“是翠涛否？”松曰：“然。”雪香遂急忙过船，与松相见。时菊婢已经睡熟，雪香未之见也。问松曰：“翠涛怎到这里？”松曰：“为寻你而来。”雪香曰：“母亲在家安否？”松曰：“甚安。伯母因你在外日久，心下挂念，命我来寻你与老伯回去。”雪香曰：“有劳翠涛，路途辛苦。”松曰：“老伯怎的不回？”雪香曰：“家父已入仙境，谅必不归。”松惊问其故。雪香曰：“我在西冷到处寻访，迄无知者，一夕闲步月下，闻吹笛声。信步走去，见有茅屋数椽，三人对饮。其一老翁鬓眉俱古，一年少白衣朱冠，一叟斑白。老翁言叟与我同乡，留饮酒。叟言家父踪迹，去那里不远，约我次日来可以相见。及次日，我依旧到那地方，并无茅屋。正骇异间，一纸飞坠，中有四语云：‘已归仙府，相见何悲。重到西冷，二美偕归。’这不明明是家父指示吗！膝下承欢，不能再得，真觉言之痛心。”言讫泣下。松曰：“老伯得归仙府，便万年常存。雪香何用悲也。”坐了一时，松又曰：“老伯指示四语，下二语云：‘重到西冷，二美偕归。’雪香的婚姻当在西冷，不止得一，并可得二。”雪香曰：“我因思念家父，未曾悟及这两句。你今道破，倒也不差。”松曰：“果有此事耶！”雪香曰：“西冷界口，有个姓贾的，名遁翁，无子，有个女儿，貌比西子，才似班姑。蓦然见面，令人魂销。我遂放附近一个西子庙作寓，欲寻进步，不意不消寻得。那贾遁翁爱才如命，走至庙中，见我咏西子诗，便觉心喜。一见面时，即请到他家居住。尤幸所居，与贾女卧室仅隔及肩之墙。女有一婢名叫芷

馨，貌甚可人，亦知文墨。因婢得与贾女相见，彼此留情已经商月。贾翁亦有意许我坦腹，会母有疾，家中无人料理，始辞我去。寻思这两句，再到西冷，这段姻缘或者可成。”松曰：“一定可成无疑。雪香偏有这好奇遇。我想你再到西冷还不止这段姻缘。”雪香曰：“何以见得？”松曰：“老伯指示的话，言‘二美偕归’，只怕还有个美人相遇。”雪香曰：“厥婢芷馨与我亦有成约，岂不也算得一美？”松曰：“这也就是的，只是你与那婢已经梦入阳台否？”雪香曰：“贾女的约束甚严，婢子亦庄重不挑，决无苟且。”松曰：“我却不信。当踪迹渐密的时节，未必无见景生情的事。”雪香笑曰：“不信由你，我也无庸置辨。”松曰：“雪香，你几时起程的？”雪香曰：“走了好几日。这两日阻雪，真是困人。”松曰：“作有赏雪诗否？”雪香曰：“未作。翠涛，你作否？”松曰：“步祖咏原韵，作了一绝。”雪香曰：“看看。”松遂寻出稿儿，递与雪香。

雪香视之曰：“可与祖咏诗媲美；”松曰：“这就是虚誉无当。”雪香曰：“诚非虚誉，咏雪诗易落俗套。你这一气清空的真妙句，即如古人诗。惟羊孚赞云：‘资清以化，乘气以霏。遇象能鲜，即洁成辉’。最佳陶靖节之‘倾耳无希声，在目皓已洁’，更觉超妙。祖咏之《终南阴岭秀》一篇，王右丞之‘洒空深巷静，积素广庭间’，幸左司之‘门对寒流雪，满山亦不愧’。大雅若柳宗元之‘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已不免有霸气。至郑谷之‘乱飘僧舍，密洒歌楼’，愈落俗径。而韩昌黎之‘银杯缟带’及‘白霓先起途，从以万玉纪’，何逊之‘若逐微风起，谁言非玉尘’，皆俗之俗者也。能去其俗，则佳矣。”松曰：“雪香所谕固是，然不免唐突古人。”雪香曰：“非我私言，渔洋归愚已先我言之矣。但未如此其详耳。”

松曰：“由是而论，则李义山之‘人疑迷面市，马似困盐车’，苏长公之‘冻合玉楼寒起粟，光摇银海眩生花’，皆是沾泥絮，令人喷饭者也。”雪香曰：“坡诗固不佳，然而王荆公以‘两肩为玉楼，目为银海’解之，则更穿凿支离，毫无意味。”松曰：“尚论古人，放开眼孔，犹是易事。自己下笔却也大难。”二人直谈至夜深，雪香方过船去。

第三十五段

得真信雪香悼桂蕊 寻旧姻瘦翁到罗浮

次早，松起。少时，菊婢亦起。松谓菊婢曰：“梅相公昨夜与我坐谈半宵，你竟未知？”菊婢曰：“怎么遇着梅相公的？”松曰：“邻舟便是。”菊婢曰：“我欲见梅相公。”松曰：“你见他时，休要说你姑娘的事，恐他客里伤心。你只说已出院了就是。”菊婢曰：“理会得。”松呼雪香，雪香复过船来。忽见菊婢，问曰：“你怎么随松相公来的？”松曰：“月香望你心切，闻我到西泠寻你，遂命同来。”雪香曰：“你姑娘好否？”菊婢曰：“姑娘自相公去后，已出院来，甚好哩！”雪香谓松曰：“自弟往西泠去，月香蒙兄及山谷照应，令我铭感不忘。”松含糊答应曰：“雪香不必如此说，令人惭愧。”于是两船并行，数日抵家。雪香将父成仙之事告知母亲。冷氏亦伤感不已。竹闻雪香归，急来问讯。雪香道其父归仙府，竹亦惊讶。雪香又将遇猗猗的事对竹说及，竹甚喜。松将菊婢引到家中，亦来会雪香，见竹先在，曰：“山解谷怎就知雪香回来了？”竹曰：“仆人筇儿看见，向我说。我一听见即来负荆请罪。”雪香曰：“山解谷怎么这样说？”竹曰：“为谋不忠，如何不该请罪！”雪香曰：“自弟去后，家母多烦二兄照应，方且无以为报。山谷反说请罪、令人愧死。”松曰：“山解谷所说，是为月香的事。”雪香曰：“月香的事有累二兄，正当登门叩谢，又何反说请罪哩？”竹曰：“月香的事负弟所托，今日几无颜相见。”雪香曰：“却是何故？”竹曰：“自你去

后，我屡与翠涛到院中去，鸨儿依然不容一见。后复费了数十金，始得进去，与月香约以五日为期，接他出院。谁知鸨儿奸诈，第三日即卖与别家去了。以此负弟所托，岂不无颜相对。”雪香笑曰：“山解谷此言，我却不信。”竹曰：“是真言，非诳语也。”雪香曰：“菊婢哩？”竹曰：“菊婢一同卖了。”雪香曰：“越发说诳。菊婢我现已见过面的。”竹曰：“你在何处见她来？”松曰：“雪香，山解谷所言却是实话，但山解谷却未知出院以后事。”竹曰：“你何得而知？”松曰：“菊婢说的。”竹曰：“你又从哪里遇见菊婢？”松曰：“月香是个姓林的买去。我去寻雪香时，这姓林的也是往西冷去的。”

一夕两船同泊一处。夜深，巨盗至彼船上，是我打散巨盗，救那林某。林某接我到船中，叩谢，我见菊婢，料月香亦必在彼处，遂辞百金不受，因要得菊婢过来。菊婢说，月香出院，即赴水死矣。”竹更深为悼叹。雪香犹将信将疑，乃曰：“前日菊婢，何以说月香出院甚好？”松曰：“恐你客中伤感，致有不便，故伪言之耳。”雪香始信为真，恻悼不已。松曰：“致令桂娘陨命，皆我与山谷之过。所谓负荆请罪，不亦宜乎！”雪香曰：“此鸨儿奸诈，非二兄之不尽心也。我于二兄无德，亦无所怨，只可怜月香待我情深于海，我不能救她出院，她反为我而死，不能无负心之痛。”松、竹劝慰一番。竹谓松曰：“菊婢今在何处？”雪香曰：“在翠涛家。”竹曰：“翠涛当送至雪香家来。”松曰：“遽然送来，恐伯母诘问。”竹曰：“只说是雪香买回伏侍伯母的。”松曰：“必须如此说，不然恐伯母问起根由，倒难为了雪香。”三人复坐谈半日而散。松归，即命苍头送菊婢来。冷氏见其伶俐，甚喜。

残腊已过，又是春初时节，朝廷广取人才，召试鸿博。郡守素知松、竹、梅三人才学，为之汲引微辟。既至，竹与雪香

欲辞不就，松毅然欲往。竹曰：“童子试乡会场皆拔取人才之地，我辈既不屑就，又何必应这微辟召？”松曰：“朝廷不知，原不轻以求售，今我三人之名已达朝廷，乌可作泉石中人，甘心埋没，不思一显才猷耶。”竹与雪香再三不可，松力持要去，而冷氏亦催雪香就鸿博试。三人遂择日同赴京师。

方兰瘦翁既辞雪香，复访梅郎，在西泠到处寻觅，并无踪迹。

新正既过，即买舟到罗浮来、亲叩梅氏。比及到时，雪香已北上去了。冷氏隔帘相见，具道十余年相别景况。且言癯翁作西泠游，已归仙府。瘦翁闻之，不胜惊讶。冷氏复责以毁亲之故，瘦翁力辩其诬，因叙其播迁之由，且道来意。冷氏听毕甚喜，因言俟小儿归，即命到西泠踵府拜谒。瘦翁亦喜。冷氏留饭毕，瘦翁因梅家无主，不便久留，遂辞去。

第三十六段

西子庙二美识面 自芳馆两人含情

瘦翁既至罗浮，亲访梅氏。猗猗一心专向梅郎，无复留意秦生；而芷馨则思念秦生前情，刻不能忘，谓猗猗曰：“从前那秦相公才貌双绝，老爷既有相攸之意，倒有见识。于今辞了现在的，又去访梅相公，真是自惹烦恼。”猗猗曰：“此是正理。芷馨你如何这样说？”芷馨曰：“正理固是正理，我怕这梅相公的事有些荒唐。”猗猗曰：“怎么有些荒唐？”芷馨曰：“从前说梅相公已到西冷来了，如何在西冷四路寻访，却无踪迹可见；这个到西冷的信息已属荒唐。这个信息不真，则梅相公未娶的信息亦未必真。即从前梅家来书，亦未必是假。老爷今到罗浮，设若梅相公已娶奈何？若其已娶，小姐既不能归梅相公，又无处再觅秦相公，岂不两下落空了。”猗猗听罢，长叹无语。时辛夷花开，猗猗因口占一绝云：

闲愁无语对东风，万绪百端写莫穷。

不解花神频掷笔，有何春怨惯书空。

芷馨闻猗猗吟毕，亦愁眉无语，却说佳蕊，每求山岚为访雪香踪迹，杳不可得。桂蕊曰：“梅郎此时谅必已回罗浮去了。但他从前来时，应该有人知觉，何都说没有姓梅的到西冷来，莫非梅郎本未到西冷来，那松、竹在销魂院所说，是诞我的，心中疑惑不定。”一日，谓山岚曰：“想梅郎此时已回罗浮去了，欲烦父亲到罗浮走一遭，亲见梅郎，言儿下落。”山岚曰：“从前贾遁翁也欲寻访梅郎，不知他可同去否？我到西子庙对

月鉴说，叫他问一声，倘贾遁翁也去，我便好同他去。”桂蕊曰：“这也好。”山岚遂到西子庙来。时月鉴游终南已归，山岚将约遁翁，同到罗浮的意思告知月鉴。月鉴曰：“遁翁已到罗浮去了，想此时将要转身。山翁不必再去。”山岚听说，意乃中止。

归谓佳蕊曰：“贾遁翁已到罗浮去了，不日梅郎当与偕来，我可不必去得。”佳蕊听说乃罢。

一日，桂蕊对山岚夫人石氏曰：“闻西子庙甚是幽静，孩儿闲坐无聊，欲去看看，以消愁闷。”石氏应允，遂同桂蕊出门。时值二月天气，桃花初放，桂蕊见花生感，行路之间，口填《千秋岁引》一阕：绿满枝头，红稠屋角，一带夭桃开灼灼。武陵何处春无主，崔郎不至花空落。几日风，几日雨，总愁着。无奈不逢传书鹤，无奈不逢填桥鹊。回首风流委沟壑。当初漫留巫岫语，而今误我秦楼约。睡昏昏，情脉脉，几抛却。

填毕，再行不数武，即至西子庙。桂蕊与石氏同入，则先有丽人在焉。盖即兰猗猗也。时猗猗亦因春愁难遣，与芷馨同游庙中。桂蕊一见，暗暗称美。而猗猗却瞻仰西子神像，不觉有桂蕊至。芷馨见桂蕊，亦凝眸注视，寂然无语。猗猗忽念桂蕊赠雪香诗末二句云：“不遇范公全晚节，西施谁与泛湖游？”桂蕊听得，暗思曰：“这是我赠梅郎的诗，这个美人怎么会知道？”因念第三韵曰：“空含荡妇三千泪，少嫁商人一段愁。”猗猗听见，亦暗思曰：“这是桂蕊赠秦生的诗，我这西冷怎么也有人晓得？”回头看见桂蕊，着了一惊，因念这西冷竟有如此美人，遂进前与桂蕊为礼，问桂蕊曰：“敢问尊姓。”桂蕊曰：“姓山。”猗猗指石氏问曰：“这位是谁？”佳蕊曰：“是家母。”桂接问曰：“姊姊尊姓。”猗猗曰：“姓贾。”指芷馨问曰：“此位是谁？”猗猗曰：“小婢芷馨。”桂蕊暗思

曰：“我闻贾遁翁有女，才貌双绝，必是此人。贾遁翁寻访梅郎，必是欲把此女许他，但我赠梅郎的诗，不知她从哪里知道？”欲待问个明白，这庙中不便说话。因对猗猗曰：“久慕姊姊才名，今日一见，奚啻三生。姊姊如不嫌弃，此去寒舍不还，请到家中一叙。”猗猗曰：“尊府何处？”桂曰：“西去十余家。”猗猗曰：“离寒舍亦不算远。”桂曰：“尊府在何处？”猗猗曰：“东去二十余家。”桂蕊曰：“也算得是邻舍了。”猗猗曰：“我观山姊人物秀美，吐属风雅，真是有才有貌。相隔不远，何以寂无声称？”桂曰：“如姊姊才美貌美，方能藉藉人口，似我曾何足道，且我是从罗浮新搬来的，就居未久，研媿俱无人知。”猗猗听说是罗浮搬来的，遂悟及从前父亲说梅郎未婚，是个新搬来姓山的说的，莫非就是此女之父？我欲问梅家实信，谅这女亦必晓得，乃谓桂蕊曰：“寒舍有个自芳馆，是我一人所居，颇属幽雅。姊姊若不嫌弃，可到舍下一游。”桂蕊曰：“我方邀姊姊到舍下，姊姊又欲邀我去，到底依哪个的是。”芷馨曰：“我家自芳馆真好春色，还是到我家去好。”桂蕊谓石氏曰：“母亲去否？”石氏曰：“偶尔相逢，怎好轻造？”猗猗曰：“这个无妨，家父已到罗浮去了，家下只有老母，正好与姊姊谈叙谈叙。老奶奶何必不去走走？”石氏曰：“家下无人，孩儿你同贾小姐去，我先回家。”桂蕊应诺，石氏独去。

猗猗与芷馨偕桂蕊到家，见了池氏，池氏亦甚爱桂蕊。叙了半时寒温，猗猗遂引到自芳馆来。桂蕊果见满园春色，玩赏一会，遂到廊中叙礼而坐。猗猗曰：“尊府既是罗浮搬来的，可知罗浮梅氏，名如玉，字雪香者否？”桂蕊曰：“与有瓜葛，如何不知。但姊姊家住西冷，去罗浮甚远，怎么也知这姓梅的？”猗猗曰：“亦有瓜葛。”说罢，以目顾芷馨。芷馨会

意，乃问曰：“从前有人传：信说是梅相公已娶，后又闻令尊老爷说是未婚。不知谁真谁假？”桂蕊曰：“实在未婚。”因问猗猗曰：“姊姊许字哪家？”猗猗低头不语。芷馨曰：“尚未。”桂蕊笑曰：“令尊欲访梅郎，是为姊姊婚姻否？若姊姊得配梅郎，倒是天生就一双美人。”猗猗含赦。芷馨曰：“我家老爷原是此意哩！”桂蕊谓猗猗曰：“姊姊在西子庙所吟之句，是从何处得来？”猗猗曰：“去年有个姓秦的客人，在我这馆隔墙作寓，去后遗下诗稿一卷，被芷馨拾得，稿中有这首诗。”桂曰：“是不是罗浮诗妓桂蕊所赠？”猗猗曰：“正是佳蕊所赠，姊姊何以知之？莫非认得桂蕊。”桂蕊曰：“我不认得桂蕊，但此诗已传遍罗浮，故我知这首诗。”猗猗曰：“那桂蕊与姓秦的甚是有情。”桂蕊曰：“依姊姊说，这姓秦的其中不无疑窦。”猗猗曰：“有何疑处？”桂蕊曰：“我在罗浮闻桂蕊此诗即是赠姓梅的，不闻有个姓秦的。”猗猗曰：“果是赠姓梅的否？恐姊姊所闻有误。”桂蕊曰：“我之所闻非误，只恐姊姊误了。”猗猗曰：“这人明明姓秦，名谐晋，现有诗稿一卷在这里，我何得误。依姊姊说实在是赠姓梅的，或者秦生爱桂蕊这诗，杂入稿中也未可知。”桂蕊自想：我这赠梅郎诗，并无一人知得，岂复有他人杂入稿中之理？她说的秦生，莫非就是梅郎。但梅郎无故改姓更名，这又令人不解，且索全稿一观，便知是与不是。乃谓猗猗曰：“姊姊说秦生有诗稿遗失在此，请借一观。”猗猗遂命芷馨，将所誊雪香诗稿拿出，递与桂蕊，桂蕊接来一看，便曰：“这些诗都是那姓梅的所作，姊姊说是姓秦，误矣。”猗猗曰：“姊姊何以知都是姓梅的诗？”桂蕊曰：“梅生诗稿，我曾看过。”猗猗曰：“既是梅生，何以改名秦谐晋？”桂蕊曰：“这却不知是何缘故？”猗猗曰：“稿中所载松翠涛、竹山解谷却是何人？”桂蕊曰：“是梅生

契友。”又曰：“桂蕊所赠鸳鸯图，姊姊见否？”猗猗曰：“亦遗失在此。”遂命芷馨出图相视，桂私语曰：“昔日写此以赠梅郎，今日梅郎复赠美人。”

这幅鸳鸯图倒是个连环套。”猗猗隐约闻之，谓桂蕊曰：“姊姊说些什么？”桂蕊曰：“不曾说什么。我想这诗稿及鸳鸯图不是遗失的，是有意赠姊姊的。”猗猗低头不语。芷馨曰：“的确真是遗失的。”猗猗曰：“姊姊与梅生未必无情。”桂曰：“何情之有？”猗猗曰：“不是有情，梅生的事怎这样清悉。”芷馨白：“不管有情无情，有意无意，各人寸心自知。”三人相视而笑，复坐谈一会，桂蕊辞去。猗猗曰：“与姊姊坐谈，可以终日忘倦，何遽言别？”桂蕊曰：“相见不遂，姊姊若不嫌弃，自有得侍朝夕的日子。”猗猗曰：“于今既属相知，姊姊可时来舍一接清淡。”桂蕊漫应之，遂命畹奴送之而去。

第三十七段

试鸿博联缀巍科 念糟糠力辞相府

桂蕊既去，猗猗谓芷馨曰：“依这山家女子的话，秦生即是梅郎，这是我梦想不到的。但梅郎何以改姓更名，致令我父亲辞了他，又去访他，倒多费此一番周旋。一番愁闷。”芷馨曰：“自老爷欲寻旧姻，我却替小姐放不下秦相公。于今才知秦相公即是梅相公，漫说小姐欢喜，即芷馨也是欢喜的。”猗猗曰：“这个山家女子，我疑即是桂蕊。”芷馨曰：“何以见得？”猗猗曰：“她看鸳鸯图时，我隐约听得她说，这图是她写的哩！”芷馨曰：“她分明姓山，谅必不是桂蕊。”猗猗曰：“改姓更名，也是有之。若果她是姓山，以她那样才貌，必是梅郎意中人，何以竟无一诗咏及，一言道及。”芷馨曰：“或者梅相公不知得她。”猗猗曰：“她既深知梅郎，决无不知她的情理。梅郎不曾说及姓山的，必是桂蕊无疑。”芷馨曰：“是与不是，日后自然明白。”一日，瘦翁自罗浮归。池氏迎着问曰：“女儿姻事，梅家是如何说？”瘦翁曰：“我到罗浮的时节，梅生已进京应试去了。冷夫人隔帘相见，问及从前来书，我力辩其伪，且言欲定旧姻。冷夫人甚喜，说候梅生自京师归，即来西冷拜谒。”池氏曰：“怎么没有会见瘦翁？”瘦翁曰：“瘦翁的事甚奇哩！”池氏曰：“有何奇事？”瘦翁曰：“瘦翁自去年春即游西冷，已成仙去了。”池氏曰：“哪有这样的事情！”瘦翁将雪香苑屋遇仙的事告知池氏，池氏亦甚惊异。时芷馨在旁窃听，到自芳馆对猗猗细述一遍。猗猗曰：“以梅郎

之才应试鸿博，自当出人头地。”芷馨曰：“若是梅相公衣锦荣归，那时与小姐洞房花烛亦是快事。”猗猗无语。

却说松、竹、梅三人一路谈论风月，不日到了京师。住了些时，就试鸿博，三人俱邀鉴赏。是年恰值会场，天子爱才，命其一体会试。三场既毕，榜发，松领榜首，雪香次之，竹亦获隗。及殿试，雪香得中状元，松榜眼，竹探花，三人一齐谢恩。时有宰相柏公，女尚待字，宰相见雪香貌美，又是新科状元，欲招为坦腹，托尚书某示意。雪香力辞，宰相奏知天子，天子召雪香于便殿，谕以宰相之意。雪香以有糟糠，不敢从命为辞，天子深嘉其意，曰：“昔日宋宏不尚公主，今日梅卿不婚宰相，同是一样节操。”遂将雪香之意谕示宰相而止。三人在京师住了数月，告假而归。

雪香既归，亲友庆贺，自不待言。过了几日，冷氏将兰瘦翁亲自来访，欲定旧姻的话细细述了一遍。雪香始知艾炙所送兰氏书是假的，心亦甚喜。一日雪香走到松家，进快雪亭，则竹先在焉。松、竹见雪香至，喜曰：“我两人正欲央人接你，你却来得甚好。”雪香曰：“有什么事？”松曰：“闲坐无聊，欲寻旧时桃、李。”雪香曰：“那里我决不去。”松曰：“你的酸气尚未脱耶！今日必要你去。”雪香不肯，竹复劝行。雪香不得已，乃曰：“我方才来，且坐一时再去不迟。”松曰：“坐一时可得。”三人乃坐，雪香谓松曰：“翠涛，你从前说，‘二美偕归’之语，我的婚姻不止贾家，这倒是你说着了。”松曰：“你说贾婢亦与你有约，可算是二美，怎又是我说着了？”雪香曰：“我自幼订婚兰氏，是你二人所知。”松、竹曰：“是的。”雪香曰：“去年有个姓艾的送兰氏书来，言兰氏女已嫁，亦是你二人晓得的。”松、竹曰：“也是的。”雪香曰：“那艾炙所送来书是假的，我这头亲事还在哩！”竹曰：

“何以知那书是假？”雪香曰：“今春我们进京后，家岳瘦翁亲自到我家来过，言不在郑州住，现今家居西冷。去年因艾炙到罗浮来，曾托寄书。书中是言欲早完姻，并无女已别字之语。此系艾炙改作伪书。且言艾炙回书，亦说我已娶于某氏，叫他女儿另行相攸，家岳先亦信以为真。后闻人言，我实未娶。那人并说，艾炙来书，言伊女已嫁。我到西冷省亲，兼欲求凰，一一对家岳说明，家岳方知艾炙假作两边书札，遂欲急寻旧姻。在西冷访我不着，特亲到我家来。”

家母叫我到西冷去拜谒。翠涛我这番到西冷，贾家亲事谅无不成。

这‘二美偕归’之语，你说不止贾家婚姻，岂不说着了。”松曰：“这却不错。”竹曰：“那艾炙伪作两边伪书，破人婚姻，不知是何缘故？”雪香曰：“闻家岳说，艾炙曾去求婚，其伪作书札欲自为计耳。”竹曰：“不解世间有这样人。”松曰：“雪香又添这桩喜事，我们今日必须尽兴寻乐一回。”竹曰：“我们到桃、李院中去。”雪香只得同行走到院中，桃、李迎着，笑曰：“这几位相公是轻易不来的稀客，今日是哪阵风吹来的。”松曰：“我们还是去年春上来过的，今日又要搅扰你们一场。”李曰：“梅相公酒量也造大些否！”梅曰：“一石亦醉，一斗亦醉，即不饮亦醉。我的酒量是可大可小的。”桃曰：“去年在这里小些，今年必定大些。”松曰：“雪香不知桃姊深浅，桃姊何以知雪香大小，你还是喜大喜小哩！”李曰：“开口便叫人捉错。”桃曰：“我是说酒量大小。松相公的嘴有浅深，我却不知。”竹曰：“翠涛今日被桃姊占便宜去了。”松曰：“她要我入之深深，这便宜让她占些吧。”李曰：“相公，你想必是要吃酒的。”松曰：“今日是梅相公的东，你们须放热闹些。”桃曰：“梅相公也看得起我们，真是侥幸。”

少时酒至，入席坐定，交酌尽欢，雪香亦时有笑语，李曰：“梅相公今年不及去年老成。”雪香曰：“我去年嫌你们脂粉太重，今年觉像你们的也少。聊复尔尔，又何嫌乎！”松曰：“未尝阅历世事，则必孤高嫉俗。阅历愈深，斯眼孔愈下，亦是自然的道理。”竹曰：“贾家婢子较他两个何如？”雪香曰：“艳冶不及，而风雅过之。”桃曰：“梅相公也说我们艳冶，真是一经品题。”松曰：“我们去年填的词能唱否？”李遂横笛而吹，桃乃按节而唱。唱毕，松、竹、梅俱各称善，复纵饮一会而散。

第三十八段

梅雪香重到西泠 兰瘦翁初识快婿

雪香央松、竹为媒，买舟向西泠去。一日在舟中闲谈，雪香谓松、竹曰：“我想此去贾家姻事有些难处，从前贾遁翁虽欲以女许我，尚未说明。若闻我已婚兰氏，彼岂肯以女相许。即使相许，那贾女才貌双绝，决不甘赋小星，我亦不忍以侧室相待。这不有些难处吗？”竹曰：“这也就是的。”松曰：“雪香，你总有些酸气，且到那里见机而作，何必思前虑后。”不日，船已到了西泠。竹曰：“这岸上一带人家，倒也住得幽静。”雪香曰：“贾遁翁家即离此不远，我们上去拜谒他。”松曰：“且慢，此行专为兰氏而来，访着兰氏再去拜他不迟。”雪香曰：“不知兰家岳父住在哪里，一时怎访得着。”竹曰：“令岳今春到你家来，难道没有说住的处所？”雪香曰：“但说住在西泠界口。”松曰：“这是甚么地方？”雪香曰：“这即是西泠界口。”松曰：“令岳家大约去此不远。”竹曰：“雪香，你从前说在个西子庙作寓，那西子庙在哪里？”雪香曰：“上岸去不多远。”松曰：“我们仍雇西于庙，慢慢寻访令岳家可也。”竹曰：“如此甚好，或者西子庙和尚晓得令岳家也未可知。”雪香曰：“那和尚号月鉴，年约六十余，颇不俗。我去年叨扰他，也正要去谢他。”三人打发舟子转身，一齐上岸，从兰瘦翁门首经过。雪香指示曰：“此贾遁翁家也。”松、竹见其舍宇清幽，曰：“望而知为雅人宅第。”行不数武，即到西子庙来。月鉴迎着曰：“秦相公来了。去年我游终南，有

失祖钱。”雪香曰：“去岁叨扰大师，无以为报，真是抱歉。”月鉴曰：“秦相公怎如此说。”松曰：“雪香怎么姓秦。”雪香笑曰：“假托耳！不必问。”月鉴俱问松、竹姓字，松、竹具道阀阅，且曰：“久闻敝友道及大师，今日恍如三生。”月鉴谦谢，因问曰：“适闻二位相公，问秦相公怎么姓秦？难道秦相公不姓秦吗？”松曰：“敝友本是姓梅哩！”月鉴曰：“二位相公都是武陵人否？”松、竹曰：“是罗浮人。”月鉴曰：“是罗浮人，怎么音声与梅相公一样。”松竹曰：“同乡共井，如何不是一样。”月鉴曰：“梅相公是武陵人，怎么说与二位同乡？”雪香曰：“实告大师，我不是武陵秦氏，乃罗浮梅氏耳！”月鉴曰：“贾遁翁曾访罗浮梅氏，相公大抵为此而来。”雪香顺口答曰：“一则为此，一则欲访兰氏。敢问大师离此不远，有姓兰号瘦翁者，知否？”月鉴曰：“这里没有甚么瘦翁。”松曰：“雪香，大师既曰不知，或者令岳家不在这里居住，向别处去访可也。”月鉴曰：“就在敝寺下榻，慢慢寻访亦可。”三人遂留寓西子庙中。雪香私语松、竹曰：“贾遁翁访我，不知何故？”竹曰：“被欲以女许你，如何不访你？”雪香曰：“他欲以女许我，只知我姓秦，不知我姓梅。今他是访姓梅的，必不是为此事。”松曰：“你怎么改姓秦。”雪香曰：“因见贾氏女欲图婚姻，若说出真姓名，恐家父闻知，不便羁留。”竹曰：“雪香用心良苦。”且说三人从兰瘦翁门首经过，畹奴认得雪香，入告瘦翁曰：“去岁在我家住的秦相公，方才从门首过去。”瘦翁曰：“是向哪里去的？”吨奴曰：“向西子庙那边去的。”瘦翁深慕雪香才学，自思曰：这秦生必在西子庙作寓，我且去看他。遂走到西子庙来，一见雪香，便曰：“秦君适从舍边过来，怎竟过门不入？”雪香曰：“去岁承翁雅意，叨扰两月有余，铭刻肺腑，时时不忘，本欲踵府

叩谢，奈舍馆未定，行李无处安置，是以不敢轻造。不意翁早知踪迹，先来下顾，何以克当。”瘦翁亦自逊谢，因问松、竹姓氏。

月鉴在旁谓瘦翁曰：“这秦相公即是罗浮梅相公，改姓秦的。”瘦翁曰：“秦君果是姓梅否？”雪香曰：“本是姓梅。”瘦翁曰：“尊大人号什么？”雪香曰：“家父字癯翁。”瘦翁曰：“令舅父家尊姓？”雪香曰：“姓冷。”瘦翁见果是罗浮梅生，乃曰：“贤契去年在我家住了两月，却只说是姓秦。自贤契去后，我又寻访贤契。若早知是姓梅，免得一番周折。”松曰：“翁访敝友，敝友却未知。今春有个姓兰的，曾到敝友家，亲访敝友时，敝友北上，未得相遇。此番来西冷，一为叩谢尊府，一为拜访兰氏，不知兰氏号瘦翁者，住在何处？翁可知否？”瘦翁笑曰：“愚下即是兰瘦翁，所谓贾遁翁者，亦更姓改名耳。”竹曰：“翁何故更姓改名？”瘦翁遂将播迁所遇，历叙一遍。松、竹方都明白。松曰：“闻敝友幼时蒙翁漫许，牵丝两下固已定聘，却无媒的。今日如不嫌弃，晚生等愿作冰人。”瘦翁甚喜曰：“本不敢有劳二兄，既翠涛兄这样说，固所愿也。”因谓雪香曰：“贤契与二位兄台也不必在此作寓，即搬至舍间去。”月鉴曰：“欲请媒的，必具红帖，岂可草草。”瘦翁曰：“月鉴所说极是，屈驾暂住几日，择吉奉请。”松曰：“晚生与敝友既打搅大师，自不敢复打搅尊府，至若执斧的事，必欲具帖，可以不必。”竹曰：“雪香可在令岳府上居住，我与翠涛在此。”瘦翁曰：“二位既是小婿良朋，又何必作两处住？”谓雪香曰：“贤婿也不必先去，俟我择日并接可也。”雪香应诺。瘦翁复坐谈一时而去。

三人送罢，回到客房。雪香笑谓松、竹曰：“去年在岳家住了两月，竟不知是骨肉姻亲。”松曰：“惟其不知，则令夫

人与你两下留情，真有趣味。若知是自己的，安得有此快事。”雪香曰：“也说得是的。”竹曰：“凡事必失之意中，复得之意外，方有奇处。”

若无离无合，何足为奇！雪香这段姻缘亦可谓奇矣！”雪香曰：“家岳命我不必先去，候他择日来接，我想家岳既先到这里来，必须去拜谒才是。”松曰：“如之何不去拜谒！”竹曰：“今日已晚，明早我们同去。”

第三十九段

会佳期得遂凤姻 谒山岚重逢桂蕊

艾炙见兰瘦翁寻访雪香，知伪书之计已破，却不知雪古在西子庙作寓。是日走到西子庙来，一头撞见雪香，正欲避走，早被雪香看见，呼曰：“艾兄今日幸会。”艾炙闻呼，只得走上前来周旋。雪香曰：“去岁，烦艾兄为兰氏寄书到舍，殊多简褻。”艾炙、曰：“去岁叨扰尊府。”松闻雪香言为兰氏奇书到舍，知是造伪书的艾炙，乃呼曰：“此即破人婚姻者耶！我松翠涛决不尔贷。”遂一手揪住艾炙欲击。竹与雪香解释，艾乃抱头鼠窜而去。竹曰：“翠涛何必如此。”松曰：“这样奸险小人，我松翠涛岂能容得。”雪香曰：“翠涛此举亦足褫艾炙之魄，真是痛快人心。”月鉴曰：“松相公真豪侠之士。”竹笑曰：“翠涛若是习武，伯不是个赳赳。”松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备。似你专用毛锥，若遇无可可用之，他例似大蔡缩头。”竹曰：“我这毛锥若锥到尊阍，自然是要缩头的。”月鉴曰：“相公们俱是玉堂贵客，也喜说戏谑话。”雪香曰：“功名何足以拘人？”于是坐谈半晌而罢。

兰瘦翁自西子庙归，对池氏说，前秦生即是梅生。池氏亦甚惊喜。芷馨闻之，以告猗猗。猗猗曰：“那山家女子所说，我早知其不谬。”芷馨曰：“梅相公今年大魁天下，小姐真是有福哩！”猗猗曰：“这是他的福命。”于是瘦翁择日成礼。猗猗闻之潸然泣下，谓芷馨曰：“我得事梅郎，自是得所。但我父母膝下无儿，我随梅郎去后，这桑榆暮景有谁事奉？”芷

馨曰：“老爷、太太必有万全之策，小姐不须忧虑。”池氏亦忧及女儿去后，膝下无人。瘦翁谓池氏曰：“我想向来原是在罗浮居住，于今不若再搬回罗浮去，庶可与女儿常相聚首。”池氏称善。婚期将近，瘦翁收拾自芳馆为女儿洞房，接松、竹为媒，即在自芳馆北客房居住。松指隔墙谓雪香曰：“你从前在这里作寓，这隔墙是尊阍卧室否？”雪香曰：“是也。”松笑曰：“难保无逾墙相从之事。”雪香曰：“翠涛是何言欤？”竹曰：“去年雪香在这里，不过是两下留情。至若苟且的事，我可以信其必无。”到了花烛之夕，松、竹作诗词相贺。竹诗云：

赤紧温柔第一巡，鸳衾锦帐不胜春。

岂知此会新婚夜，仍是当时旧遇人。

扣解芙蓉羞半面，香合豆蔻现全身。

雨云初歇阳台暖，定比从前笑语亲。

松填《江城梅花》一阕云：

良宵风月价谁论，盼新婚，到新婚。

两个含欢，有酒对芳樽。夜漏迢迢人语静，翠帏里、便惺惺，无限情。

此情此情怎能禁，脸儿滥，口儿亲。睡也睡也，睡得稳，著意温存。你个去年，花月照闲庭。早想合他同处寝，侥幸也，到今宵，事竟成。

雪香看毕曰：“二兄高才，弟一时不能属和。”松笑曰：“雪香的心早已莫知其乡了。此时谅必想出一句什么来，你不同也不勉强你。”至夜二更后，雪香归到自芳馆，芷馨见雪香入，即出房而去。

雪香与猗猗此夕相见，比从前更有一种风情，令人领略不尽。雪香谓猗猗曰：“去岁与卿别后，谁想竟有今日。”猗猗

曰：“去年郎君改姓更名，来寓妾家，妄恨无投梭之拒，至今思之，殊深愧悔。”雪香曰：“卿何作如此语？去年我来两月，知卿贞静。彼时卿得艾灸伪书；只道我已别娶，故不得不择佳婿为终身计，与我诗中寓意，眼底留情，亦何足怪。假若无艾灸伪书，卿必贞守旧盟，决不轻易于动念。”猗猗曰：“郎君此言，正道破妾的苦衷。”雪香曰：“我去年与你留情，也是为伪书所误。假若无那伪书，我亦必静待佳姻。即有如卿才貌双全的人，何敢复生妄想，致等诸薄幸一流。”猗猗曰：“郎君去年若不改姓，倒免得一番周折。”雪香曰：“我若早知卿家姓兰，也免我梦想神思。”猗猗曰：“彼此都是一样。”雪香曰：“我前日来时，若不说是姓梅，你家也还要访姓梅的，岂不又费周折。”猗猗曰：“妾已早知郎君不姓秦的。”雪香曰：“卿怎早知我不姓秦？”猗猗曰：“今春偶游西子庙，遇一姓山的女子，那人是从罗浮新搬来的。我偶念桂蕊赠你的诗‘不遇范公全晚节’二句，她即念上二句。我遂留意，邀她到家，问及此诗。她便说不是姓秦，且知君与桂蕊的事甚悉，君与那人亦有情否？”雪香曰：“不知有这姓山的。”猗猗曰：“她是罗浮人，与君不远，何竟不知？”雪香曰：“罗浮女子甚多，我何能知？”猗猗曰：“她何以知君与桂蕊的事？”雪香曰：“桂蕊乃销魂院名妓，那女子知得亦是常事。”猗猗曰：“桂蕊有才貌，是以有名。那女子亦有才貌，何竟无名？”雪香曰：“才貌如何？”猗猗曰：“比妾似远胜些。”雪香惊曰：“离我家不远，哪有这样好女子？”猗猗曰：“听她言语，亦似与君有情，我疑即是桂蕊。但桂蕊既蒙郎君赎她出院，何得到这西冷来？”雪香揪然曰：“提起桂蕊，令我心恻。”猗猗曰：“尚未出院耶？”雪香遂将桂蕊投水的事告知猗猗。猗猗亦深为惋惜，且曰：“那山家女子的父，从前亦寻访郎君，

何不去拜谒他家，或可见那女子。”雪香应诺。

到了次早，松、竹求见猗猗。既见之后，雪香陪到客室来，松笑曰：“雪香，你去年说世无西子难夸美，于今得此佳偶真是西子再世。怪不得你去年在这里，留连两三个月，就是我松翠涛，若去年到这里，也必留连不去。”雪香曰：“我岂止在这里留连不去，就是见了嫂夫人也是一样。”竹曰：“翠涛每好戏谑，今日又便宜雪香。”松曰：“雪香所称嫂夫人，即眼前人也。”竹曰：“翠涛这话不是这样说。”雪香曰：“驴鸣犬吠，何足污耳。”松曰：“你也是个同群。”竹曰：“彼此舌战，可称‘劲敌’，子今当偃旗息鼓。”雪香曰：“我有一件疑事，二兄可以决否？”竹曰：“有何疑事？”雪香曰：“我们罗浮有个姓山的女子，才貌双绝，兄等知否？”松曰：“哪有这样的女子，我实不知。”竹曰：“你在哪里见过？”雪香将猗猗在西子庙相遇的话，细述一遍。松曰：“那姓山的女子，她怎知雪香与桂蕊的事，令人真不可解。”竹曰：“那山家既从前寻访雪香，雪香也何不到山家拜谒。”雪香曰：“正有此意。”过了两日，山岚到兰家致贺。瘦翁迎至中庭叙礼。山岚曰：“仆远游两月，昨日始归。闻梅生已作君家令坦，欣喜非常。”瘦翁曰：“小婿颇快人意。”山岚白：“水清玉润，千古传为美谈。翁与令婿方斯不愧。”瘦翁曰：“过誉，过誉。”山岚即欲求见雪香。

时雪香外出，瘦翁曰：“小婿方出外去了，翁可以稍坐一时、候回来即当晋见。”山岚闲谈半晌，雪香尚未回来，遂离而去，临行谓瘦翁曰：“令婿回时，烦向他说一声，明早我洁尘以待，幸勿吝步。”瘦翁应诺，山岚乃去。少时雪香归，瘦翁以告。

次早，雪香来拜山岚，山岚甚喜。雪香一见，却不相识，

暗思这姓山的素昧平生，何以这样亲热，莫非也欲将女儿许我。但我已赘兰家，彼未必复有此事，因询伐阅。山岚县道生平。少时，一丽人自屏后出，雪香一顾，果是桂蕊。一时悲喜交集，桂蕊出与雪香携手，呜咽不已。雪香乃问投水后事，桂蕊细述。雪香复：拜山岚曰：“原来是月香恩父，真失敬了。”山岚谦逊一番，雪香复与桂蕊各道别后怀思，留恋竟日方别。

归告猗猗，猗猗曰：“当西子庙相见时，我固疑是桂姊，于今果然是她，异日得以聚首言欢，真是快事。”遂将雪香在销魂院遇桂蕊的始末，告知母亲池氏，池氏亦喜。松、竹闻之，谓雪香曰：“月香始终得与雪香聚首。庶稍解我二人前愆。”雪香曰：“前蒙二兄慷慨，事虽未成，终是感谢不尽，何愆之有！”时兰瘦翁至，松、竹因告之，瘦翁曰：“小婿仗义二兄玉成，真是难得。”过了月余，雪香欲作归计。瘦翁与池氏商量，移家罗浮。雪香遂到山家，来见桂蕊。言将携猗猗回罗浮，约与偕去。山岚谓雪香曰：“仆年老孤苦，子女俱无。此女虽是义女，仆却爱之如亲生一般。今梅君欲携她同归，势亦不能相阻，但此番一去，仆依旧子然无靠，如之奈何？”桂蕊亦泣曰：“不是恩父相救，安有今日复得与梅郎相见，若离父母而去，自难割舍，愿郎君策一万全。”雪香曰：“兰家岳父亦移家到罗浮去的。月香姊既不忍割舍思父母而去，亦可同到罗浮居住。庶得以常相聚首，不知恩岳父意下如何？”山岚曰：“如此甚好，只是又费一番经营。”桂蕊曰：“父亲向在罗浮作贾，于今复搬到罗浮去，到也甚好。”山岚只得应允，遂择吉日，兰家及山家俱同雪香回罗浮去。

第四十段

返罗浮妻妾齐美 告终养翁婿同居

山岚及兰瘦翁俱移家罗浮，雪香同猗猗拜见冷氏，冷氏甚喜。

松、竹将桂蕊的事告知冷氏，冷氏曰：“此事易起猜疑，况我媳妇系初婚，何能遽及此事，候我与媳妇商量停当，方可。”松、竹应诺而去。冷氏谓猗猗曰：“吾儿旧眷一妓，我实不知。今日松、竹二生对我言及，那妓意欲为吾儿小星，你意下如何？”猗猗曰：“那妓儿已见之，其为人也幽闲贞静，当面足令人钦，过后尤令人慕。儿本乐与相聚，还望母亲玉成。”冷氏喜曰：“似儿如此贤慧，古人江有汜之诗可以不作。”一日，松、竹复至，冷氏复将猗猗之言告知松、竹，松遂曰：“兰家弟妇的贤慧，侄早知之。既伯母许可，当择日接桂蕊回。”竹曰：“伯白母若见了桂蕊，必定爱怜。”少时，松、竹出，到索笑斋以告雪香，雪香甚喜，遂请松、竹为媒，择日接桂蕊到家。松曰：“雪香与月香这段姻缘，是柳曲江为之汲引，必须央曲江为媒，方是有始有卒。”竹曰：“翠涛之言是也。”三人议定，复谈叙半时方去。

菊婢自遇松翠涛于船上，归时伏侍冷夫人甚殷勤，冷氏亦爱怜之。是日闻桂蕊尚在，不日即请柳相公为媒，择吉迎归，亦自私心窃喜。乘间谓雪香曰：“自婢子与主人同出院后，一别已经一载，以为主人葬于鱼腹，婢子今生已无相见之期。今幸主人尚在，君意欲迎归，曷不早为之所，使婢子得早相见。”

雪香曰：“尔不言，我亦必然急图之，此亦可见尔眷眷主人之意。”次日，雪香至竹山解谷家；欲议请柳曲江为媒。至则曲江先在焉，一见雪香笑迎曰：“弟远游数月，前日始归，闻雪香克谐旧姻，不胜愉快。今日特邀山解谷，方欲同到尊府，一则叙契阔之怀，一则贺于飞之喜，不期雪香先来，真是快事。”雪香曰：“弟因归家未久，未得一叙离别之情。今日正欲邀山解谷同到尊府，更有一事相烦，恰与曲江相遇，亦正是奇缘作合。”竹笑曰：“雪香这一段奇缘，真是曲江作合的，此语倒也恰当。”柳曰：“雪香说有一事相烦，得毋为桂月香乎？”曰：“然曲江何以知之？”柳曰：“方才听得山解谷言及，始知其中颠末。”

竹曰：“曲江既在此，雪香可当面对相请。”柳曰：“弟愿执斧。”雪香曰：“曲江既诺，足见高谊。”坐叙一会而别。

次日，曲江即邀翠涛、山谷同至山岚家，松、竹二人山岚认识的，遂指柳曰：“此位尊姓？”曲江告以姓字，并道：“来意与令媛作伐。”山岚曰：“谁家？”曲江曰：“梅雪香。”山岚曰：“固所愿也。”即进内与桂蕊说知，忙备酒肴款待，三人尽欢而别。一同来见雪香云：“山翁甚喜，只恐兰家弟妇不容。”雪香曰：“此举正出你弟妇之意。”遂即禀知母亲冷氏，冷氏以明月珠一颗为聘，一切合卺之事，自有猗猗料理，遂择吉迎归。成婚之夕，二人原旧相识，不似寻常遮遮掩掩，彼此对坐，各道相思。雪香曰：“睹卿丰姿如旧，而形骸消瘦，足见别后奔波。”月香曰：“自去岁蒙郎君大德，拔我于污泥之中，即以身许君，谁知落奸人之阱。私心自计，惟有赴水一死，与君结来世缘。岂料藕丝未断，浮沉十余里，幸得恩父母救起，留此残喘，得侍巾栉，岂非天随人愿。”雪香曰：“伤心语不忍过听，夜已深矣。”遂各就寝。欢娱之际，雪香抚摩

殆遍，戏谓曰：“记去岁在院时，蒙卿留宿，酒酣情畅，愿借青楼蓝桥一度，卿执意不肯，斯时亏卿把持得定。”月香曰：“斯时，妄非不欲其拂君意者，正为今日地也。妄口占一绝，请君验之。”诗云：

粉黛丛中订好逑，今朝果遂抱衾稠。

灯前细认猩红色，犹是当年璞玉否？

雪香闻诗，喜曰：“当日聆卿之言，已知卿守贞以待，何候今日。”二人细细聒聒，不觉鸡已三唱。

晨起梳洗毕，拜见母亲冷氏，冷氏喜曰：“老身一见尤怜，怪不得吾儿眷恋。”复拜猗猗执小星礼，猗猗执其手曰：“姊姊何拘此礼，妹自西子庙一见，已自心降。及邀至寒舍坐谈时，姊姊道梅郎事甚悉，料梅郎诗中所载，必是姊姊。及阅鸳鸯图，姊姊背地沉吟，则鸳鸯图其为姊姊所作无疑，无奈姊姊藏头露尾，不肯明言。妹私心暗祝，倘得与姊共事梅郎，生平愿足。岂知今日果如所愿，妹方虚太以待。而遵行此礼是愧我也。”二人推逊不已，冷氏喜曰：“自古恃才者傲，恃色者骄，我儿才既对，貌相当，今又互相推逊，是洵女中杰士，足以愧天下之恃才恃色者矣。你二人自后，无分大小，姊妹相呼。”猗猗曰：“善！”猗猗年少长，为姊。与月香两人你怜我爱，不必细述。

三朝后，雪香具帖奉谓曲江及松、竹三人，酬谢玉成之美。翠涛曰：“这段姻缘，老伯大人仙见已明示，‘重到西泠，二美偕归’。弟等不过从中作合，何力之有！但喜酒是要吃的。”遂各畅饮而别。自此雪香日与猗猗、月香，偕至母前问寝视膳。闲则敲棋、赋诗。

一日，猗猗正与月香对弈，雪香忽至，见芷馨在旁，笑谓曰：“子莫又静观鹬蚌。”猗猗微笑曰：“你偏记事。”月香

问故，猗猗将在自芳馆对弈之事说了一遍。月香笑曰：“梅郎可谓多心。我意欲让渔人获利，不知姊姊意下如何？”猗猗曰：“我于芷馨，虽则主仆，情同姊妹。当梅郎在自芳馆北居住时，我既守礼避嫌，一切诗筒往来，非芷馨何以能达。尔时从无苟且之事，然两下不无盟约。这几日观其动静，知郎君得陇望蜀已久，本欲与妹妹商议，同菊婢一齐收入房中，但恐郎君无御众之策。”雪香笑曰：“多承；二卿美意，我比韩信将兵，多多益善。”月香笑曰：“郎君好厚脸。”三人谐谑一会。猗猗遂将此事告知母亲冷氏，冷氏曰：“因我儿贤慧：亦至此耶。”于是择日收入房中。

一日，雪香私谓芷馨曰：“今后不致丢你在脑背后了，你可如意否？”芷馨曰：“说也羞人，妾始念，不过望相公垂青，俾得长相依傍，不致失所，于愿已足。至若床第之私，非敢与闻。”雪香笑曰：“偶一为之可乎！”芷馨恐猗猗听见，急趋而出。

忽闻外面喧嚷，问是何事？菊婢曰：“鹤奴报去，是本县太爷奉部文到此，召相公进京授职，请相公出去。”雪香闻之，忙整冠束带，出来迎接。一面送过县主，一面即请松、竹与曲江，并兰瘦翁、山翁到家商议。翠涛曰：“曲江素性无志功名，独我三人偏欲就试鸿博，幸而出人头地，告假荣归，本志已遂。今朝廷征召又至，弟与山谷实不欲往，不知雪香是何主见？”雪香曰：“弟请兄等至，正是为此。弟以家父仙去，老母在堂，且兰岳翁与山岳翁移家到此，弟一就职，萍踪靡定，安能遽迎板与到任，即两岳翁处，谁人照应？意欲与二兄作一《告请终养表》，求县主转详上司，申奏朝廷，俾弟等得以优游林下，彼此弄月吟风，岂非人生快事？奚必经紫拖绿为。”瘦翁与山翁曰：“贤婿之言亦是，但勿因我二老致抗君命。”雪香曰：

“婿主意已定，岳父大人不必过虑。今残腊将终，候明春共举可也。”遂各相爵而去。

光阴迅速，不觉已是新正。三人计议上表，详请上司，上司转奏，蒙上渝：

朕以孝治天下，梅如玉等奏请终养，诚乌私之至情，朕甚嘉焉。准其终养。时效浩命其母，封为太夫人，其内子封为夫人。钦此。

雪香奉上渝，焚香拜谢圣恩，即到松、竹两家道贺。曲江闻之亦至，遂一同转至雪香家，拜贺冷太夫人，并拜见兰、桂二夫人。月香曰：“婢子始终蒙诸君作合，尚未叩谢大德。今既降临，婢子之幸。”遂衿衽而拜。翠涛等逊谢。举首忽见菊婢，初非婢于装饰，兰氏侧复一美人侍立，知是芷馨。退谓雪香曰：“二弟妇侧侍立者，非芷馨、菊婢乎？”雪香曰：“然。”翠涛曰：“何以亦梳蝉鬓，插风钗，全不似婢子装饰。”雪香曰：“尚未请兄等吃喜酒，已收用了。”翠涛曰：“二弟妇能勿吃醋乎？”雪香曰：“不惟不吃醋，而反曲成之。”翠涛曰：“非吾弟不能消此福，然非二弟妇之贤，吾弟亦不能享此福。弟恐占尽人间春色，有犯造物之忌。”雪香曰：“在兄造物，或忌之。在我梅雪香造物，方曲成之，何忌之有？”正谈笑间，忽兰瘦翁与山翁至，遂各出位相迎，彼此道贺。瘦翁曰：“今而后，贤婿可与松兄等得以优游林下矣。”雪香曰：“小婿志愿已遂，所恨者家父仙去，未获终养耳。”翠涛曰：“伯父仙去，然北堂萱草，自可忘忧。且伯父根基不知几生修到，吾弟亦惟培养根基，家声勿替足矣。”雪香曰：“善！”于是大摆筵宴，命芷馨同菊婢把盏。竹曰：“不可。今既为弟妇夫人，即二翁丈亦必不轻视。”遂命鹤奴捧觞，饮至夜深方散。

雪香从容谓猗猗、月香曰：“二卿情同姊妹，朝夕甚欢。

但二岳父母大人另居一处，于心终觉不安。二卿以为何如？”猗猗曰：“据妄愚见，家下亦无多人，虽然茹舍竹篱，颇甚宽阔，不免移至家中，使妄与桂妹得以朝夕亲候，岂不两全？”雪香曰：“正合吾意。”遂告知太夫人，择日移至家中。

二翁每日寻山玩水，欲仿癯翁陈迹；二姥自有冷太夫人共话。惟雪香日偕二美，敲棋赋诗。

出门则寻翠涛、山解谷，吟风弄月。人之见者，莫不交相羡慕曰：“松、竹二子固佳，然而梅雪香真仙品也。”赞曰：

所谓伊人，丰姿绝俗。

骨傲神清，比德于玉。

不慕繁华，依子空谷。

谁其友之？惟松与竹。

孤高成性，静而能安。

谁其配之？惟桂与兰。

陋彼桃红，嗤他李白。

冒雪冲寒，独标品格。